

列传一百五十九

裕谦 谢朝恩 重祥 关天培 陈连升 祥福 江继芸
陈化成 海龄 葛云飞 王锡朋 郑国鸿 朱贵

裕谦，原名裕泰，字鲁山，博罗忒氏，蒙古镶黄旗人，一等诚勇公班第曾孙，绥远城将军巴禄孙。父庆麟，京口副都统。

裕谦，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散馆改礼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道光六年，出为湖北荆州知府，始改今名。调武昌，历荆宜施道、江苏按察使。十九年，就迁布政使，署巡抚，寻实授。

二十年，英兵陷定海，伊里布奉命往剿，裕谦代署两江总督。时英舰游奕海门外洋，江南戒严。裕谦赴宝山、上海筹防，檄徐州镇总兵王志元，佐提督陈化成防海口。疏陈规复定海之策，可无虑者四，难缓待者六，谓各省皆可言守，浙江必应议战，且应速战。又疏劾琦善五罪，略曰：“英人至天津，仅五船耳，琦善大张其事，遽称：‘畿疆、辽、沈处处可虞，后来之舰尚多，势将遍扰南北’。冀耸听闻，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。张皇欺饰，其罪一。英酋回粤以来，骄桀日甚，琦善惟责兵将谢过，别未设筹，将士解体，军心沮丧。彼军乘隙，遂岨我师。我船砲纵不如彼，兵数何啻十倍。琦善不防后路，事败委过前人。试思琦善未至粤时，未闻失机，其又何说？弛备损威，其罪二。沙角、大角砲台既失，自应迅驻虎门，乃其奏中不及剿堵事，惟以覆书缓兵为词，且嘱浙省勿进兵。旋以给香港、即

日通商定议，不俟交还定海后奏允奉行。违例擅权，其罪三。既畀香港换出定海，而英人仍欲通商宁波，销售鸦片。何以不在粤翦断葛藤？将就苟且，其罪四。义律仅外商首领，向来呈牒，自称远商远职。上年在天津、浙江僭称公使大臣，琦善不之详，假以称号。失体招衅，其罪五。琦善已为英人藐玩，各国轻视，不宜久於其任。”疏上，宣宗愤琦善受给，斥伊里布附和，信裕谦忠直可恃。二十一年春，罢伊里布，以裕谦代之。

裕谦至镇海，英舰已去定海，渡海往治善后事宜。寻实授两江总督，以浙事付巡抚刘韵珂、提督余步云，自回江南部署防务。初，英兵在定海，残虐人民，既退，犹四出游奕。裕谦捕获兵目，剥皮抽筋而悬之，又掘敌尸焚於通衢。英人遂藉口复仇，大举再犯浙洋，裕谦率江宁驻防及徐州镇兵千，驰至镇海督战，令总兵葛云飞、郑国鸿、王锡朋率兵五千守定海，手缄密谕，付临阵启视，退者立斩。

八月，敌舰二十九艘、兵三万来攻，分三路并进，血战六昼夜，三镇并死之，定海陷。越数日，敌由蛟门岛进犯镇海，招宝山为要冲，余步云守之，别遣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为犄角。裕谦疑步云怀两端，乃集将士祭关帝、天后，与众约：“毋以退守为词，离城一步；亦毋以保全民命为词，受洋人片纸。不用命者，明正典刑，幽遭神殛！”步云知其意，不预盟誓。及战，裕谦登城，手援枹鼓，步云诣请遣外委陈志刚赴敌舰，暂示羈縻，裕谦不许。有顷，敌登招宝山，步云不战而退。敌复分兵攻金鸡岭，谢朝恩中砲殒，两山同陷，镇海守兵望风而溃。裕谦先誓必死，一日经学宫前，见泮池石镌“流芳”二字，曰：“他日於此收吾尸也！吾曾祖於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难，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，非佳兆。”预检朱批寄谕、奏稿送嘉兴行馆，处分家事甚悉。临战，挥幕客先去，曰：“胜，为我草

露布；败，则代办后事。”至是果投泮池，副将丰伸泰等拯之出，舆至府城，昏惫不省人事。敌且至，以小舟载往馀姚，卒於途，遂至西兴，刘韵珂等视其敛。事闻，赠太子太保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附祀京师昭忠祠，於镇海建立专祠，谥靖节。柩至京，遣成郡王载锐奠醑。

当初败，余步云疏报镇海大营先溃，裕谦不知所往。韵珂等奏至，上始释疑，予优恤。幕客陈若木从兵间代裕谦妻草状，诣阙讼冤，逮步云论治伏法。嗣子德峻袭世职，以主事用，官至山东候补知府。

谢朝恩，四川华阳人。由行伍从将军德楞泰剿教匪，积功至都司。累擢闽浙督标副将，从平台湾张丙乱。道光十四年，擢狼山镇总兵。从伊里布防镇海，充翼长。裕谦令守金鸡岭，力战御敌。敌别出一队由沙蟹岭绕出山后夹攻，遥见招宝山威远城已为敌踞，兵遂溃。朝恩扼砲台，中敌砲，堕海，尸不获。浙人有亲见其死者，歌咏传其事，与葛云飞等同称四镇云。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重祥，张氏，汉军正黄旗人。世袭一等轻车都尉，金华协副将。从葛云飞战定海受伤，复佐守金鸡岭，力战死之。处州营游击托云保，卞氏，亦汉军旗人，偕重祥同殒於阵，并予云骑尉世职。

关天培，字滋圃，江苏山阳人。由行伍洊升太湖营水师副将。道光六年，初行海运，督护百四十馀艘抵天津，被优叙。七年，擢苏松镇总兵。十三年，署江南提督。十四年，授广东水师提督。时英吉利通商渐萌跋扈，兵船阑入内河，前提督李增阶以疏防黜，天培代之。至则亲历海洋 厄塞，增修虎门、南山、横档诸砲台，铸六千斤大砲四十座，请筹操练犒赏经费。十八年，英人马他伦至澳门，托言稽察商务，投函不如制，天

培卻之。禁烟事起，偕总督邓廷桢侦缉甚力。

十九年，林则徐莅广东，檄天培勒趸船缴烟二万馀箱焚之，於是严海防，横档山前海面较狭可扼，铸巨铁练横系之二重，阻敌舟不能迳过，砲台乃得以伺击。则徐倚天培如左右手，常驻沙角，督本标及阳江、碣石两镇师船排日操练。七月，英舰突犯九龙山口，为参将赖恩爵击退。九月，二舰至穿鼻洋，阻商船进口，挑战。天培身立桅前，拔刀督阵，退者立斩。有击中敌船一砲者，立予重赏，发砲破敌船头鼻，敌纷纷落海，乃遁。

敌舰久泊尖沙嘴，踞为巢穴。迤北山梁曰官涌，俯视聚泊之所，攻击最便，天培增砲驻营，敌屡乘隙来争，不得逞。十月，敌以大舰正面来攻，小舟载兵从侧乘潮扑岸，歼之於山冈；复於迤东胡椒角窥伺，砲击走之。乃调集水陆兵守山梁，参将陈连升、赖恩爵、张斌，游击伍通标、德连等为五路，合同进攻。敌乘夜来犯，五路大砲齐击，敌舟自撞，灯火皆灭。侵晓了望，逃者过半，仅存十馀舟远泊。次日，复有二敌舰潜进，随者十数，复诸路合击，毁其头船，遂散泊外洋。捷闻，诏嘉奖，赐号法福灵阿巴图鲁。二十年春，英舰虽不敢复进，犹招奸民分路载烟私售。天培沿海搜捕，一日数起，复饬渔船蟹艇乘间焚毁敌舟，英人始改计他犯。

及林则徐罢，琦善代之，一意主抚，至粤，先撤沿海防御，仅留水师制兵三分之一，募勇尽散，而英人要索甚奢，久无定议，战衅复起。十二月，英船攻虎门外沙角砲台，副将陈连升死之，大角砲台随陷，并为敌踞，虎门危急。天培与总兵李廷钰分守靖远、威远两砲台，请援，琦善仅遣兵二百。二十一年正月，敌进攻，守台兵仅数百，遣将恸哭请益师，无应者。天培度众寡不敌，乃决以死守，出私财饷将士，率游击麦廷章昼

夜督战。敌入三门口，冲断椿练，奋击甫退，南风大作，敌船大队围横档、永安两砲台，遂陷。进攻虎门，自己至西，杀伤相当，而砲门透水不得发，敌自台后攒击，身被数十创。事急，以印投仆孙长庆，令去，行未远，回顾天培已殒绝於地，廷章亦同死，砲台遂陷。长庆縋崖出，缴印於总督，复往寻天培尸，半体焦焉，负以出。优恤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谥忠节，入祀昭忠祠，建立专祠。母吴年逾八十，命地方官存问，给银米以养馀年。子从龙袭世职，官安徽候补同知。

陈连升，湖北鹤峰人。由行伍从征川、楚、陕教匪，湖南、广东逆瑶，数有功。累擢增城营参将。道光十九年，破英兵於官涌，擢三江协副将，调守沙角砲台。及英舰来犯，连升率子武举长鹏以兵六百当敌数千，发地雷扛砲毙敌数百，卒无援，歿於阵，长鹏赴水死。敌以连升战最猛，齧其尸。事闻，诏嘉其父子忠孝两全，入祀昭忠祠，并建专祠，加等依总兵例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子展鹏袭，起鹏赐举人。

祥福，玛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由亲军累擢冠军使。出为湖南宝庆协副将。从提督罗思举平江华瑶有功。历绥靖、宁夏、镇筴诸镇总兵。二十年，率本镇兵援广东。二十一年，守乌涌砲台，与虎门同时陷，祥福死之，予骑都尉世职，祀昭忠祠。寻诏与关天培同建专祠。子喜瀛，袭世职。

天培等皆以琦善不欲战，无援，故败，海内伤之，而福建总兵江继芸又以颜伯焘促战而亡。

继芸，福建福清人。由行伍拔补千总。道光六年，台湾张丙之乱，战枋树窝、小鸡笼，以擒贼功擢守备。累迁台湾副将。二十年，署南澳镇总兵。总督邓廷桢荐其才，寻擢海坛镇总兵，调金门镇，从颜伯焘守厦门。二十一年，广东方议款，英舰游奕闽洋。伯焘素主战，虜船砲备出击，而新裁水勇未散，军心

不坚，继芸以为言，伯焘不听。七月，英舰泊鼓浪屿，集水陆师御诸屿口，砲毁敌舟，而敌已扑砲台登岸，陆师先溃，继芸急赴援，中砲落海死。护理延平协副将凌志、淮口都司王世俊同殉。凌志，富察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

陈化成，字莲峰，福建同安人。由行伍授水师把总。嘉庆中，从提督李长庚击蔡牵，数有功，以勇闻。累擢烽火门参将。总督董教增荐其久历闽、粤水师，手擒巨盗四百八十余人，勤劳最著，请补澎湖副将，以籍隶本省，格不行。迁瑞安协副将。道光元年，乃调澎湖。历碣石、金门两镇总兵。十年，擢福建水师提督。十二年，英吉利船驶入闽、浙、江南、山东洋面，命化成督师巡逻，以备不虞。同安潘涂、宦浚、柏头诸乡素为盗藪，掩捕悉平之。

二十年，英舰犯闽，化成率师船击之於梅林洋，寻退去。调江南提督。江南水师素怯懦，化成选闽中亲军教练，士气稍振。筹备吴淞防务，修台铸炮，沿海塘筑二十六堡。化成枕戈海上凡二年，与士卒同劳苦，风雨寒暑不避，总督裕谦、牛鉴皆倚为长城。当定海三总兵战歿，裕谦亦殉，化成哭之恸，谓所部曰：“武臣死於疆场，幸也。汝曹勉之！”吴淞口以东西砲台为犄角，化成率参将周世荣守西台，参将崔吉瑞、游击董永清守东台，而徐州镇王志元守小沙背，以防绕袭。

二十二年五月，敌来犯，泊外洋，以汽舟二，列木人两舷，绕小沙背乡西台，欲试我效力。化成知之，不发，敌舟旋去，以水牌浮书约战。牛鉴方驻宝山，虑敌锋不可当。化成曰：“吾经历海洋四十馀年，在砲弹中入死出生，难以数计，今见敌勿击，是畏敌也。奉命讨贼，有进无退。扼险可胜，公勿怖！”鉴乃以化成心如铁石，士卒用命，民情固结入告，诏特嘉之。越数日，敌舰衔尾进，化成麾旗发砲，毁敌舰三，歼毙甚众。

鉴闻师得力，亲至校场督战，敌以桅砲注击，毁演武，鉴遽退。敌攻坏土塘，由小沙背登岸，徐州兵先奔，东台亦溃，萃攻西台，部将守备韦印福，千总钱金玉、许攀桂，外委徐大华等皆战死。尸积於前，化成犹掬子药亲发砲，俄中弹，喷血而殒。砲台既失，宝山、山海相继陷。越八日，乡民始负其尸出，殓於嘉定。事闻，宣宗震悼，特诏优恤，赐银一千两治丧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谥忠愍，於殉难处所及原籍并建专祠。子廷芳，袭世职；廷棻，赐举人。

海龄，郭洛罗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由骁骑校授张家口守备。累擢大名、正定两镇总兵。以事降二等侍卫，充古城领队大臣。历西安、江宁、京口副都统。英兵既陷吴淞，由海入江，六月，犯镇江，提督齐慎、刘承孝败退，遂攻城，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，敌以云梯入城屠旗、民，海龄与全家殉焉。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谥昭节，入祀昭忠祠，并建祠镇江，妻及次孙附祀。当城破时，海龄禁居民不得出，常镇道周瑛弃城走，事后讪海龄妄杀良民，为众所戕，言官亦论奏，下疆吏究勘得白，诏以阖门死难，大节无亏，仍照都统例赐恤，治瑛罪如律。子宜兰泰，袭世职。

葛云飞，字雨田，浙江山阴人。道光三年武进士，授守备，隶浙江水师。勤於缉捕，常微服巡洋，屡获剧盗，有名。洊擢瑞安协副将。十一年，署定海镇总兵，寻实授。以父忧归。

二十年，英兵犯定海，总兵张朝发战败失守，巡抚乌尔恭额、提督祝廷彪强起云飞墨经从军，总督邓廷桢亦荐其可倚，署定海镇。云飞议先守后战，扼招宝、金鸡两山，列砲江岸，筑土城，集失伍旧兵训练，军气始振。英人安突得出测量形势，以计擒之，敌始有戒心。云飞乘机图恢复，未果。二十一年，广东议款，以香港易定海，钦差大臣伊里布令云飞率所部渡海

收地，然后释俘，以二镇帅偕往。二镇者，寿春镇王锡朋、处州镇郑国鸿也。既而裕谦代伊里布，改议战守，云飞以定海三面皆山，前临海无蔽，请於道头筑土城，竹山、晓峰岭增砲台，而道头南五奎山、吉祥门、毛港悉置防为犄角。裕谦以费钜未尽许，则请借三年廉俸兴筑，益忤裕谦。寻至定海，见云飞青布帕首、短衣草履，奔走烈日中；又闻其巡洋捕盗伤臂，夺盗刃刺之，始服其忠勇。迨英兵复来犯，砲击敌舰於竹山门、东港浦，迭卻之，加提督衔。於是云飞屯道头土城，锡朋、国鸿分防晓峰、竹山。云飞独当敌冲，敌连檣进突，登五奎山，砲击红衣夷目，乃退。次日，敌蔽山后发砲仰击，亦隔山应之。夜，敌乘雾至，直逼土城，砲中载药敌船，轰歼甚众。越日，乃肉搏来夺晓峰岭，分攻竹山门，锡朋、国鸿皆战歿，县城遂陷。敌萃攻土城，云飞知不可为，出敕印付营弁，率亲兵二百，持刀步入敌中，转斗二里许，格杀无算。至竹山麓，头面右手被斫，犹血战，身受四十馀创，砲洞胸背，植立崖石而死。定海义勇徐保夜负其尸，浮舟渡海。是役连战六昼夜，毙敌千馀，卒以众寡不敌，三镇同殉。事闻，宣宗挥泪下诏，赐金治丧，恤典依提督例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谥壮节。赐两子文武举人，以简袭世职，官至甘肃阶州知州；以敦官守备。

云飞兼能文，著有名将录、制械制药要言、水师缉捕管见、浙海险要图说及诗文集。事母孝，母亦知大义，丧归，一恸而止，曰：“吾有子矣！”

锡朋，字樵佣，顺天宁河人。以武举授兵部差官，迁固原游击。从陕甘总督杨遇春征回疆，大河拐、洋阿尔巴特、沙布都尔、浑河诸战并有功，赐花翎，擢湖南临武营参将。十二年，从剿江华瑶赵金龙，赐号锐勇巴图鲁，擢宝庆协副将。又平广东连州瑶，功最。擢汀州镇总兵，以忧归。十八年，起授寿春

镇总兵。

二十年，偕提督陈化成防吴淞，伊里布调援宁波。寻偕葛云飞等守定海。敌至，锡朋初守竹山门，为诸军应援，数获胜。及敌乘雾登晓峰岭，以无巨砲不能御，率兵奋击，并分援竹山，所部裨弁朱汇源、吕林环、刘桂五、夏敏忠、张魁甲先后阵歿，众且尽，锡朋手刃数人，遂遇害。久之始得其尸，面如生，耳际有创。巡抚刘韵珂验实，为改殮，恤典加等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，谥刚节。子承泗、承瀚，并赐文举人，承泗袭世职，官山西温州知州；承瀚工部主事。

国鸿，字雪堂，湖南凤凰人。父朝桂，贵州副将。伯父廷松，镇箬千总，殉苗难，无子，以国鸿嗣，袭云骑尉。从傅鼐剿苗，授永绥屯守备，洊擢宝庆副将。

道光二十年，擢处州镇总兵，调防镇海，充翼长。定海既还，移兵分守要隘。敌舰初犯竹山门，国鸿发巨砲断其桅，遂以竹山为分汛地。战连日，久雨，往来泥淖。及敌分三路同时来扑，国鸿奋击，枪砲皆热不可用，短兵拒战，而土寇导敌夺晓峰岭，险要尽失，国鸿单骑冲阵，被数十创而殒，依总兵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追谥忠节。子鼎声已歿，赐其孙锜、銛并为举人，锜袭骑都尉，七品小京官；銛袭云骑尉。出继之子鼎臣，批验大使，从军中，扬威将军奕经令募水勇攻敌海山港，赐花翎、四品顶戴。三镇死事最烈，并入昭忠祠。定海收复，建立专祠，合祀云飞、锡朋，并许原籍各建专祠。

当定海之初陷也，总兵张朝发战於港口，兵败，身受砲伤，知县姚怀祥、典史全福皆死之。时咎朝发不专守陆路，巡抚乌尔恭额疏劾逮治。朝发已以伤殒，恤典不及焉。浙中战事以定海为最力。后扬威将军奕经督师，将帅多闖茸，战事如兒戏，惟金华协副将朱贵称忠勇。

贵，字黻堂，甘肃河州人。以武生入伍，从征川、陕教匪，剿蓝号贼於卢家湾。贼渠冉学胜伏密箐中，以长矛刺伤主将，贵夺其矛而擒之，勇冠军中。滑县、三才峡诸役，皆在事有功，累擢凉州守备。道光初，从杨遇春战回疆，擢游击，历陕西西安参将、署察汉托洛亥副将。二十一年，擢浙江金华协副将。扬威将军奕经督师，贵率陕甘兵九百以从。时兵多新募，惟贵所部最号劲旅。

二十二年春，奕经规复宁波、镇海，令贵当镇海一路，行未至，宁波已失利，止勿进，调赴长谿岭大营，遂屯慈谿城西大宝山。敌乘胜以二千人自大西坝登岸，贵率所部迎击，毙敌四百余人。再却再进，自辰至申，军中不得食，犹酣战。乡勇忽乱队，敌由山后钞袭，增者几倍。又三舰自丈亭江直逼山下，长谿大营惊溃。贵腹背被攻，怒马斫阵，中枪马倒，跃起夺敌矛奋斗，伤要害，乃踣。子武生昭南，以身障父，同时阵亡。部下游击黄泰，守备徐宦、陈芝兰，浙江候补知县颜履敬等，兵卒三百余人，同死。诏嘉其忠勇，依总兵例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子廷瑞袭。昭南予云骑尉世职，子轸甫四岁，命及岁袭职。

阿木穰，世袭土司，大金河千总，加副将衔、巴图鲁勇号。哈克里，瓦寺土守备，率金川屯练赴军，皆趑捷奋勇，战辄争先。冠虎形，奕经占有虎头之兆，令赴前敌，从提督段永福攻宁波。敌已为备，至则城门不闭。阿木穰率土司兵先入，中地雷同歿。哈克里攻夺招宝山，猱升而上，抢入威远城。敌舰自金鸡山翦江至，用砲仰击，遂不支而退，后亦殉难，浙人哀之。自朱贵大宝山之战，敌受创甚钜，遂戒深入，慈谿县城获完。士民思其功，为建祠报赛，阿木穰、哈克里亦附祀焉。

论曰：海疆战事起，既绌於兵械，又昧於敌情，又牵掣於

和战之无定，畏葸者败，忠勇者亦败。专阃之臣，忘身殉国，义不返踵，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耳。呜呼，烈已！偏裨授命者，附著於篇。

列传一百六十

宗室奕山 隆文 宗室奕经 文蔚 特依顺 余步云

宗室奕山，恂郡王允 四世孙，隶镶蓝旗。授乾清门侍卫。道光七年，从征喀什噶尔，擢头等侍卫、御前行走。历伊犁领队大臣、参赞大臣。十八年，授伊犁将军。二十年，偕副都统关福赴塔什图毕治垦务，辟田十六万四千馀亩，奏请置回千户及五品伯克以下官。召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、御前大臣。

二十一年，命为靖逆将军，督师广东，尚书隆文、提督杨芳为参赞副之。时英兵已陷虎门，杨芳先至，听美利坚人居间，乞许通商，被严斥，促奕山速赴军。三月，抵广州。英舰横亘省河，奕山问计於林则徐，则徐议先遣洋商设法羁縻，俾英舰暂退；塞河道，积沙囊於岸以御砲，然后以守为攻。奕山不能用，且自琦善撤防，旧储木椿钜石皆为敌移去，时以杉板小船游弋以诱我师。杨芳主持重，以募勇未集，不欲浪战。奕山初亦然之，既而惑於左右言，欲侥幸一试，芳止之不可。夜进兵，乘风毁七艘，报捷，诘旦乃知误焚民舟，而英兵大至，连舟抵城下；御於河南，互有杀伤，遂闭城。

敌以轮船袭泥城，副将岱昌等闻砲先遁，毁师船六十有奇，城外东西砲台并陷。英兵进踞后山四方砲台，奕山居贡院，砲火及焉，军民惶惧，乃遣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见义律议息兵。义律索烟价千二百万，美商居间减其半，并许给香港全岛，英兵乃退。奕山偕隆文先退，屯距城六十里小金山，诿败为胜。

疏言：“义律穷蹙乞抚，照旧通商，改偿费为追交商欠，由粤海关及藩运两库给之。”宣宗览奏，以夷情恭顺，诏允所请。闽浙总督颜伯焘迭疏劾其欺罔，下广西巡抚梁章钜察奏，乃得其状，报闻。

英人既得赂於粤，移兵犯闽、浙。奕山等始收回大黄、猎德、虎门诸砲台，填塞省河。乡民於义律未退时，困之三元里，余保纯趋救始得出。於是团练日盛，中外皆言粤民可用，遂撤客军，改募练勇。迭诏趣奕山等规复香港，实不能战，惟屡疏陈飓风漂没敌船，毁香港蓬藿，藉修砲台未竣、造船未就为词，以塞严诏。二十二年，英人撤义律回国，以濮鼎查代之，大举犯浙江、江苏。诏斥奕山陈奏欺诈，严议褫御前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左都御史，仍留汉军都统任。及和议定，追论援粤失机，褫职治罪，论大辟，圈禁宗人府空室。

二十三年，释之，予二等侍卫，充和闾办事大臣，调伊犁参赞大臣，署将军。二十七年，调叶尔羌参赞大臣。安集延布鲁特、回匪入边，围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，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讨之，奕山为副，连破贼於科科热依瓦特及苏噶特布拉克，贼遁走。论功，封二等镇国将军，赐双眼花翎。寻授内阁学士，调伊犁参赞大臣，兼镶黄旗蒙古都统。二十九年，授伊犁将军。俄罗斯遣使至伊犁，请於伊犁、塔尔巴哈台、喀什噶尔三处通商，诏允其二，惟喀什噶尔不许。咸丰元年，俄人复固请，仍拒之，偕参赞布彦泰与定伊塔通商章程十七条。祭酒胜保疏论当仿恰克图通商旧例，限以时日、人数。奕山议：“抚驭外夷以信为主，既已议定章程，旋改必有藉口。”如所请行。累授内大臣、御前大臣，仍留将军任。

五年，调黑龙江将军。时俄罗斯以分界为名，欲得黑龙江、松花江左岸地，遣舰入精奇里江，建屋於霍尔托库、图勒密、

布雅里。奕山疏陈阳抚阴防之策。七年，俄使请入京，拒不许。八年，俄人偕英、法、美三国合兵犯天津。三国窥商利，而俄志在边地，於是俄使木里裴岳幅至爱琿，坚请画界，奕山允自额尔古纳河口循黑龙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尽属之俄。俄使知奕山昧於地势，驻兵黑龙江口，复索绥芬河、乌苏里江地，奕山慑其兵威，勿能抗，疏称未许，然已告俄使可比照海口等处办理。逾年，与俄使会於爱琿，定约三条，鐫满、蒙、汉三体字为界碑。大理寺少卿殷兆镛劾奕山：“以边地五千馀里，藉称閒旷，不候谕旨，拱手授人，始既轻诺，继复受人所制，无能转圜。”诏切责之，革职留任；又以纵俄舰往黑龙江不之阻，褫御前大臣，召回京。

十一年，联军在京定约，因奕山前议，自乌苏里江口而南逾兴凯湖，至绥芬河、瑚布图河口，复沿琿春河达图们江口，以东尽与俄人，语具邦交志。寻复御前大臣，补正红旗蒙古都统。同治中，封一等镇国将军，授内大臣。以疾罢。光绪四年，卒，谥庄简。子载鹭，理藩院侍郎。载鹭子溥瀚，镶黄旗蒙古副都统；孙毓照，一等奉国将军。

隆文，伊尔根觉罗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刑部主事。坐事罢职，捐复，授翰林院侍讲。累擢内阁学士。道光中，充驻藏大臣。历吏部、户部侍郎，左都御史，刑部、兵部尚书，军机大臣。屡奉使出谏狱。偕奕山督师广东，意不相合，甫至，病，忧愤而卒，谥端毅。

宗室奕经，成亲王永理孙，贝勒绵懿子，承继循郡王允璋后，隶镶红旗。授乾清门侍卫，历奉宸院卿、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、护军统领。道光三年，坐失察悖亲王肩舆擅入神武中门，褫兼职，留内阁学士任。五年，迁兵部侍郎。十年，从征喀什噶尔回匪，事平回京，历吏部、户部侍郎。十四年，出为黑龙

江将军。十六年，召授吏部尚书，兼步军统领。二十一年，协办大学士。

英兵犯浙江，定海、镇海及宁波府城相继陷，裕谦死事，命为扬威将军，督师往剿，都统哈琅阿、提督胡超为参赞，寻易侍郎文蔚、都统特依顺副之。陛辞日，宣宗御勤政殿，训示方略，特诏：“申明军纪，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，军法从事。“发交内库花翎等件，有功者立予懋赏，勉以恩威并用，整饬戎行。大学士穆彰阿奏请释琦善出狱，随赴军前效力，奕经卻之。

奕经分属懿亲，素谨厚，为上所倚重，奉命专征，颇欲有为而不更事，尤昧兵略。奏调陕甘、川、黔兵一万人，请拨部饷一万两，仓猝未集，驻苏州以待。上以诸将少可恃者，命凡文武员弁及士民商贾有奇材异能一艺可取者，许诣军前投效。奕经渡江后，於营门设木匭，纳名即延见，且许密陈得失。於是献策者四百余人，投效者一百四十余人，而军中所辟僚佐，多鬬冗京员，投效者亦无异才。惟宿迁举人臧纆青自负气节，为言议抚徒损国威，始决主战；又劝劾斩失律提督余步云以立威望，疏具而旋寝。以浙兵屡溃，不堪临阵，召募山东、河南、安徽义勇。

浙事日亟，巡抚刘韵珂促援，迟不至，遂相恶。久驻江苏，以供应之累，官吏亦厌之，饷需文报，皆延搁不时应。十二月，始抵杭州。前泗州知州张应云献策规复宁波，奕经、文蔚皆然之，遂令总理前敌营务。应云以重赏购宁波府吏陆心兰为内应，日报机密多虚诞。奕经祷於西湖关庙，占得“虎头”之兆，乃议於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时进兵，屡遣谍，为敌所获，漏师期。初，英兵踞府城仅二三百人，舰泊定海。至是，濮鼎查率十九艘兵二千散泊江岸，早为之备矣。奕经由绍兴进曹娥江，而慈

谿敌兵退。应云请急进，遂驻慈谿东关，文蔚分屯长谿岭，令提督段永福、余步云等趋宁波，游击刘天保趋镇海，副将朱贵驻大宝山，而应云率所募义勇驻骆驼桥，为诸军策应，约於正月晦数路并举。而敌已勾结应云部勇，势且生变，不及待期，先二日轻军分袭，不携枪砲。永福等入宁波南门，中地雷，天保甫及镇海城下，为敌砲击退，皆大败。越日，应云所具火攻船为敌所焚，军中自惊，奔大宝山。朱贵收集溃兵图进攻，敌兵已至，力战竟日，杀伤相当，无援，贵死之。文蔚闻败亦退，军资器械弃失殆尽。奕经留军绍兴，回驻杭州，自请严议，诏原之。英舰乘胜由海窥钱塘江，以尖山海口浅阻，寻退去。

郑鼎臣者，殉难总兵国鸿子，曾从父军。奕经予二十四万金，令募水勇规复定海，闻宁镇之败，遂巡海上。奕经督之严，乃报三月三日败敌於定海十六门洋面，毁船数十，歼毙数百。刘韵珂以为欺罔，奕经遣侍卫容照等出洋查勘，得焚毁船木及坏械回报，乃疏闻，赐奕经双眼花翎，鼎臣亦被奖。时宁波英兵忽退，留舰招宝山海口，改犯乍浦，陷之。奕经不能赴援，而以收复宁波奏，诏斥不先事预防，革职留任。既而英兵犯江南，陷镇江，逼江宁，命奕经赴援，寻命驻王江泾防御。奕经自宁波、慈谿之败，军心涣散，不能复用，益为刘韵珂所擿揄，议守议抚，一不使闻。及和议成，撤师，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、误国殃民罪状，逮京论大辟。

圈禁逾年，与琦善同起用，予四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帮办大臣。为御史陈庆镛论劾，仍褫职。未几，复予二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参赞大臣，调伊犁领队大臣。坐审鞫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斋清额诬捕良回狱不当，褫职发黑龙江。三十年，释回。咸丰初，历伊犁、英吉沙尔领队大臣。二年，召授工部侍郎，调刑部，兼副都统。三年，命率密云驻防赴山东防粤匪，卒於徐州军次，

依侍郎例赐恤。

文蔚，费莫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嘉庆二年进士，授翰林院检讨。累擢至兵部、工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、内务府大臣。方其驻长谿岭也，闻诸路军皆不利，欲移营走。敌杂难民溃兵猝至，焚毁营帐，乃奔曹娥江，收集溃兵，退保绍兴。欲渡钱塘江，为刘韵珂所阻。寻以定海报捷，加头品顶戴。军事竣，追论失机，褫职下狱。逾年，释出，予三等侍卫，充古城领队大臣，复褫职。咸丰初，历喀喇沙尔、哈密办事大臣，驻藏大臣，奉天府尹。五年，卒。

特依顺，他塔喇氏，满洲正蓝旗人，福州驻防。累迁协领。道光十三年，从平台湾张丙乱，擢荆州副都统。历腾越镇总兵、密云副都统、宁夏将军。二十一年，予都统衔，授参赞大臣，督师广东。寻命改赴浙江办理军务，驻守省城，署杭州将军，遂实授。乍浦陷，坐革职留任。和议成，命筹办浙江善后事宜。二十六年，调乌里雅苏台将军。二十九年，卒。

余步云，四川广安人。嘉庆中，以乡勇从剿教匪，积功至游击。平瞻对叛番，累擢重庆镇总兵。道光七年，率本镇兵从杨遇春征回疆，破贼洋阿尔巴特庄；偕杨芳击贼於毗拉满，大败之，复和阗，追擒贼酋玉努斯，授乾清门侍卫，擢贵州提督。调湖南。十二年，率贵州兵剿江华瑶赵金龙，偕提督罗思举破贼巢，金龙就歼，加太子少保。复破粤瑶於永州蓝山，擒其渠。从尚书禧恩赴广东剿连州瑶，平之，赐双眼花翎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历四川、云南提督，复调贵州。十八年，擒仁怀匪首谢法真，加太子太保，调福建提督。

二十年，英兵初陷定海，率师赴援，调浙江提督。二十一年，定海既收还，步云驻防镇海。裕谦来督师，疏言步云不可恃，未及易而英兵猝至，复陷定海，三镇战殁。步云屯招宝山，

总兵谢朝恩分守金鸡岭。步云号宿将，实巧猾无战志，又嫌裕谦刚愎，将战，裕谦召与盟神誓师，托疾不赴，且献缓敌之策。敌攻其前，而以小舟载兵由石洞攀援登后山，步云遽弃砲台走，敌乃据招宝山俯击镇海城，金鸡岭及县城先后陷。步云退宁波，敌掩至，坠马伤足，仅免，府城遂陷。步云疏闻，委败於裕谦。裕谦既歿，其妻赴京讼之。二十二年，从奕经规复宁波，不克，褫步云职，逮京，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讯鞫。廷臣争劾其罪，亦有原之者，狱久延，尚书李振祜坚持，谳乃定。诏曰：“余步云膺海疆重寄，未阵获一贼，身受一伤，首先退缩，以致将士效尤，奔溃弃城，直同兒戏。倘不置之法，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，且何以慰死节诸臣於地下？”步云遂弃市。

论曰：奕山、奕经，天潢贵胄，不谙军旅，先后弃师，如出一辙，事乃益不可为。其人皆庸闇不足责，当时廷臣不能预计，疆吏不能匡救，可谓国无人焉。奕山后复弃东北边地，其貽患尤深。余步云庸懦巧猾，卒膺显戮。宣宗於僨事诸人，皆从宽典，伸军律者，仅步云一人耳。

列传一百六十一

姚文田 戴敦元 朱士彦 何凌汉 李振祐 宗室恩桂

姚文田，字秋农，浙江归安人。乾隆五十九年，高宗幸天津，召试第一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嘉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迭典广东、福建乡试，督广东、河南学政，累迁祭酒。

十八年，入直南书房。会因林清之变，下诏求言，文田疏陈，略谓：“尧、舜、三代之治，不越教养两端：为民正趋向之路，知有长上，自不干左道之诛；为民广衣食之源，各保身家，自不致有为恶之意。近日南方患赋重，北方患徭多，民困官贫，急宜省事。久督抚任期，则州县供亿少，宽州县例议，则人才保全多。”次年复上疏，言：“上之於下，不患其不畏，而患其不爱。汉文吏治蒸蒸，不至於奸，爱故也。秦颀法律，衡石程书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起，畏故也。自数年来，开上控之端，刁民得逞其奸；大吏畏其京控，遇案亲提，讦诉不过一人，牵涉常至数十，农商废业，中道奔波，受胥吏折辱，甚至瘐死道毙。国家慎刑之意，亦曰有冤抑耳。从前马谭氏一案，至今未有正凶，无辜致毙者累累。是一冤未雪，而含冤者且数十人。承审官刑挞横加，以期得实，其中冤抑，正复不少。欲召天和，其可得乎？顷者林清构逆，搜捕四出，至今未已。小人意图见长，不能无殃及无辜，奉旨严禁，仰见皇上如天之仁。臣以为事愈多则扰愈众，莠民易逞机谋，良善惟增苦累。应令

大小官吏，可结速结，无多株引，庶上下相爱，暴乱不作矣。至所谓养民之政，不外於农桑本务。大江以南，地不如中原之广，每岁漕储正供，为京畿所仰给者，无他，人力尽也。兖州以北，古称沃衍；河南一省，皆殷、周畿内；燕、赵之间，亦夙称富国。今则地成旷土，人尽情民，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？岁一歉收，先请缓徵，稍甚则加蠲贷，又其甚则截漕发粟以赈之，所以耗国帑者何可算也。运河屡淤，东南漕未可恃，设有意外，何以处此？臣见历来保荐州县，必首列劝课农桑，其实尽属虚谈，从无过问。大吏奏报粮价，有市价至四五千钱，仅报二两内外，其於收成，又虚加分数，相习成风。但使董劝有方，行之一方而收利，自然争起相效，田野皆辟，水旱有资，岂必尽资官帑，善政乃行哉？民之犯刑，由於不率教；其不率教，由於衣食缺乏而廉耻不兴。其次第如此，故养民为首务也。“奏入，仁宗嘉纳之，特诏飭各省以劝课农桑为亟，速清讼狱，严惩诬枉。

二十年，擢兵部侍郎，历户部、礼部。二十二年，典会试。二十四年，督江苏学政。道光元年，江、浙督抚孙玉庭等议禁漕务浮收，明定八折，实许其加二。文田疏陈积弊曰：“乾隆三十年以前，并无所谓浮收。厥后生齿日繁，物价踊贵，官民交困，然犹止就斛面浮取而已。未几而有折扣之举，始每石不过折耗数升，继乃至五折、六折不等。小民终岁勤动，事畜不贍，势必与官抗。官即从而制之，所举以为民罪者三：曰抗粮，曰包完，曰掇交丑米。民间零星小户、贫苦之家，拖欠势所必有。若家有数十百亩之产，竟置官赋於不问，实事所绝无。今之所谓抗粮者，如业户应完若干石，多贲一二成以备折收，书吏等先以淋尖、踢脚、洒散多方糜耗，是已不敷；再以折扣计算，如准作七折，便须再加三四成，业户必至争执。间有原米

运回，州县即指为抗欠，此其由也。包完者，寡弱之户，转交有力者代为输纳。然官吏果甚公正，何庸托人？可不烦言而自破。民间运米进仓，男妇老幼进城守候，阴雨湿露，犹百计保护，恐米色变伤。谓其特以丑米掇交，殆非人情。惟年岁不齐，米色不能画一，亦间有之。然官吏非执此三者，不能相制，生监暂革，齐民拘禁，俟其补交，然后请释。不知此皆良民，非莠民也。此小民不能上达之实情也。然州县亦有不能不尔者，自开仓兑运，修整仓廩芦席、竹木、绳索、油烛百需，幕丁胥役脩饭工食，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滋甚，至其平日廉俸公项不能敷用。无论大小公事，一到即须出钱料理。即如办一徒罪之犯，自初详至结案，约须百数十金。案愈巨则费愈多。递解人犯，运送粮鞘，事事皆需费用。若不取之於民，谨厚者奉身而退，贪婪者非向词讼生发不可，吏治更不可问。彼思他弊获咎愈重，不若浮收为上下咸知，故甘受民怨而不惜。其藉以自肥者固多，而迫於不获已者盖亦不少。言事者动称‘不肖州县’，州县亦人耳，何至一行作吏，便行同苟贱？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。州县受掊克之名，而运丁阴受其益，然亦有不能不然者。昔时运道深通，运丁或藉来往携货售卖以贍用；后因黄河屡经倒灌，运道受害，虑其船重难行，严禁多带货物。又从前回空带盐，不甚搜查；近因盐商力绌，未免算及琐屑，而各丁出息遂尽。加以运道日浅，反多添夫拨浅之费。此费不出之州县，更无所出。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。数年前因津贴日增，於是定例只准给三百两。运丁实不济用，则重船不能开，州县必获咎戾，不免私自增给，是所谓三百两者虚名耳。顷又以浮收过甚，严禁收漕不得过八折。州县入不敷出，则强者不敢与较，弱者仍肆朘削，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耳。然民间执词抗官，官必设法箝制，而事端因以滋生，皆出於民心之不服。

若将此不靖之民尽法惩处，则既困浮收，复陷法网，民心恐愈不平。若一味姑容隐忍，则小民开犯上之风，将致不必收漕，而亦目无官长。其於纪纲法度，所关实为匪细。”疏入，下部议。时在廷诸臣多以为言，文田持议切中时弊，最得其平。诏禁浮收，裁革运丁陋规，八折之议遂寢。

四年，擢左都御史。七年，迁礼部尚书。寻卒，依尚书例赐恤，谥文僖。

文田持己方严，数督学政，革除陋例，斥伪体，拔真才，典试号得士。论学尊宋儒，所著书则宗汉学。博综群籍，兼谙天文占验。林清之变未起，彗入紫微垣；道光初，彗见南斗下，主外夷兵事：文田皆先事言之。

戴敦元，字金溪，浙江开化人。幼有异禀，过外家，一月尽读其室中书。十岁举神童，学政彭元瑞试以文，如老宿；面问经义，答如流。叹曰：“子异日必为国器！”年十五，举乡试。乾隆五十五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礼部主事，铨授刑部主事，典山西乡试。累迁郎中。嘉庆二十四年，出为广东高廉道。道光元年，擢江西按察使。

敦元初外任，以情形非素习，苏州多粤商，过访风土利弊，久之始去，尽得要领。至江西，无幕客，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，数月清积牍四千馀事。二年，迁山西布政使，单车之任，舆夫馆人莫知为达官。藩署有陋规曰鳌头银，上下取给，敦元革之，曰：“官有养廉，仆御官所蒙，何赢馀之有？”调湖南，护理巡抚。三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自此历十年，未迁他部，专治刑狱，剖析律意，於条例有罅漏，及因时制宜者，数奏请更定。每日部事毕，归坐一室，谢绝宾客。十二年，擢刑部尚书，典会试。十四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称其清介自持，克尽职守，赠太子太保，谥简恪。

敦元博闻强识，目近视，观书与面相磨，过辄不忘。每至一官，积牒览一过，他日吏偶误，辄摘正之，无敢欺者。奏对有所谘询，援引律例，诵故牒一字无舛误，宣宗深重之。至老，或问僻事；指某书某卷，百不一爽。尝曰：“书籍浩如烟海，人生岂能尽阅？天下惟此义理，古今人所谈，往往雷同。当世以为独得者，大抵昔人唾馀。”罕自为文，仅传诗数卷。喜天文、律算，讨论有年，亦未自立一说。卒之日，笥无馀衣，困无馀粟，它其赀不及百金，廉洁盖性成云。

朱士彦，字修承，江苏宝应人。父彬，绩学通经，见儒林传。士彦承家学。成嘉庆七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纂国史河渠志，谙习河事。大考擢赞善，督湖北学政。累迁侍读学士，入直上书房。历少詹事、内阁学士。道光二年，擢兵部侍郎。四年，以南河高堰坏，疏陈河工事宜，论：“高堰石工宜切实估修；堰内二堤宜培补；黄河盛涨，宜两岸分泄；山盱五坝宜相机开放；黄河下游无堤之处宜接筑。”下勘河大臣文孚筹议酌行。寻督浙江学政。奏禁诸生包漕闹漕，以端士习。御史钱仪吉劾士彦任性，诏嘉士彦能任劳怨；惟斥其父彬就养阅卷，及命题割裂，薄谴之。九年，典会试，督安徽学政，寻擢左都御史，召还京。

十一年，迁工部尚书。是秋，江苏大水，河、淮、湖同时涨溢，命偕尚书穆彰阿往勘。穆彰阿先回京，遂偕左都御史白镕察视江苏、安徽水灾赈务。疏言：扬河 掣卸石工，及纤堤耳闸，应令工员赔修；又以淮、扬地方官多调署，情形未熟，请飭江宁布政使林则徐、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，从之。寻奏：“续查下河积潦之区，被灾尤重，浮开户口，为办赈积弊。应令委员查明后，即於本乡榜示，放赈时，州县官据委员原查总发一榜，总查抽查，凭以核办。”又奏：“山盱

属添建滚水石坝，本年启放过水，现已无从查验。工员面称启放时石底间有冲裂，坝下灰土亦损，请俟水落责修完固。堰、盱两淮、湖石工掣卸二百馀丈，固限未满，应令赔修。其石后砖工灰工间有残缺，应令补筑。又盱堰大堤，加帮土工间有蛰低浮松之处，应培补，责成河兵种柳护堤。其已估未办之高堰头、二两堡，未估之智、信两坝，应即兴办。此项与黄河险要不同，向来保固一年。请嗣后各土堤及运河堤岸，均改保固三年。运河埽工於经历一年后，再加保固二年，验明坚整，始准埽汛修防。”“安徽无为州江坝及铜陵县坝工程紧要，均应借款兴修。”并下所司议行。又劾盐城、宿松、青阳等县报灾迟延遗漏，请惩处；捐赈绅民应给议叙；禁胥吏婪索挑剔：并从之。

十二年，事竣回京。南河于家湾奸民陈端等盗挖官堤，掣动河流，复偕穆彰阿往勘。疏言：“九月初旬，清口出水二尺有馀，高堰长水二丈一尺，势至危险。其时吴城七堡未开，洪湖吃重。此时既开放，湖水分减。现交冬令，一月后即难兴工，湖多积水，风烈堪虞，请加紧赶办。”寻命偕侍郎敬徵往勘。十三年，奏于家湾正坝虽合龙，请飭加镶追压，以免出险。覆讯挖堤诸犯，治如律。又偕敬徵覆勘河、湖各工，请分别缓急，以次办理。父忧归。

十六年，服阕，署吏部尚书，偕尚书耆英赴广东、江西鞫狱。十七年，授兵部尚书。查勘浙江海塘，遂赴南河验料垛工程，盘查仓库。以库存与卷册不符，劾河库道李湘茝，褫职。又赴安徽、河南按事，疏陈常平仓采买章程，“请各省囚粮递粮作正开销，毋动仓穀；平糶必市价在八钱以上始准出糶；采买须俟年丰穀贱，且必在出糶二三年后，以纾民力而祛宿弊”。如议行。十八年，兼管顺天府尹事，典会试。调吏部尚书。士

彦以综覈为宣宗所知，奉使按事皆称旨。寻卒，诏嘉其性情直爽，办事公正，赠太子太保，赐其四子举人、副榜贡生有差，谥文定。

何凌汉，字仙槎，湖南道州人。拔贡，考授吏部七品小京官。嘉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大考二等，擢司业。累迁右庶子。典广东、福建乡试，留福建学政。令诸生自注诵习何经，据以考校，所取拔贡多朴学。道光六年，授顺天府尹。京畿狱讼繁多，自立簿籍，每月按簿催结，无留狱。迁大理寺卿，仍署府尹。在任凡五年，历左副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。典浙江乡试，留学政。命偕总督程祖洛按讯山阴、会稽绅幕书役勾结舞弊，鞫实，请褫在籍按察使李澧职，馀犯军流有差。任未几，调吏部侍郎，召回京，兼管顺天府尹事。调户部，复调吏部，仍兼署户部侍郎。

御史那斯洪阿条陈地方官有钱粮处分，不准升调，及变通杂税，下部议。凌汉兼吏、户两部，驳之，谓：“理烦治剧，每难其人，若格以因公处分，必至以中平无过者迁就升调。且吏治与催科本非两事，未有因循良而帑藏空虚者，亦未有因贪浊而仓库充盈者，是在督抚为缺择人，不为人择缺，正不必徒事更张，转滋窒碍。”又谓：“地方各税，有落地杂税，及房屋典当等税，已极周密；至京师九门外有铺税，天津、新疆沿壕铺面有房租，因系官地、官房也。今欲尽天下之府、州、县仿照定税，则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所需，市侩将加价而取诸民以输官，水脚火耗，官又将取之於民；且闭歇无常，税额难定，有敛怨之名，无裕国之实。”前议遂寢。

十四年，擢左都御史，迁工部尚书，仍兼管府尹如故。累署吏部尚书。十七年，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员有先由御史改官者议驳。凌汉以不胜御史，非不胜外任者比，如此苛绳，有妨言

路。御史改部之员，例准截取。至京察虽无明文，从前有御史降调保送员外郎者，援以请旨。因面奏现任大员花杰、吴荣光，皆曾由御史改降，遂奏俞允。

十九年，调户部尚书。四川总督宝兴请按粮津贴防边经费，议驳之，略谓：“川省地丁额徵六十六万，田赋之轻，甲於天下。现议按粮一两加津贴二两，百亩之家，不过出银三两，即得百万两，小民未必即苦输将。然较原课几增两倍，非藏富於民之义，军需藉资民力，尤不可率以为常。请於各省秋拨项下借拨百万两，以三十万为初设边防经费，馀或发商，或置田，所获息以四万为常经费，二万提还借款，於防边恤民两有裨益。”诏允行。是年，典顺天乡试。子绍基亦典试福建，父子同持文柄，时人荣之。二十年，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安。绍基官编修，见文苑传。

李振祜，字锡名，安徽太湖人。嘉庆六年进士，授内阁中书。典广西、云南乡试，迁宗人府主事。调兵部，迁员外郎，典陕甘乡试，改御史、给事中。巡视淮安漕务，劾户部郎中钱学彬系不胜外任之员，违例截取知府，诏谴吏、户二部堂官，予振祜议叙；又劾都察院京察给事中色成额先经列入六法，自赴公堂辩论，干求改列三等，反覆视若兒戏，都御史被严议，色成额仍列有疾。

累迁内阁侍读学士，督山东学政。应诏密陈山东积弊四事，略曰：“吏事丛脞，莫甚於官民不相安也。词讼之繁，始由於官吏不办，今又变而不敢办。欲结一案，辄虑翻控；欲用一刑，辄虑反噬。鞫案之时，有倚老逞刁者，有恃妇女肆泼者，有当堂愤起者，有抗不画供者，总由官吏恩信不结於平时，明决不著於临事，以畏葸之才识，治刁悍之民风，殆於凿枘不相入矣。案牘壅滞，半由外府不办事也。各府州案件，动辄提省，委交

首府，其中有不必要提而轻提者，亦有各府州畏难而稟请提省者。济南府统辖十六州县，自治不暇，而舍己耘人，势必两废。各府州畏难之事，辄以一稟提省卸责，转得遂其取巧偷安之计。且疑难案件，本地闻见较真，远提至省，则茫无头绪，必致讼师盘踞省城，遇事挑唆，一事株连数十人，一案压搁一二载，是欲办案而转以延案，欲弭讼而適以滋讼矣。缉捕无策，则盗贼充斥也。东省盗贼，结党剽掠，处处有之。护赃行强，虽小窃而形同大盗，分肥藐法，虽土类亦甘作窝家。劫去马牛，定价勒索，明目张胆，毫不畏官，总缘捕役悉与勾连，平日分赃，临时送信，甚至失事者以诉恳官捕为累，以备价私赎为便。州县既吝养捕之资，又不讲练捕之法；既无获盗之赏，又不严通盗之诛。兼以自顾处分，动思煨讳饰，化大为小，咸所不免。缉捕之弊如此。钱粮不清，则亏空杂杜也。东省州县正杂钱粮，新旧挪掩，习为故常，其弊由于交代不清，自三四任以至十余任，鞫葛不清者，比比皆是。官亏而外，更有书亏。查书亏情弊，或串通幕丁，朦混本官；私雕假印，伪造串票。有满其私橐而远颺者，有挟制本官而自供不讳者。州县回护处分，隐忍代认，而奸书遂益以侵蚀为得计。钱粮之弊如此。”疏入，上嘉纳之。又劾泰安知府延璐、东昌知府熊方受请，饬交抚臣查察严参；又劾东昌知府王果陵辱生员，褫王果职；又察出假印试卷、勾结舞弊之人，奏请惩办。

道光二年，迁太仆寺少卿。父忧去官，服阕，补顺天府丞。历通政司副使、光禄寺卿、太常寺卿、宗人府丞。十五年，署顺天府尹。累迁内阁学士。十八年，授工部侍郎，调吏部，兼署仓场侍郎。二十一年，擢刑部尚书。浙江提督余步云海疆债事，逮问治罪。廷臣犹有为议轻比者，振袪坚持，得伸法。二十八年元旦，加恩年老诸臣，加太子太保。二十九年，因病乞

休，许之。三十年，卒，年七十四，谥庄肃。

宗室恩桂，字小山，隶镶蓝旗。道光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九迁至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。十五年，授盛京工部侍郎，寻召为兵部侍郎，调吏部。因旷文职六班，降内阁学士。历工部、吏部侍郎，管理国子监事，兼护军统领、左右翼总兵。十九年，典顺天乡试，偕大理寺卿何汝霖往浙江按学政李国杞被劾事，遂查勘南河、东河料垛，奏劾虚缺浮用者，议谴有差。二十年，充内务府大臣，管理上驷院。议增圆明园丁四百名，命偕尚书赛尚阿督率训练。

二十一年，授理藩院尚书，兼署左都御史。劾太常寺丞丰伸及查仓御史广祐不职，并罢之。署步军统领。奏言：“京城巡捕五营枪兵一千名，不足以资捍卫，增设一千。裁撤藤牌弓箭等兵，改为枪兵；不敷者，於各营兵丁内拣选足额。轮派二百名打靶，操演阵式。”诏议行。二十二年，调礼部尚书，又调吏部，实授步军统领。上御阅武楼，亲阅圆明园兵丁枪操，步式整齐，施放有准，嘉恩桂督率有方，赐花翎。时议节冗费，恩桂先已奏裁上驷院马六百馀匹。又奏言南苑六圈，请裁其二，并裁各圈及京圈马二百馀匹。上驷院、司鞍、司辔、蒙古医生旧支马乾银，均减半给，如议行。以兼摄事繁，罢管内务府，二十五年，复之。

恩桂在吏部，严杜冒滥。兼步军统领衙门最久，先后逾十年，综覈整顿，釐定章程，训练兵卒，皆有实效，宣宗甚倚之。二十六年，京察，特予议叙。又幸南苑，见草木牲畜蕃盛，嘉恩桂经理得宜，加一秩。迭奉命治仓胥舞弊，及户部捐纳房书吏贿充司员、收受陋规诸狱，并持正不挠法。二十八年，卒於官，上深悼惜，称其任劳任怨，殫竭血诚，赠太保，赐金治丧，谥文肃。

论曰：姚文田建言切中时弊，戴敦元清介幹事，其风概越流俗矣。朱士彦之治河，何凌汉之掌计，李振祐之执法，并号称职。恩桂奏绩金吾，肃清鞞毂，一时称矫矫焉。

列传一百六十二

白镕 孙桓 史致俨 那清安 升寅 李宗昉 姚元之
何汝霖 季芝昌

白镕，字小山，顺天通州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典福建乡试。十八年，大考二等，擢赞善。督安徽学政，诏密询地方利弊，疏言：“安徽钱粮，惟凤阳、泗州遭湖、河之害，积逋较巨。遇丰稔之年，循例带徵旧额。在小民以一年而输数年之赋，虽乐岁不免拮据；而官吏惧谴，规避多方，积重难返。与其存徵之名，致小民日受追呼，国计依然无补，何如核徵之实，使官吏从容措理，旧额尚可渐清。请嗣后二属钱粮，每年祇带徵一年，倘遇歉收，再行递缓，民力渐纾，催科者自顾考成，行之必有效。”诏允行。

青阳有孝子曰徐守仁，幼孤，事母孝。母没，庐墓三年，镕造庐赠赙，题请旌表。访求明臣左光斗遗裔，取列县庠。按试所至，集士人讲学，以正人心厚风俗为本。累迁少詹事。道光元年，督广东学政。历詹事、内阁学士。七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调吏部。九年，偕尚书松筠赴直隶按外委白勤被诬冤毙狱，护理总督屠之申以下降黜有差。督江苏学政。寻偕侍郎宝兴勘视南河垛料，举实以闻。十一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召还京，未至，命查勘江南灾赈。时尚书穆彰阿、朱士彦亦奉命勘湖、河汎溢状，穆彰阿先回京，镕遂偕士彦履勘沿河闸坝工程，与总督陶澍定义以工代赈。赴安徽，周历太平、宁国、池州、安庆、庐

州各郡，先后疏劾饰灾侵赈诸弊。次年，回京，署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典顺天乡试。十三年，擢工部尚书，典武会试。故事，武闈双好不足额，始取单好。是科双好不尽取中，坐降大理寺卿。十九年，乞病归，卒於家，年七十四。

镕事母孝，教子弟严。宣宗尝嘉其家法之善，以勉朝臣云。

孙桓，字建侯。同治二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。累迁郎中。掌选，清严慎密，吏不能欺，为时所称。光绪中，洊擢兵部侍郎，综覈一如为司官时。十七年，因病乞休，寻卒。

史致俨，字容庄，江苏江都人。家酷贫。甫冠，为诸生，学政谢墉器其才，给膏火，居尊经阁读书。荐预召试，未与选。嘉庆四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督四川学政。累迁右庶子。二十一年，督河南学政。自滑县匪平，犹有伏莽，密诏侦察。疏陈彰、卫二郡民间习邪教犹众，州县编查保甲，有名无实，撰敦俗篇，刊布以化导之。商丘廩生陈忠锦以不滥保被殴，知府、经历受赇，反加斥责，忿而自经。疏劾，谴罪有差。

道光元年，典湖北乡试。累迁内阁学士。三年，擢刑部侍郎，调礼部。五年，督福建学政。奏分台湾举人中额，增所属四县学额。漳、泉诸郡习械斗，诸生与者，屏不与试，悍风稍息。九年，偕侍郎锺昌赴山西鞫狱，平定知州故出人罪，鞫实，论凶犯如律，褫知州恆杰职。调刑部，历左都御史，迁礼部尚书。两典顺天乡试。调工部，又调刑部。勤於其职，竟日坐堂上阅案牒，擘析论难，视司员如弟子。任刑部凡四年，京察，以刑名详慎，被议叙。十八年，乞解职。寻卒，年七十九，赠太子太保，祀乡贤及名宦祠。

那清安，字竹汀，叶赫纳喇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嘉庆十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迁翰林院侍讲。累迁内阁学士。二十四年，授礼部侍郎，历刑部、工部。道光元年，命赴直隶鞫狱，擢左

都御史，管光禄寺事，兼都统。寻迁兵部尚书，调刑部。四年，出为热河都统，偕左都御史松筠等赴土默特讞狱，事竣，疏言：“蒙古恶习，常有移尸讹诈，为害滋甚。蒙古律例，凡军流徒犯，罪止折枷，情重法轻。请嗣后遇有假捏人命诈财者，所拟军流徒罪即行实发，不准折枷，以惩刁恶。”下所司议行。六年，召授左都御史。逾年，复任热河都统，召对，询知其母年老，命仍还左都御史任。十一年，复授兵部尚书，典顺天乡试及会试。十四年，以疾乞解职，允之。寻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恭勤。

那清安工为馆体应制诗，时皆诵习。因与穆彰阿同榜成进士，晚乃受宣宗知，迭秉文衡。既卒，会兵部以庆廉送武会试有残疾，为监试御史所劾。先是那清安为监射大臣，曾以庆廉残疾扣除，上追念其持正，予其子全庆加二级。全庆，光绪初官大学士，自有传。

升寅，字宾旭，马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拔贡，考授礼部七品小京官。举嘉庆五年乡试。累迁员外郎，改御史。疏言学校为人才根本，请严课程，务实用，戒奢靡；又疏陈防禁考试八旗生怀挟冒替诸弊：从之。改右庶子，累迁副都御史。二十一年，授盛京礼部侍郎，署盛京将军。调刑部，召为工部侍郎，又调刑部。道光六年，出为热河都统。以蒙古各旗招内地游民开采煤矿，往往生事械斗，疏请谕禁，从之。八年，命赴甘肃偕总督鄂山按宁夏将军庆山、副都统噶普唐阿互劾事，罢庆山，即以升寅代之。历成都、绥远城将军。命鞫鄂尔多斯京控狱，奏言：“蒙古京控日繁，请自后各部落封禁地树立界牌，以杜私垦；蒙古阿勒巴图禁止餽赠，以息争端；扎萨克王、贝勒等毋用内地书吏，以免教唆；各旗协理台吉，会同盟长选举，以昭慎重；盟长会盟需用乌拉，应明定限制，以免浮索：庶积弊

清而狱讼息。”

十一年，召授左都御史，兼都统。十二年，署工部尚书。京畿旱，疏请发米，设十厂煮粥以济灾民，从之。十三年，偕侍郎鄂顺安按西安将军徐锬贪纵，得实，议褫职。十四年，命阅兵山东、河南，就鞠桐柏知县宁飞滨故出人罪，治如律。命赴广东、湖南按事，授礼部尚书，未至，卒於途。优诏赐恤，称其老成清介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勤直。

子宝琳，直隶保定知府，濬定州洿泽，有治绩；宝珣，同治中，官兵部侍郎、山海关副都统。孙绍祺，咸丰六年进士，由编修官至理藩院尚书；绍诚，光绪中，山西布政使，从治郑州河工，终驻藏大臣；绍英，宣统初，度支部侍郎，内务府大臣。

李宗昉，字芝龄，江苏山阳人。嘉庆七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，典陕甘乡试。大考二等，擢赞善。督贵州学政，累迁侍读学士，督浙江学政。历詹事、内阁学士。道光元年，授礼部侍郎。次年，典会试，又典江西乡试，留学政。值大水，岁饥，与巡抚筹赈务，多所全活。调户部侍郎。初，宗昉督学贵州时，巡抚议丈全省田为增赋计，民情惶骇，会檄学官徵集图书，得御史包承祚奏疏，乾隆初，学政邹一桂请丈田，而承祚奏驳之，极言黔中山多平地少，民每虚占不毛之地，胥吏高下其手，以丈高下不可准之田，赋未必增，民受其害。部议停止，宗昉持以示巡抚曰：“此事学臣尝奏之，被驳。今必解其所驳乃可。”巡抚亦悟，事得寢。至是，官户部，署巡抚麟庆因复奏上其事，部援故事详覆之，乃定议不行。历工部、吏部侍郎，兼管国子监、顺天府尹事。自七年至十年，典顺天乡试二，会试一，浙江乡试一，得士称盛。擢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。二十四年，以疾乞休。二十六年，卒，依例赐恤。

姚元之，字伯昂，安徽桐城人。嘉庆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典陕甘乡试。入直南书房。给事中花杰劾戴衢亨、英和援引，诏元之文字本佳，斥杰诋讦，寻亦罢元之入直。十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讲。复以武英殿刊刻圣训有误，仍降编修。十九年，督河南学政，疏禁坊刻类典等书以杜剿袭；又密陈河南与安徽、湖北交界地多捻匪，陈州、汝宁盐运迥殊，土匪把持：并嘉纳之。累迁内阁学士。

道光十三年，授工部侍郎。疏陈台湾营务积弊，窝娼聚赌，械斗杀人，操演雇人替代，诏下闽督严察整顿。调户部，又调刑部。迭典顺天、江西乡试。督浙江学政，未几，十八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召回京。寻以南昌知府张寅为江西巡抚裕泰劾罢，元之为寅疏辩，牾陈政绩，请查办，诏斥冒昧，降二级调用。二十一年，海防方亟，疏陈广东形势，豫筹战守，下靖逆将军奕山等采行。授内阁学士。二十三年，京察，以年衰休致。

元之学於族祖鼐，文章尔雅，书画并工。习於掌故，馆阁推为祭酒。爱士好事，穆彰阿素重之。后以论洋务不合，乃被黜。咸丰二年，卒。

何汝霖，字雨人，江苏江宁人。拔贡，考授工部七品小京官。中式道光五年举人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郎中。历内阁侍读学士、大理寺少卿。偕侍郎恩桂按事浙江，查勘南河料垛。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历宗人府丞、副都御史。二十二年，授兵部侍郎，调户部。偕大学士敬徵勘东河工程。二十五年，擢兵部尚书。值太后七旬万寿，汝霖母丁年九十，五世同堂，赐御书扁额，寻以母忧归。江苏大水，命在籍襄治赈务。先是，总督陶澍於江宁立丰备仓以备荒，县令亏挪穀价，大吏许以他款抵。汝霖曰：“仓穀以备凶。今荒象如此，汝霖不敢欺朝廷，当各为奏上。”乃以给赈用。服阙，命以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，

寻署户部尚书，仍直军机处，授礼部尚书。

汝霖久襄枢务，资劳已深，尚书陈孚恩由章京跻大臣，骏用事，厌汝霖居其前。汝霖年逾七十，一日在直，触火炉几仆。孚恩笑曰：“人当避炉，炉岂能避人？”汝霖知其讽己，咸丰二年，以足疾乞罢直，许之。未几，卒，谥恪慎，祀乡贤。子兆瀛，浙江盐运使。

季芝昌，字仙九，江苏江阴人。父麟，直隶钜鹿知县，居官慈惠。嘉庆十八年，捕邪教，焚其籍，免株连数千人。坐捕匪不力，戍伊犁。

芝昌年逾四十，成道光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，散馆第一。未几，大考第三，擢侍读，督山东学政。十九年，大考复第三，擢少詹事，晋詹事，典江西乡试，督浙江学政。母忧归，服阕，擢内阁学士。二十三年，授礼部侍郎，督安徽学政，调吏部，又调仓场。二十八年，命偕定郡王载铨筹办长芦盐务，清查天津仓库，疏陈：“芦盐积累，各商惮於承运，悬岸至四十馀处。请将河南二十四州县仿淮南例改票盐，先课后引。直隶二十四州县限半年招商招贩，无商贩即责成州县领运，或由盐政遴员官运。支销浮费及官役陋规，永远裁汰。每年应完帑利，滩及通纲额引，与正课一律徵收。其协济补欠充公等项加价名目，概行革除。并於各引盐加斤免课，每斤准其减价敌私。”诏依议行。

二十九年，偕大学士耆英赴浙江阅兵，并清查仓库，筹办盐务。途经东河、南河，查询节浮费、裁冗员事宜，奏减东河正款二十万两，裁泉河通判、归河通判，南河每年用款以三百万两为率，减省五六十万两，并扬运通判於江防，改为江运同知，裁丹阳县丞、灵壁主簿、吕梁洪巡检，从之。耆英病留清江浦，芝昌独赴浙江，疏陈变通盐务章程七事：杭、嘉、绍

三所引盐，分别加斤，止令完交正课；松所引盐，酌裁科则；虚悬口岸，选商接办，并筹款收盐；缉私责成官商，由运司审覈；缉获私盐，分别充赏，及补课作正配销；禁革引地陋规；覈裁巡验浮费。寻查州县仓库，统计实亏之数，多至三百九十馀万，请将亏数最多之员，革职，勒追；不足，则由原任上司按成分赔，或由本省各官分成提补；其有欠在胥吏者，尤严补追，毋任幸免：并从之。

授山西巡抚，未一月，召署吏部侍郎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寻授户部侍郎。三十年，擢左都御史。咸丰元年，出为闽浙总督。艇匪在浙洋劫掠山东兵船，被剿遁闽洋，遣水师截击，贼众畏罪投诚，分别安置。二年，兼署福州将军。疏请停罢捐纳举人、附生之例；又奏禁盐商代销官运，以杜取巧：并从之。寻以疾乞休。

芝昌以文字受宣宗特达之知，尝曰：“汝为文，行所无事，譬之於射，五矢无一失。”及查办长芦、两浙盐务称旨，遂骤进膺枢务。甫数月，宣宗崩，文宗犹欲用之，畀以外任。未一岁，谢职归。久之，卒於家，未予恤典。光绪初，署闽浙总督文煜奏陈政绩，追谥文敏。子念诒，道光三十年进士，官编修。孙邦楨，同治十二年进士，官至福建布政使。

论曰：承平，士大夫平进而致列卿，或以恪谨称，或以文学显，固不能尽有所建树；或馀泽延世，子孙复继簪纓，若白镡、那清安、升寅诸人是也。季芝昌晚遭殊遇，已值宣宗倦勤之年，暂任兼圻，奉身而退，其见几知止者耶？

列传一百六十三

辛从益 张鳞 顾皋 沈维鏞 朱为弼 程恩泽 吴杰

辛从益，字谦受，江西万载人。乾隆五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，以母老陈请终养。嘉庆十七年，起复补原官。会京畿多雨，诏发廩平糶，从益在事，釐剔弊端，实惠及民，时称之。疏请飭督抚详慎甄别以澄吏治，略曰：“外省甄别，与京员不同。京师耳目甚密，稍有徇私，难逃圣明洞鉴。外省督抚权势既尊，操纵甚易，岂知州县有当切责之处，亦有当体恤之处，偏私则是非倒置，刻覈则下情不通。臣以为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纲，略趋承之末节；务幹事之勤能，责安民之实效；揣时势之难易，量才分之优绌；而又常存敬畏之心，然后能爱惜人才，澄清吏治。”迁给事中。

十八年，滑县匪平，军中多携养难民子女，从益疏请遣送归家，如议行，并谴领兵大员。又面奏：“正教昌明，邪说自息，小民不识大义，故易为邪教煽惑。而选人得官，不问风俗淳浇，祇计缺分肥瘠，何以教民？欲厚风俗，宜先责成牧令。“历光禄寺少卿、通政司参议、内阁侍读学士、光禄寺卿、太常寺卿。道光初，山西学政陈官俊镌级回京，仍直上书房，从益疏劾曰：“上书房为教育谕德之地，视学政为尤重，宜慎选德行敦厚、器识宏达之儒臣，使皇子有所观法，熏陶养其德性。陈官俊在学政任，不能远色避嫌，愆忿室欲，性行之驳，器识之褊，不宜仍居授读之任。”

二年，迁内阁学士。宣宗温谕曰：“尔甚朴忠，无所希冀，亦无所揣摩。有所闻见，直言无隐，朕无忌讳也。”命偕尚书文孚赴陕西谳狱。渭南富民柳全璧杀其佣朱锡林，贿知县徐润得免死，巡抚朱勋庇之，狱久不决。从益等鞫得其状，论如法。覆命，陈陕西马政之害，地方官春秋计里买马，实则民不得直，而官亦不需马，第指马索赋以为民病，请禁革。三年，擢礼部侍郎，督江苏学政。於是巡抚陶澍奏禁绅衿包漕，横索漕规，下学政稽查惩治。从益上疏曰：“江苏漕额本重，岂堪浮收无节？州县自应调剂，闾阎尤宜体恤。久悬定额，尚肆苛求；明语浮收，必滋流弊。抚臣之意，谓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，臣以为未必尽然。官之收漕，必用吏役，吏役贪狠，必图肥己。官既浮收，吏又朘削，不特小民受害，即循谨生监，亦被其累，激而上控，此中固有不得已者。抚臣又称生监需索漕规，地方官费无所出，乃取偿於纯谨小民。臣伏思吏役贪得无厌，纵生监悉循循守法，而小民追呼徵比之烦，亦断不能为之少减。吏役倚官府为城社，倘违例浮收，无人控诉，将何术以治之？夫劣衿律所不宥，苛政亦法所必裁。矫枉势必过正，创法宜防流弊。管见所及，不敢不以上闻。”

从益廉静坦白，遇非理必争，不为权要诎。八年，卒於学政任所。著有奏疏、诗文内外集、公孙龙子注。

张鳞，字小轩，浙江长兴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习国书，授检讨。仁宗临幸翰林院，鳞献诗册，被恩赉。十七年，大考二等，迁赞善。历侍讲、庶子。二十年，选翰林官入直懋勤殿，纂辑秘殿珠林、石渠宝笈，鳞与焉。历侍讲学士、国子监祭酒。二十四年，典江西乡试。寻以斋戒未至斋所，降授太常寺少卿。迁通政使司副使、太仆寺卿。道光元年，命偕太常寺少卿明安泰赴杨村挑验剥船，遂赴东光、卢龙两县讯鞫

京控狱，各论如律；并劾承审官滥刑，巡道徇庇，褫黜有差。三年，转太常寺卿，督安徽学政，擢内阁学士。七年，以继母忧归，服阕，补原官。擢兵部侍郎，督福建学政。十三年，补户部，又调吏部。福建县丞秦师韩控讦总督程祖洛，侍郎赵盛奎偕麟同案鞫，白其诬，师韩遣戍。

麟清廉俭素，杜绝干谒。两为学政，卻陋规，拔寒峻，闽人尤颂之。衡文力矫通榜之习。十五年，典会试，以校阅劳致疾，出闱，卒。福建士民请祀名宦祠。

顾皋，字歆齐，江苏无锡人。嘉庆六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九年，督贵州学政，釐剔弊窦，奏改黎平、开泰学额，士林颂之。超擢国子监司业。二十一年，直懋勤殿，编辑秘殿珠林、石渠宝笈。历翰林院侍读、左右庶子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。典陕甘乡试。二十四年，入直上书房，甚被仁宗眷注。二十五年，扈蹕热河。上升遐之日，御笔擢皋詹事。次日，宣宗即位，执皋手大恸。道光元年，迁内阁学士，擢工部侍郎，兼管钱法堂。二年，调户部。连典顺天、浙江乡试，管理国子监事务。

皋在户部，不为激亢之行，考覈利病，慎稽出纳，不可干以私。尝曰：“学期见诸实用。吾久回翔於文学侍从。及任经世理物之责，未能壹志专虑，以求称职，为自愧耳。”八年，以病乞归。十一年，卒。

沈维鏞，字子彝，浙江嘉兴人。嘉庆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历司业、洗马。与修全唐文、西巡盛典、一统志，入直懋勤殿，纂辑秘殿珠林、石渠宝笈。二十一年，督湖北学政，禁习邪教，以端士风。累迁侍读学士。道光二年，典福建乡试，留学政。疏陈州县私设班馆之弊，请饬严禁，并禁监生充缉捕、催科诸役。四年，迁大理寺少卿。八年，督顺天学政，转太仆

寺卿。任满，迁宗人府丞，署副都御史，寻实授。十二年，督安徽学政，奏请增建寿州考棚，与凤阳分试。濒江水灾，偕疆吏会筹赈抚，士民颂之。维鏞居官廉，屡视学，所至弊绝风清，振拔多知名士，宣宗知之，期满连任。擢工部侍郎。十七年，请回籍营葬，诏予假三月，毋庸开缺，事竣回京。十八年，以耳疾许免职，命病痊以闻。逾年，卒於家。

维鏞学以宋儒为归，谓典章制度与夫声音训诂当宗汉人，而道理则备於程、朱，务为身心有用之学。校刊宋儒诸书以教士，时称其醇谨焉。祀乡贤祠。

朱为弼，字右甫，浙江平湖人。嘉庆十年进士，授兵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道光元年，授御史，迁给事中。疏请整顿京师缉捕，劾仓场覆奏海运仓豆石霉变情形不实，命大臣按鞫，侍郎和桂、张映汉并被谴。又疏陈江苏海口壅塞，浙江上游均受其害，请疏濬太湖下游刘河、吴淞诸水，为一劳永逸之计，如所议行。四年，擢顺天府府丞，迁府尹。有蝗孽，单骑驰视，卻属官供张，曰：“吾为蝗来，乃以我为蝗耶？”六年，复降授府丞。历通政司副使、太常寺卿、宗人府府丞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十三年，擢兵部侍郎，权仓场侍郎，寻实授。

十四年，出为漕运总督。时漕船水手恣横，庐州帮在东昌械斗，伤毙多命，下为弼查办，疏言：“漕督例随帮尾，在前者无从遥制。请责成押运官并会同地方官拏办。”并定头舵十家联保，举发徇隐赏惩之法，奏陈剔弊速漕章程八事，下所司议行。十五年，以病乞免，允之。二十年，卒。

为弼精掣金石之学，佐阮元纂钟鼎彝器款识，所著有蕉声馆诗文集。

程恩泽，字春海，安徽歙县人。父昌期，乾隆四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，累官至侍讲学士，直上书房。恩泽勤学嗜奇，受

经於江都凌廷堪，廷堪勸之曰：“学必天人并至，博而能精，所成乃大。”嘉庆十六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元年，入直南书房，宣宗曰：“汝父兰翘先生昔年在上书房，朕敬其品学。汝之声名，亦所深悉，宜更守素行。”典试四川。三年，督贵州学政，劝民育栗蚕，其利大行。重刊岳珂五经以训士。郑珍有异才，特优异之，饷以学，卒为硕儒。六年，调湖南学政。任满回京，洊擢国子监祭酒。命充春秋左传纂修官，推本贾、服，不守杜氏一家之言。母忧归。十一年，服阕，仍直南书房。未补官，特命典试广东。知南海曾钊名，冀得之。钊未与试，榜发，大失望。所得多知名士。改直上书房，授惠亲王读。迁内阁学士。十四年，授工部侍郎，调户部。以部务繁，罢直书房。十七年，卒，上甚惜之，优诏赐恤，赐其子德威举人。

恩泽博闻强识，於六艺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，天象、地舆、壬遁、太乙、脉经莫不穷究。谓近人治算，由九章以通四元，可谓发明绝学，而仪器则罕传，欲修复古仪器而未果。诗古文辞皆深雅。时乾、嘉宿儒多徂谢，惟大学士阮元为士林尊仰，恩泽名位亚於元，为足继之。所欲著书多未成，惟国策地名考二十卷、诗文集十卷传於世。

吴杰，字梅梁，浙江会稽人。少能文，为阮元所知。以拔贡生应天津召试，二等，充文颖馆膳录，书成，授昌化教谕。嘉庆十九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。道光二年，督四川学政，疏请以唐陆贄从祀文庙，下部议行。迁给事中，出为湖南岳常澧道，历贵州按察使、顺天府丞。

十三年，川南叛夷犯边，师久无功，杰疏言：“川夷作乱，提督桂涵连战克捷，生擒首逆，清溪近边遂无夷。杨芳继任，用兵之区仅攏边一处，夷寇不过数部落，当易获胜。惟夷巢跬

步皆山，夏令河水盛涨，徒涉尤难。杨芳自抵瓘边，顿兵三月。臣思其故，必逆夷退伏老巢，水潦既降，不易深入。杨芳不敢以军情入告，但称督兵进剿，实皆游移观望之辞。旷日持久，边事所关非细，请敕总督鄂山体察确奏，毋得徇隐。”

又疏言：“驭夷长策，当先剿后抚。未剿遽抚，良莠不分。兵至，相率归诚；兵退，复出焚掠。层峦叠嶂，我师转运为艰。夷族因利伺隙，倏起倏伏，使我猝不及防。国家既厚集兵力，自当扫穴犁庭，除恶务尽，使诸夷望风震慑，一劳永逸。自古驭夷之法，讨伐易而安抚难。善后之举，至要者二：一曰除内奸。游手无业之徒，潜居夷地，为之谋主，教以掠人勒赎，聚众焚杀，及避火器敌官军之策。夷悍而愚，得之乃如虎傅翼，必应名捕，尽法惩治。良民亦驱使回籍，毋任逗留异域；宣谕土司，不得容留汉民；营伍逻诘，绝其潜入之路，则奸人无繇孳煽矣。一曰分疆界。夷族愚情，不谙农事，汉民租地，耕作有年，既渐辟磽鹵为膏腴，群夷涎其收穫，复思夺归，构衅之原，不外於此。今当勘丈清釐，凡汉民屯种夷地，强占者勒令退还，佃种者悉令赎归。无主之田，垦荒已久，聚成村落，未便迁移，画为汉界，禁其再行侵占，庶争端永息。”又奏：“越嵩 设抚民通判，止治汉民，而熟夷皆受治土司，通判无专责，且营伍非其所辖，呼应不灵，每以细故酿为大衅。请改为抚夷通判，千把总以下皆受节制。”疏上，下鄂山议行。

迁内阁学士。十五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连典顺天乡试及会试。十六年，卒。

论曰：宣宗最重文学廉谨之臣，辛从益直言献纳，张鳞廉介绝俗，沈维鏞服膺理学，程恩泽博物冠时，皆负清望。顾皋、朱为弼、吴杰并以雅材回翔卿贰，亦足纪焉。

列传一百六十四

鲍桂星 顾莼 吴孝铭 陈鸿 鄂木顺额 徐法绩

鲍桂星，字双五，安徽歙县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中允。九年，典试河南，留学政。十三年，典试江西。十五年，督湖北学政。累迁至内阁学士。十八年，任满，既受代，闻林清之变，疏陈十事，急驰至京，仁宗嘉之，曰：“汝所奏已次第施行矣。”擢工部侍郎，充武英殿总裁。桂星性质直，勇於任事。十九年，疏陈刊书及校勘事宜。又劾提调刘荣黼等不职，命王大臣按之。荣黼面许桂星曾言满总裁熙昌所校，不过偏旁点画，修改徒延时日；且言近日有旨，旗人不足恃，故督抚多用汉人。上闻之，怒，命传询。桂星对闻自侍郎周兆基，且言在部与满员共事，多有徇私背公，而兆基不承；又指同官熙昌及庆溥嘱托部事，两人亦不承。以任性妄言，下部严议，诏斥桂星指许庆溥、熙昌嘱托无据，其咎小；妄言朝廷轻满洲重汉人，乱政之大者：革职，不准回籍，令在京闭门思过，责五城御史严察；如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词，从重治罪。越五年，上意解，复官编修。宣宗即位，召对，谕曰：“汝昔所劾，今已罢斥。”擢侍讲，又擢通政司副使，意颇乡用。道光四年，擢詹事。未几，卒。

桂星少从同县吴定学，后师姚鼐，诗古文并有法，著有进奉文及诗集，又尝用司空图说辑唐诗品。

顾莼，字南雅，江苏吴县人。嘉庆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

授编修。十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读。督云南学政，道经河南，见吏多贪墨，奸民充斥，密疏陈谓不早根治，恐酿巨患。仁宗问枢臣，枢臣微其事，不以为意，明年遂有滑县之乱。在云南，课士严而有恩，以正心术端行谊为首，次治经史、辨文体。按试所至，闻贤士必礼遇之，士风丕振。任满，充日讲官。二十五年，迁侍讲学士。值宣宗初政，疏请停捐例。再疏陈崇君德、正人心、飭官方三事。上召对，嘉纳其言。故事，大臣子弟不得充军机章京，时值考选，许一体与试。莼谓贵介不宜与闻枢要，请收回成命。事寻止。

左都御史松筠出为热河都统，莼上疏，谓松筠正人，宜留置左右，失上意，降编修，九岁不调。先是嘉庆中莼在史馆，撰和珅传，及进御，经他人窜改，和珅曾数因事被高宗诘责，并未载入传。仁宗怒其失实，严诏诘问。大臣以莼原稿进，仁宗深是之，而夺窜改者官。宣宗一日阅实录至此事，嘉莼直笔，因言前保留松筠，必非阿私，特擢莼右中允。未一岁，复侍讲学士原职。

时回疆张格尔乱甫定，莼疏：“请於喀什噶尔沿边增重兵，以控制安集延，杜回人窥伺；又其地密迩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，皆有水草可耕牧，宜募民屯田，为战守备。更请慎选大臣，无分满、汉，务得读书知大体有方略者任之，而以廉静明信能拊循民、回者为之佐，庶可永永无事。”

道光十一年，迁通政司副使。湖南北、江南、江西、浙江大水，莼疏言：“饥民与盐梟纠合易生事，盐梟不尽去，终为巨患。缓治之则养祸深，急治之则召祸速，欲禁其妄行，必先谋其生路。现两淮盐场漂没，三江、两湖势必仰给芦、粤之盐，宜听民往贩，随时纳课，收课后，不问所之，俟盐产盛，丁力纾，即令课归丁，不限疆域。”事下所司，格未行。

莼性严正，尚气节，晚益负时望，从游者众，类能砥励自立，滇士尤归之，其秀异者至京师多就问业焉。十三年，卒。

吴孝铭，字伯新，江苏阳湖人。嘉庆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工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。十八年，林清之乱甫定，大军会攻滑县，孝铭从大臣行，参军事。累迁郎中。道光中，回疆用兵，首逆张格尔潜遁未获，议者欲以克复四城，分封回部酋长。孝铭密言於枢臣曰：“是可行於乾隆时，不可行於今日，行之边患且益甚。”议中止。张格尔旋就俘，赐花翎。

濒年大水，江、浙、两湖被灾尤数，承回疆兵事后，度支大绌。户部拟议，宗室日以蕃衍，衣食悉仰之官，耗财之大者，请自系出世祖以上子孙皆改为觉罗，为觉罗者以次递革。孝铭曰：“兹事当密陈，不宜显言。法当缓更，不宜骤易。宗室久受恩养，一旦降爵减粮令下即大困，因而呼籥，朝廷不得已，将必复之，是良法美意终於不行也。”部臣是其言，即使草奏上之。历鸿胪寺少卿、光禄寺少卿、通政司参议、顺天府丞，仍留直军机处。十四年，擢太仆寺卿，再迁宗人府丞。

孝铭前后在枢廷二十馀年，练於掌故，持议悉合机宜；屡膺文衡，有公明称。母忧，以毁致疾，服阕，至京。寻乞病归，卒於家。

陈鸿，字午桥，浙江钱塘人。嘉庆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，刚直有声。典试山西还，力陈驿站烦扰，请申定例，肃邮政。二十五年，疏陈浙江水利，略曰：“杭城地当省会，用上下两塘之水，溉仁和、钱塘、海宁之田数万馀顷。源出西湖，近废不治。水淤葑积，塘河津耗，夏旱少雨，上塘枯涸，菑害尤剧。海宁长安镇号产米之乡，许村黄湾场为产盐之地，杭、嘉、湖、宁、绍诸郡赖是挽运。拟请仿江苏浚吴淞例，归民间按亩出费，并饬疆臣躬履属境，凡堤塘垅坝，悉复

旧制，俾农田旱潦有备。”又请：“北省多辟水田，兼收秔稻之利，庶使畿辅为沃野，无凶年。”皆被采纳。道光初年，疏陈浙鹺不纲，请裁盐政，归巡抚兼理，令整顿缉私，严禁掣规重斤科派供应诸弊，如议行。纠劾工部弊窦最多，不避权贵。迁给事中。

二年，奉命稽察银库，其妻固贤明，曰：“今而后可送妾辈归矣！”惊问之，曰：“银库美差也，苟为所染，昵君者麇至。祸且不测，妾不忍见君菜市也。”鸿指天自誓，禁绝赂遗。中庭已列花数盆，急挥去，堕地盆碎，中有藏镪，益耸惧。遂奏库衡年久铁陷，请敕工部选精铁易之。送库日，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库员较验，然后启用。禁挪压饷银、空白出纳及劈鞘诸弊。库吏百计餽之，不动。复请户部逐月移送收银总簿，别立放银簿，钤用印信，以资考覈。先是御史赵佩湘驭吏严，其死也，论者疑其中毒。鸿莅库，勺水不敢饮。出督云南学政，奏革陋规，严束书吏，弊风顿革。迁通政司参议，卒於官。

鄂木顺额，字复亭，钮祜禄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父明安泰，江苏按察使。鄂木顺额，嘉庆二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迁右庶子。道光四年，大考一等，擢翰林院侍讲学士，迁少詹事。扈从东巡，命分视御道，内监前驱者多率意驰践，鄂木顺额执而鞭之，则愬於御前。召问，鄂木顺额对曰：“关外地与关内异，先驱蹂践则路坏，虑惊乘舆。且御道非大驾不得行，臣不敢不执法。”上韪之。命为湖南学政，以在母忧，引礼力辞。服阕，督安徽学政，迁光禄寺卿。十一年，大雨江溢，学政驻当涂，鄂木顺额捐廉以赈，督守令劝捐，士民踊跃。知县赵汝和尽心民事，而戇直忤大吏，调为乡试同考官。鄂木顺额坚留治赈，事得办，后上闻。宣宗以为贤，期满留任，迁大理寺卿。十二年，乡试，往江宁考录遗才，卒於试院。

鄂木顺额以气节自励，在满洲京僚中称最。大学士松筠尤重之，曰：“君光明挺直，行且大用，原自爱。”为英和门下士，在翰林，非有故不通谒。及英和谪戍，独送至数十里外。英和太息曰：“吾愧不知人，平日何曾好待君耶？”尝谒掌院学士玉麟，阍人弗为通，怒叱曰：“英相国获罪，即若曹为之，奈何犹不知傲！”翼日，玉麟自往谢。

徐法绩，字熙庵，陕西泾阳人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以亲老归养，家居十年。道光九年，迁御史，谓谏臣当识大体，不宜毛举细故渎上听，致久浸生厌。疏陈求人才、捐文法、重守令、绳贪墨四事。会直隶、河南地震成灾，劾罢监司不职者二人。迁给事中，稽察银库，无所染。十二年，分校会试，同官与吏乘隙为奸，匿云南饷银，法绩出闱亟按之，谋始沮。典试湖南，其副病歿，独专校阅，遍搜遗卷，拔取多知名士，而得於遗卷者六人，大学士左宗棠其首也。以荐赴东河，学习河工，周历两岸，详询利弊，著录为东河要略一篇。十四年，迁太常寺少卿。寻以病乞归，逾二年卒。

论曰：鲍桂星、顾莛以鲠直获谴，卒见谅於明主，莛之建白，尤卓卓矣。吴孝铭通达政体，鄂木顺额朴诚持正，陈鸿、徐法绩清操相继，冀挽颓风，而库藏大狱，卒发於十数年之间，甚矣实心除弊之罕覩其人也！

列传一百六十五

黄爵滋 金应麟 陈庆镛 苏廷魁 朱琦

黄爵滋，字树斋，江西宜黄人。道光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、给事中。以直谏负时望，遇事锋发，无所回避，言屡被采纳。十五年，特擢鸿胪寺卿。诏以爵滋及科道中冯赞勋、金应麟、曾望颜诸人均敢言，故特加擢任，风励言官，开忠谏之路，勉其勿因骤得升阶，即图保位，并以诤诫臣工焉。寻疏陈察天道，广言路，储将才，制匪民，整饬京城营卫，申严外夷防禁六事，又陈漕、河积弊，均下议行。

时英吉利船舰屡至闽、浙、江南、山东洋面游奕，测绘山川地图。爵滋疏言：“外国不可尽以恩抚，而沿海无备可危。”十八年，上禁烟议疏曰：“窃见近年银价递增，每银一两，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，非耗银於内地，实漏银於外洋也。盖自鸦片流入中国，道光三年以前，每岁漏银数百万两，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。嗣后上自官府搢绅，下至工商优隶，以及妇女僧道，随在吸食。粤省奸商勾通兵弁，用扒龙、快蟹等船，运银出洋，运烟入口。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，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；十一年至十四年，岁漏银二千馀万两；十四年至今，渐漏至三千万之多；福建、浙江、山东、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。以中土有用之财，填海外无穷之壑，易此害人之物，渐成病国之忧，年复一年，不知伊於胡底。各省州县地丁钱粮，徵钱为多，及办奏销，以钱为银，前此多有赢馀，今则无不赔

贴。各省盐商卖盐得钱，交课用银，昔之争为利藪者，今则视为畏途。若再数年，银价愈贵，奏销如何能办？积课如何能清？设有不测之用，又如何能支？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，而未知所以禁也。夫耗银之多，由於贩烟之盛；贩烟之盛，由於食烟之众。无吸食自无兴贩，无兴贩则外洋之烟自不来矣。宜先重治吸食，臣请皇上准给一年期限戒烟，虽至深之癮，未有不能断绝者。至一年仍然服食，是不奉法之乱民，加之重刑不足恤。旧例吸烟罪止枷杖，其不指出兴贩者，罪止杖一百、徒三年，俱系活罪。断癮之苦，甚於枷杖与徒，故不肯断绝。若罪以死论，临刑之惨急，苦於断癮之苟延，臣知其原死於家而不原死於市。况我皇上雷霆之威，赫然震怒，虽愚顽沉溺之久，自足以发聋振聩。皇上之旨严，则奉法之吏肃，犯法之人畏。一年之内，尚未用刑，十已戒其八九。已食者藉国法以保馀生，未食者因炯戒以全身命，止辟之大权，即好生之盛德也。伏请飭谕各督抚严行清查保甲，初先晓谕，定於一年后取具五家互结，准令举发，给予优奖。倘有容隐，本犯照新例处死，互结之家照例治罪。通都大邑，往来客商，责成店铺，如有容留食烟之人，照窝藏匪类治罪。文武大小各官，照常人加等，子孙不准考试。官亲幕友家丁，除本犯治罪外，本管官严加议处。满、汉官兵，照地方官保甲办理；管辖失察之人，照地方官办理。庶几军民一体，上下肃清，漏卮可塞，银价不至再昂，然后讲求理财之方，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。”疏上，上深韪之，下疆臣各抒所见，速议章程。

先是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疏言，烟禁虽严，闭关不可，徒法不行，请仍用旧制纳税，以货易货，不得用银购买，吸食罪名，专重官员、士子、兵丁，时皆谓非政体。爵滋劾乃济，罢其职，连擢爵滋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、礼部侍郎，调刑部。十

九年，廷臣议定贩烟、吸烟罪名新例，略如爵滋所请。

林则徐至粤，尽焚趸船存烟，议外国人贩烟罪。英领事义律不就约束，兵衅遂开。二十年，命爵滋偕左都御史祁俊藻赴福建查办禁烟，与总督邓廷桢筹备海防。洎英兵来犯，廷桢屡挫敌於厦门，上疑之。爵滋与俊藻方至浙江按事，复命赴福建察奏。疏陈：“廷桢所奏不诬；定海不可不速复；水师有专门之技，宜破格用人。”具言战守方略。又言浙江为闽、粤之心腹，与江苏为唇齿，请飭伊里布不可偏听琦善，信敌必退。及回京，复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，宜竟与绝市，募兵节饷，为持久计，以海防图进。既而琦善在粤议抚不得要领，连岁命将出师，广东、浙江皆不利。二十二年，英兵由海入江，乃定和议於江宁，烟禁自此弛矣。寻丁父忧去官。

爵滋为御史时，稽察户部银库，尝疏言库丁轻收亏帑之弊。二十三年，银库亏空九百万两事发，追论管库、查库诸臣，罪皆褫职责赔，赔既足，次第予官。爵滋以员外郎候补，病足家居，上犹时问其何在。三十年，至京，会上崩，遂不出。逾三年，卒。

爵滋以诗名，喜交游，每夜闭阁草奏，日骑出，遍视诸故人名士，饮酒赋诗，意气豪甚。及创议禁烟，始终主战，一时以为清流眉目。所著奏议、诗文集行於世。

金应麟，字亚伯，浙江钱塘人。以举人入赀为中书。道光六年，成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总办秋审，先后从大臣谳狱四川、湖北、山西。累擢郎中，改御史，迁给事中。疏请修改刑例，於斗殴、报盗、劫囚、诬告、私铸、服舍违式、断罪引律、奴婢殴主、故禁故勘平人、应捕人追捕罪人、犯罪存留养亲、官司出入人罪、徒流迁徙地方、外省驻防逃人，逐条论列，多被采取改定；又论铜船恣横不法及驿站扰累诸弊，并下各省督抚

禁革。先后封事数十上，劾疆臣琦善、河臣吴邦庆尤为时称。宣宗嘉其敢言，擢太常寺少卿。遭忧归，服阕，授鸿胪寺卿。疏论水师废弛，漕政颓紊。十九年，出为直隶按察使，鞫护理长芦盐运使杨成业等得赃狱，论遣戍，前运使陈崇礼等并罢议。寻召为大理寺少卿。

二十二年，疏言：“海疆诸臣欺罔，其故由於爵禄之念重，而趋避之计工。欲破其欺，是在乾断。资格不可拘，嫌疑不必避，旧过不妨宥，重赏不宜惜。近顷长江海口镇兵足守，而敌船深入，逃溃时间。竭亿万氓庶之脂膏。保一二庸臣之躯命。议者诿谓无人无兵无饷无械。窃以无人当求，无兵当练，无饷械亦当计度固有，多则持重，少则用谋，作三军之气，定边疆之危，在皇上假以事权，与任事者运用一心而已。”复疏进预计度支图、火器图、筹海战方略甚悉。二十三年，以亲老乞归省，不复出。著有廌华堂奏议及骈体文。

陈庆镛，字颂南，福建晋江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户部主事，迁员外郎，授御史。二十三年，海疆债事，获罪诸臣浸复起用。

庆镛上疏论刑赏失措，曰：“行政之要，莫大於刑赏。刑赏之权，操之於君，喻之於民，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。大学论平天下之道，在於絜矩。矩者何，民之好恶是已。海疆多事以来，自总督、将军以至州县丞倅，禽骇兽奔。皇上赫然震怒，失律之罪，法有莫追。於是辱国之将军奕山、奕经，参赞文蔚，总督牛鉴，提督余步云，先后就逮，步云伏法。血气之伦，罔不拊手称快，谓国法前虽未伸於琦善，今犹伸於余步云。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。邸报既传，人情震骇，犹解之曰：‘古圣王之待罪人，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。’皇上之於琦善，殆其类是，而今且以三品顶戴用为热河都统矣，且用奕经为叶

尔羌帮办大臣，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。琦善於战事方始，首先示弱，以惰军心，海内糜烂，至於此极。既罢斥终身不齿，犹恐不足履民心而作士气。奕经之罪，虽较琦善稍减，文蔚之罪，较奕经又减。然皇上命将出师，若何慎重。奕经顿兵半载，曾未身历行间，骋其虚僞之气，自诡一鼓而复三城；卒之机事不密，贻笑敌人，覆军杀将，一败不支。此不待别科骚扰供亿、招权纳贿之罪，而已不可胜诛。臣亦知奕经为高宗纯皇帝之裔，皇上亲亲睦族，不忍遽加显戮。然即幸邀宽典，亦当禁锢终身，无为天潢宗室羞，岂图收禁未及三月，辄复弃瑕录用？且此数人者，皇上特未知其见恶於民之深耳。倘俯采舆论，孰不切齿琦善为罪魁，谁不疾首於奕山、奕经、牛鉴、文蔚，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？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。侧闻琦善意侈体汰，跋扈如常，叶尔羌之行，本属快快；今果未及出关，即蒙召还。热河密迩神京，有识无识，莫不抚膺太息，以为皇上乡用琦善之意，尚不止此。万一有事，则荧惑圣聪者，必仍系斯人。履霜坚冰，深可慎惧。顷者御试翰詹，以‘烹阿封即墨’命题，而今兹刑赏顾如此，臣未知皇上所谓阿者何人？即墨者何人？假如圣意高深，偶或差忒，而以即墨为阿，阿为即墨，将毋誉之毁之者有以淆乱是非耶？所望皇上立奋天威，收回成命，体大学絜矩之旨，鉴盈廷毁誉之真，国法稍伸，民心可慰。”疏上，宣宗嘉之，谕曰：“朕无知人之明，以致琦善、奕经、文蔚诸人丧师失律，惟有反躬自责，不欲诿罪臣工。今该御史请收回成命，朕非文过饰非之君，岂肯回护？”复革琦善等职，令闭门思过。於是直声震海内。

二十五年，迁给事中，巡视东城，以事诿吏议，左迁光禄寺署正。二十六年，乞归。文宗即位，以大学士朱凤标荐，复授御史，蹶而再起，气不少挠，叠上疏多关大计。自粤匪起，

福建群盗蠢动，蔓延泉、漳、兴、永诸郡。咸丰三年，庆镛疏陈利害，命回籍治团练。惠安妖妇邱氏煽乱，侦获置诸法，赐花翎。俄以病请开缺。七年，逆匪林俊纠莆阳、仙游、永春、南安群贼犯泉州，庆镛激厉士民固守，贼攻围数日而退。论功，以道员候选。八年，卒於泉州，赠光禄寺卿，赐祭葬，廕一子知县，祀乡贤祠。

庆镛精研汉学，而制行则服膺宋儒，文辞朴茂，著有籀经堂文集、三家诗考、说文释、古籀考等书。

苏廷魁，字赓堂，广东高要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二十二年，迁御史。海疆兵事方亟，迭上疏论列，请修筑虎门砲台及燕塘墟、大沙河、龟冈诸要隘，以防敌回扰粤，既而和议成。二十三年春，有白气自天西南隅直扫参旗，因灾异上疏数千言，极论时政乖迕，归罪枢臣穆彰阿等，请立罢黜；并下罪己诏，开直谏之路：语多指斥。宣宗览奏动容，嘉其切直，朝野倾望丰采。遭忧去官，服阕，迁给事中。

咸丰元年，上谨始疏，请求宏济之道，执劳谦之义，防骄泰之萌，推诚任贤，慎始图治，选择翰詹为讲官，严取孝廉方正备采用，文宗嘉纳之。赛尚阿出督师，援引内阁侍读穆廕擢五品京堂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。廷魁疏劾其坏旧制，用私亲，超擢太骤，易启幸进之门，请俟赛尚阿还，令回章京本任，诏斥擅预黜陟，犹以素行端方，不之罪。上先隐其名，出疏示赛尚阿，赛尚阿退，饮台垣酒，问：“谁实弹我？”廷魁出席曰：“公负国，某不敢负公。”再以忧归。四年，广东红巾匪起，将犯省城。或献议借外兵，以铺捐为饷精，力争，罢其议。

八年，英法联军踞广州，廷魁与侍郎罗惇衍等倡设团防局，严清野，绝汉奸，招募东莞及三元里、佛山练勇得数万人，声言戒期攻城，敌师出，击斩百馀级。敌始有戒心，稍戢，连艘

北犯，既而天津议和，广东敌兵未退，民益愤，廷魁等请留练局以防土寇。敌谓既媾和何复募勇，且以悬金购领事巴夏礼为责言。议和大臣桂良虑挠成议，奏请撤局。初，艇匪扰广宁，围四会、肇庆，兵疲粮罄，或劝之去，廷魁曰：“予团防大臣也，誓与城为存亡！”会提督昆寿克梧州，以兵来援，城得完。疆臣屡欲上其功，皆固辞。

同治初，以中外大臣荐，授河南开归陈许道，历布政使，擢东河总督。七年，河决茌泽，未夺溜，革职留任，阅三月工竣，复之。逾年，内召，去官，称疾归。光绪四年，卒。

朱琦，字伯韩，广西临桂人。父凤森，嘉庆六年进士，官河南濬县知县，有政声。滑县教匪起，率团练御之，屡破贼，城守卒完。迁河南府通判。歿，祀名宦。

琦，举乡试第一。道光十五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慕同里陈宏谋之为为人，以气节自励。迁御史，值海疆事定，祸机四伏，而上下复习委靡，言路多容默，深以为忧。著名实说，略曰：“天下有乡曲之行，有大人之行。乡曲、大人，其名也，考之其行，而察其有用与否，其实也。世之称者，曰谨厚，曰廉静，曰退让，三者名之至美也，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，非所谓大人者也。大人之职，在於经国家、安社稷，有刚毅之大节，为人主畏惮；有深谋远虑，为天下长计。合则留，不合以义去。身之便安，不暇计也；世之指摘，不敢逃也。今也不然。曰：吾为天下长计，则天下之衅必集於我；吾为人主畏惮，则不能久於其位；不如谨厚、廉静、退让，此三者可以安坐而无患，而名又至美也。夫无患而可久於其位，又有天下美名，士何惮而不争趋於此？故近世所称公卿之贤者，此三者为多矣。当其冠裳，从容正步，趋於廊庙之间，上之人不疑，而非议不加，其沉深不可测也。一旦遇大利害，抢攘无措，钳

口挢舌而莫敢言，而所谓谨厚、廉静、退让，至此举无可举，於是始思向之为人主畏惮而有深谋远虑者，不可得矣。且谨厚、廉静、退让三者，非果无用也。古有负盖世之功而思持其后，挟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终，未尝不斤斤於此，故又於镇薄俗、保晚节。后世无其才而冒其位，安其乐而避其患，假於名之至美，憍然自以为足。是藏身之固，莫便此三者。孔子之所谓鄙夫也，其究乡愿也。是张禹、胡广、赵戒之类也，甚矣其耻也！”於是数上疏切论时务，皆留中不报。时咸推其抗直，称为名御史。

琦以言既不见用，二十六年，告归。越数年，广西群贼蜂起，其言皆验。家居治团练，助守御。贼中梟杰张家祥者，悔罪投诚，当事犹疑之。琦知其忠勇可用，以全家保之，乃受降，改名国樑，卒为名将。琦以守城劳议叙，以道员候选。咸丰六年，再至京师。居两岁，从钦差大臣桂良至江苏，无所遇，王有龄独重之，有龄抚浙，辟赞军事。十一年，粤匪犯杭州，总理团练局。守清波门，城陷，死之。赠太常寺卿，予骑都尉世职，祀昭忠祠。

琦学宗程、朱，诗古文皆有法，著有怡志堂集、台垣奏议。

论曰：禁烟之议，创自黄爵滋，行之操切，而边衅遂开，继之游移而国威愈堕，诚不可以此归咎始议之人。然谋国万全，决胜千里，非恃意气为也。行固维艰，言亦岂易易哉？金应麟同被拔擢，亦始终主战。陈庆镛、苏廷魁、朱琦时称“三直”；合之应麟，又称“四虎”。所言有用有不用，凛凛然有生气，要足以砭顽振懦矣。

列传一百六十六

赵慎畛 卢坤 曾胜 陶澍

赵慎畛，字笛楼，湖南武陵人。为诸生时，学政钱沅器之，曰：“人英也！”嘉庆元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、给事中。条上川、楚善后屯田保甲事宜。巡通州漕，革陋规，廉得杨村通判科索剥船，奏褫其职。湖南学政徐松矜愎失士心，欲附慎畛自固，常列其弟子优等，慎畛列款纠劾罢之。两广总督蒋攸銛荐其才可大用。

十七年，出为广东惠潮嘉道。严治械斗，捕南澳、澄海、潮阳盗甚众；沿海民寮居为逋逃藪，悉编入保甲。逾年，擢广西按察使。天地会匪结党构乱，胁有赏者入其中，慎畛惟严罪匪首，被胁者不坐。广东洋匪投诚后，渐入广西为盗。设水路巡船以护商旅，督守令以捕盗多少为殿最。远郡招解重囚烦费，吏因讳盗，省文法，严举劾，缉捕始力。二十年，迁广东布政使。州县多积亏，展转相承，悉心钩稽，除其纠葛，库储顿增。南海、高要濒河堤防多圯，民苦水患，筹款生息资岁修，屯田五千馀顷。赋重为累，请减粮额，摊抵於沙坦轻则之地。粤俗奢靡，刊发陈宏谋行政训俗遗规，躬行节俭以示劝。

二十三年，擢广西巡抚。习知粤西地势如建瓴，旬日不雨即旱竭，劝民修是塘，造龙骨车，开廕井，设井筒架，皆颁式俾仿行。地连黔、楚，群盗出没，宜山会匪廖五桂、蓝耀青分踞新、旧两墟，纠众分党，伪立名目，勒索殷户，争利相扰，

亲往捕诛之。饬属行保甲，置望楼，练民壮互相守望，县建卡房数十座，府各督属会营巡缉。柳州至省千馀里，设水汛四十三所，终任凡获盗千七百馀人。盗多出於流匪，编客民籍，驱其单身游荡者，矿厂窑榨佣丁皆立册，有保者留，否则逐。故事，梧、浔二关，巡抚例得动用盈馀。慎畛曰：“吾家衣食粗足，身为大臣，取盈将安用之？当为国家布仁泽耳。”乃於桂林设预备仓，增设书院，柳州、庆远、思恩三府皆创设之；缮城濬河，广置栖流所，并取给焉。

道光二年，入覲，宣宗嘉其诚实不欺，温谕褒勉，擢闽浙总督。严申军律，课诸镇营汛勤训练。浙江提督沈添华玩纵，劾罢之。责水师缉海盗，盗多就擒。上游四府多山，客民租山立厂，游匪群聚，遣兵搜山，捕诛其魁。闽安所辖有琅琦岛，居民多为奸利，擒治之，移驻水师，建砲台，遂为省城门户。台湾自来多乱，动烦大兵，慎畛尤以为虑，尽选贤能以治。凤山莠民杨良斌煽众起事，檄巡道孔昭虔、知府孔传穉剿治，未一月而定，不烦一兵渡海。驩玛兰初设治，部议赋则较重，奏减之。民入山伐木，岁供道厂船料，匠首苛敛激变，捕诛首乱，更定采木章程，乃相安。戍兵万四千，更代时皆赴厦门，由提督点验，远者千里，改由各提镇分验，兵困以苏。台湾产米，漳、泉数郡仰给商运，江、浙、天津民无盖藏，米贵辄生乱，於海口稽米船出数，酌丰歉为限制，常留有馀。疏请漳浦明儒黄道周从祀文庙，下廷臣议行。侯官谢金銮、德化郑兼才皆以学行著，素所敬礼，歿而举祀乡贤。又旌表义烈，以振风俗。

五年，调云贵总督。铜矿、盐务积疲，疏陈变通整顿之法。以边防莫便於屯田，方考访形势利便，未及议行而疾作。病中拜疏劾贪黷不职者数十人。未几，遂卒。代者急递追回原疏，滇人惜之。遗疏上，优诏赐恤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文恪，祀名宦、

乡贤祠。

慎畛服膺儒先，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，皆身体力行。好善嫉恶，体恤属僚，训恳切，如师之於弟子。所至於文武官吏，常能识别其才否，人亦乐为之用。所著奏议、从征录、载年录、读书日记、惜日笔记等书及诗文集凡数十卷。

卢坤，字厚山，顺天涿州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兵部主事，洊迁郎中。扈随木兰，校射，赐花翎。十八年，出为湖南粮储道，丁本生父母忧，服阕，历广东惠潮嘉道、山东兖沂曹济道、湖北按察使、甘肃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，护理陕西巡抚。二年，擢广东巡抚，未之任，调陕西。议者谓南山老林易藪奸，不宜开垦。坤历陈汉、蜀、唐、宋史事，及汉李翕郾阁颂，以徵垦治之利；专任严如煜，假以便宜，垦务大兴。勘修南山各属城工，汉江堤岸，筑坝濬淤，审度形势，移驻文武，增改官制。又修复咸宁、长安、泾阳、盩厔、岐山、宝鸡、华州、榆林河渠水利，筹补榆林、绥德两属常平仓穀，劝民捐建社仓。疏陈：“察吏之要，不独亲民，官贪廉为民身家所系，其勤惰、明昧、宽严，皆关民生休戚。”宣宗深韪之。五年，以母忧去官。

六年，回疆用兵，特起驻肃州，偕总督鄂山治转饷。以托古逊为运粮首站，自乌鲁木齐至阿克苏，置三十二站，大兵五万馀，日需粮五百石，每站备驼五百有奇，由山西、陕西采购；又蒙古阿拉善部进驼千，乌里雅苏台调拨官驼四千。疏请军需从宽筹备；兵丁量增口粮；给皮衣皮帽，以御寒；出口驼马刍秣；时给买补缺额营马，预备续调；监造军械务期坚实；拨运陕省制钱，平市价；添设台站夫马；雇用车辆，定例价；招募护台民丁；后路粮台亦添兵守护；凡十一事，并如议行。回疆平，加太子少保。及张格尔就擒，赐头品顶戴。服阕，授山东

巡抚，调山西。八年，裁撤肃州军局。始抵任，寻调广东巡抚。

十年，又调江苏，未至，擢湖广总督。两湖鹺务，狃於封轮之例，道光初议散轮，七年复因加价，仍改封轮，引滞商疲。坤至，疏请实行散轮，建盐仓於汉岸，俾商船源源揽运。寻量减售价，以销楚岸积盐。设塘角总卡，按船编号，以杜内私外私之弊。复湖南永兴粤盐定额，以保淮纲。湖北水灾，请免米税，借帑十万两，购川米平糶。疏调前两淮盐运使王凤生综理水利，择要疏濬河道，修筑堤堰，皆以次举行。

十二年，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，粤瑶应之，湖南提督海凌阿及副将、游击等皆战歿，坤亲往督师，密陈湖北提督罗思举能办贼。时桂阳、常德诸瑶蜂起应贼，常德水师、荆州驻防兵皆不习山战，坤至，悉罢之，改调镇筴苗疆兵，分屯要隘，坚壁清野，与贼相持。俟两湖兵大集，贵州提督余步云、云南副将曾胜亦率军至，乘雷雨袭击洋泉街。罗思举督诸将昼夜环攻，毙贼数千，破其巢，擒金龙子女及头目数百人。金龙乘间逸，为乱军所斫，获其尸及剑印木偶诸物。捷闻，赐双眼花翎，世袭一等轻车都尉。尚书禧恩、将军瑚松额方奉命视师，未至，贼已平。粤瑶赵青仔纠众数千入楚界，声言为金龙复仇，连败之於濠江、银江，擒青仔磔於市。广东连山黄瓜寨瑶犹猖獗，两广总督李鸿宾剿治不力，以罪逮，调坤代之。偕禧恩等先后往督诸将进剿，瑶疆悉平。合疏陈两省善后事宜，改移文武官制驻所，并允行。

十三年，越南盗陈加海结边地游民啸聚狗头山，潜入内洋，遣水师击沉八船，擒加海诛之。寻越南内讷，慎固边防，拒其请兵，诏嘉得大体。

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，要乞推广通商，坤依故事停其贸易。领事律劳卑挟二船入虎门，砲击不退，且以砲拒，进泊黄埔。

坤设方略扼其归路，断其接济，集水陆师临以兵威，律劳卑穷蹙，引罪求去。澳门洋商代请命，坤持之良久，乃驱之出口。疏闻，诏嘉奖，先夺官衔、花翎并复之。於是严海防，勤训练，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，与沙角、大角相联络。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砲台，以资保障，夷情敛慑。坤久任封圻，所 皆有名绩，宣宗深倚之。十五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师、兵部尚书，从优恤，谥文肃。子端黼，袭世职。

曾胜，广西马平人。以行伍从剿湖南苗匪、川、楚教匪，积功至都司。累迁云南参将，以计擒泉渠徐黑二及宣威小梁山匪首，为时称。迁维西协副将。瑶匪赵金龙之乱，率师会剿，擢湖南永州镇总兵，歼金龙，及擒粤瑶赵青仔，战皆力。寻赴广东剿连山瑶，迭战大拱桥、分水岭、砲台山、火烧坪、军僚里、大厓冲、上坭园。瑶平，论功最，加提督衔，赐号瑚尔察图巴图鲁，予云骑尉世职。调南韶连镇，擢广东陆路提督。当英吉利兵船入内河，水师提督李增堦不能阻，胜献策，以巨船载石沉塞海口老洲冈隘道，聚草船数百横内河，备火攻，胜率兵临之，英领事律劳卑悚惧听令，事乃定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谥勤勇。

陶澍，字云汀，湖南安化人。嘉庆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、给事中。疏劾吏部重签，河工冒滥，及外省吏治积弊。巡中城，决滞狱八百有奇。巡南漕，革陋规，请濬京口运河。二十四年，出为川东道，日坐堂皇，剖决狱讼如流。请减盐价，私绝课增。总督蒋攸銛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。历山西按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。

道光三年，就擢巡抚。安徽库款，五次清查，未得要领。澍自为藩司时，钩覈档案，分别应劾、应偿、应豁，於是三十馀年之纠葛，豁然一清。严交代，禁流摊，裁捐款，至是奏定

章程，俾有司释累，得专力治民。濒江水灾，购米十万石，劝捐数十万金，赈务覈实，灾民赖之无失所。治寿州城西湖、凤台蕉冈湖、凤阳花源湖；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，并开引河，导之入淮。淮水所经，劝民修是束水，保障农田。各县设丰备仓於乡村，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，不经吏役，不减糶，不出易，不假贷，岁歉备赈，乐岁再捐，略如社仓法而去其弊。创辑安徽通志，旌表忠孝节烈以励风俗。

五年，调江苏。先是洪泽湖决，漕运梗阻，协办大学士英和陈海运策，而中外纷议挠之。澍毅然以身任，奏请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五府州漕粮百六十馀万石归海运，亲赴上海，筹雇商船，体恤商艰，群情踊跃。六年春，开兑，至夏全抵天津，无一漂损者，验米色率莹洁，过河运数倍。商船回空，载豆而南，两次得值船馀耗米十馀万石，发部帑收买，由漕项协济天津、通仓之用，及调剂旗丁，尚节省银米各十馀万。事竣，优诏褒美，赐花翎。明年，遂偕总督蒋攸銛合疏陈海运章程八条，冀垂令甲，永纾漕累，格於部议，未果行。又以绅衿包完漕米，横索陋规，为漕务之害，奏请惩办。学政辛从益意不合，争之。澍复疏言：“陋规日增，势必取偿小民。若预计有司不减浮收，置陋规於不问，非釜底抽薪之计。”仍执前议，治包抗从严焉。

江苏频遭水患，由太湖水泄不畅。疏言：“太湖尾闾在吴淞江及刘河、白茆河，而以吴淞江为最要。治吴淞以通海口为最要。”於是以海运节省银二十馀万兴工，择贤任事，至八年工竣。又以江以南运道，徒阳运河最易淤阻，而练湖为其上游，孟渎为其旁支。澍自巡漕时，条奏利害，至是先濬徒阳河，将以次举刘河、白茆、练湖、孟渎诸工。后在总督任，与巡抚林则徐合力悉加疏濬，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，语详则徐传。

十年，以捕获户部私造假照要犯，加太子少保銜，署两江

总督，寻实授。时淮盐败坏，商困课绌，岌岌不可终日。澍疏陈积弊，请大删浮费，以为补救。议者多主改法课归场灶，命尚书王鼎、侍郎宝兴赴江南查议。澍谓除弊即以兴利，无事轻改旧制，偕鼎等合疏牖陈利害，条上十五事。鼎等复请裁盐政归总督管理，报可。澍受事，缴还盐政养廉五千两，裁减衙门陋规十六万两有奇，凡淮南之窝价，淮北之坝槓，两淮之岸费，分别减除，岁计数百万两，分设内外二库，正款贮内库，杂项贮外库，杜绝挪垫。革总商以除把持，散轮规以免淹滞，禁粮船回空带芦盐，及商船借官行私，令行禁止，弊肃风清。淮北尤疲累，先借款官督商运，继仿山东、浙江票引兼行之法，於海州所属中正、板浦、临兴三场择要隘设局给票，注明斤数运地，无票越境以私论。仍留暢销之岸，江运八州县、湖运十一州县，归商运。十二年，奏准开办，越半岁，溢销逾额，复推广於江运、湖运各岸，减价裁费，商贩争趋，而窝商蠹吏、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，群议沸腾。言官摭浮言，屡事弹劾，赖宣宗鉴其忠诚，倚畀愈专。屡请复盐政专职，皆不许，澍益感奋，力排众议，毅然持之，卒获成效。道光元年至十年，淮南行六纲，淮北仅行三纲。澍承极弊之后，自十一年至十七年，淮南已完六纲有馀，淮北率一岁行两纲之盐，尽完从前滞欠，且割淮南悬引，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馀万两，库贮实存三百馀万两。两届京察，并被褒奖优叙。晚年将推淮北之法於淮南，已病风痺，未竟其施，然天下皆知票盐减价敌私，为正本清源之计。后咸丰中乃卒行之。十九年，卒。遗疏上，优诏軫惜，称其“实心任事，不避嫌怨”，晋赠太子太保，依尚书例赐恤，赐其子栻主事，谥文毅。祝名宦祠，於海州建专祠。

澍见义勇为，胸无城府。用人能尽其长，所拔取多至方面

节钺有名。在江南治河、治漕、治盐，并赖王凤生、俞德源、姚莹、黄冕诸人之力。左宗棠、胡林翼皆识之未遇，结为婚姻，后俱为名臣。所著奏议、诗文集、蜀轡日记、陶桓公年谱、陶渊明诗辑注并行世。

论曰：赵慎畛学有本源，察吏治民，严而能恕，所至政无不举。卢坤治回疆军需，平湖南瑶，馭广东夷商，皆有殊绩。陶澍治水利、漕运、盐政，垂百年之利，为屏为翰，庶无媿焉。道光中年后，海内多事，诸臣并已徂谢，遂无以纾朝廷南顾之忧。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，其信然哉！

列传一百六十七

陈若霖 戴三锡 孙尔准 程祖洛 马济胜 裕泰 贺长龄

陈若霖，字宗觐，福建闽县人。乾隆五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束鹿县民王洪中为人聚殴，讼不得直，自经死。若霖鞫得其实，被议叙。秩满当外用，仍留部。数从大臣赴各省谳狱，以宽恕称。嘉庆十三年，出为四川盐茶道，擢山东按察使。调广东，署布政使，以佐总督百龄平海盗，赐花翎。调湖北，复调四川，就迁布政使。二十年，擢云南巡抚。水尾土州目黄金珠结内地奸民，杀副州目李文政，掠其家，鞫实，置於法。

历广东、河南、浙江巡抚。浙省南北新关科罚无度，限以半正额为止，恤商而课裕。修萧山新庙堤，建盘头以御潮。次年，新林塘圯，亲往勘，疏言：“新林塘旧为险工，今距海日远，塘以外为灶地，外复为牧地，中有马塘，足为新林屏蔽，宜补筑以遏潮汐。疏通灶地各沟洫，引入牧地之莫家等湾以排泄之，即以灶地之土培护新林堤基。西筑横塘以御江水。责令灶牧各户及萧山、山阴、会稽三县，分别修筑。”又奏修会稽、上虞等县塘堤，并如议行。二十四年，擢湖广总督。湖南凤凰等屯丁额多为官占，失业者众，悉清釐发还徵租。官入苗寨多婪索，或冒名诈财，严禁之。又以屯地磽瘠租额重，为奏减苗租二万馀石，免逋赋七万馀石，苗民感之。

道光二年，调四川。中江覃万典、犍为道士萧来修等假神

惑众，捕诛首犯，不坐株连。九姓长官司不谙吏治，奏请考试，狱讼别由泸州及州判兼理。四年，召授工部尚书，调刑部，兼管顺天府尹事。文安县地形如釜底，自道光初堤防冲决，积水不能耕种，议请急行修筑。七年，命勘湖北京山黄家陵堤工，疏言：“下游灾民请修治溃堤，上游居民谓口门下游乃襄河故道，复请废之。河流经行二百余年，舍此不由，而别寻二百年以前故道，其说殊谬。潜江、天门、汉川俱属下游，而天门、汉川尤当冲要，何忍委之巨浸？惟有开通江流，堵合口门，因势利导。胡家湾沙洲当下游之冲，以四十馀丈之地束全江之水，下壅上溃，理有必然。今洲已冲溃，乘势挑濬新滩，展宽水道，使江流无冲突之患，然后增筑京山、锤祥口门堤坝，再於溃口筑石坝二，以护堤攻沙，庶可经久。”报可。十二年，乞休归，卒於途，赐恤。

戴三锡，顺天大兴人，原籍江苏丹徒。乾隆五十八年进士，授山西临县知县。连丁父母忧，嘉庆六年，服闋，发四川，补南充。历马边、攸边两通判，署资州、眉州、工部州，并有政声。工部州民黄子贤以治病为名，倡立鸿钧教，捕治之。事闻，仁宗命送部引见，擢茂州直隶州知州。历宁远知府、建昌道、四川按察使。道光二年，迁江宁布政使，回避本籍，仍调四川。三年，署总督，五年，实授，兼署成都将军。

三锡自牧令游陟封疆，二十馀年，未离蜀地。尽心民事，兴复通省书院，增设义学三千馀所。四川旧有义田，积储备赈，穀多则变价添置良田。三锡以岁久将膏腴多成官产，留穀太多，又虞霉变亏挪，差定三千至万石为额。溢额者出棗，价存司库，以备凶岁赈恤之用。又以蜀地惟成都附近俱平畴沃野，馀多山谷磽瘠，遇水冲塞，膏腴转为砂石，因地制宜，多设渠堰，以资捍卫宣泄。新都奸民杨守一倡立邪教，造妖书惑众，擒诛之。

越嵩生番劫夺商旅，掠汉民妇女，捕馱黠者数十人置之法，救出被掠男妇，给贖安抚。屡被诏褒奖。九年，因年老召来京，署工部侍郎。寻致仕，未几，卒。诏嘉其“宣力有年，官声素好”，赠尚书衔，依赠衔赐恤。

孙尔准，字平叔，江苏金匱人，广西巡抚永清子。嘉庆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九年，出为福建汀州知府。宁化民敛钱集会，大吏将治以叛逆。尔准讯无他状，论诛首要，鲜所株连。历盐法道、江西按察使，调福建，就迁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，调广东布政使，擢安徽巡抚。河南邪匪邢名章等纠众窜颍州，檄按察使惠显率兵驰剿，格杀名章，歼其余党。蠲缓被灾各属，灾甚者赈恤之。先是有言赈务积弊，毋得以银折钱，尔准疏其弗便，仍循旧章。

三年，调福建巡抚。延、建各属山径丛错，多盗劫，以万金为缉捕费，连获贼首置之法，盗风衰息。巡阅台湾，疏言：“台湾南北袤延千馀里，初抵鹿耳门，可行舟楫。嗣增设鹿仔港，而浅狭多沙，内山溪水赴海，别开港在嘉彰间，曰五条港，颇利商船。又噶玛兰山峻路险，负戴难行，其地有乌石港、加礼远港，可通五六百石小舟，皆宜设为正口。”

五年，擢闽浙总督。奏请噶玛兰收入版籍，设官治理。彰化匪徒械斗焚劫，旁近蜂起，全台震动，檄水师提督许松年剿捕，副将邵永福等趋艋舺，阻其北窜；总兵陈化成以兵渡鹿仔，防其入海。尔准亲驻厦门，遣副将佟枢等分往彰化、淡水，搜山围捕，诶知贼党煽诱日众，移陆路提督马济胜守厦门，自渡海驻彰化督剿，贼首李通遁，捕得伏诛。令各庄举首事，缉馀匪，闽人捕闽人，粤人捕粤人，以免诬累。

台人有与生番贸易遂娶番妇者，俗名“番割”，其魁黄斗乃等久踞三湾，潜出为盗。当乱起时，诱生番出山助斗，遣参

将黄其汉等分路侦击。番窜后山，士卒攀藤躡葛而登，擒黄斗乃等二十一人，斩以徇。尔准疏陈匪徒起事，由於造谣焚掠，非叛逆，当以强盗论；淡水以北分党报复，当以械斗论；焚杀有据者始坐辟，馀俱未减。其胁从旋解散者，多所保全。又奏台湾北路至艋舺几五百里，仅有守备一员，巡防难周。调南路游击一员驻竹塹，并於大甲、铜锣湾、斗换坪等处添驻营汛，改建淡水土城。头道溪为生番出入总路，亦建土城，以屯丁驻守。事平，加太子少保。七年，入觐，宣宗嘉其治台湾匪乱悉合机宜，迅速蔽功，赐其子慧翼官主事。

木兰陂者，创自宋熙宁间，溉民田四十万亩，筑石堤千一百馀丈以御海潮，岁久倾坏，尔准道经莆田，亲勘修复。工竣，以宋长乐室女钱创陂实功首，建祠列入祀典。尔准治闽最久，谙悉其风土人情，吏民皆相习，政从宽大，闽人安之。九年，坐失察家仆收贿，镌二级留任。十一年，以病乞休。逾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赐子慧惇进士，慧翼员外郎，谥文靖，祀福建名宦及乡贤祠。

程祖洛，安徽歙县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洊迁郎中。谙练刑名，为仁宗所知。京察记名道府，久未外简，以截取铨授甘肃平凉知府。部臣请留，诏斥规避边远，撤销记名，留部永不外用。久之，擢内阁学士。寻授江西按察使，迁湖南布政使，调山东。

道光二年，擢陕西巡抚，调河南。教匪朱麻子由新蔡窜安徽阜阳，捕获置之法。与直隶、山东、安徽、湖北毗连诸县素多盗，拨库帑五万两生息，为缉捕经费。漳水决安阳樊马坊，河流北徙，命大学士戴均元往会勘。祖洛周历上下游，合疏言：“漳水自乾隆五十九年南徙合洹以来，卫水为所遏，每致溃溢。今河流既分，不可使复合。议於樊马坊上下距洹水最近处，

及南岸冲决成沟，并筑土坝，使二河分流，冀减漫溢之势。”至四年春，积水消涸，地形显露。田市之北，漫水与沟隔断，不能引归正河。乃就其上游龙家庄洼地抽沟启放，复於内黄马家洼开引河，添筑田家营大坝，使溜势南趋。自是漳、卫合并之患遂息。虞城横河、惠民沟，夏邑巴清河，永城减水沟，旧为豫东宣泄潦水要区，迭经黄河漫淤，滨河连岁被灾，并疏濬之。初，河南、安徽治捻匪从重典，嗣部议有所减改。祖洛疏言：“匪徒结捻，倡劫党众，一呼而集，其豫谋早在结捻之时。新例以是否豫谋分别轻重，诸多窒碍，请复旧例。”并论匪徒拒捕及捕人治罪各条。又言：“获盗究出旧案，免究从前失察处分。请遵嘉庆间谕旨，俾除瞻顾。”并从之。

七年，丁母忧，服阙，署工部侍郎。寻署湖南巡抚，调江苏。十二年，擢闽浙总督。命查办浙江盐务，严定裁汰浮费章程，下部议行。台湾奸民张丙、陈办等倡乱，命将军瑚松额督兵进剿，祖洛专治后路军需。十三年，提督马济胜破贼，张丙等就擒，赴台湾筹办善后事宜，劾战守不力之都司周进龙等，褫黜有差。改营制，增防守。优叙，赐花翎。疏陈福建吏治，略曰：“安民必先惩蠹，不可以回护瞻顾而曲纵奸恶。闽省吏治无子惠之政，而务宽大之名，始因官之庸劣，酿成顽梗之风，今又因民之诤张，遂有疲难之势。官曰民刁，民曰吏虐，互相传播，渐失其真。官不执法，幕不守法，因而愚民犯法，书役弄法，棍徒玩法。必先惩不执法之官，然后能治犯法、弄法、玩法之人。”於是连劾官吏不职者，略无假贷，吏治始肃。已革县丞秦师韩京控提督马济胜矇奏邀功，并讦祖洛偏袒欺蒙，命侍郎赵盛奎偕学攻张鳞按鞫，白其诬，师韩遣戍新疆。十五年，疏陈闽洋形势，以漳州之南澳、铜山为藩篱，泉之厦门、金门为门户，兴化之海坛为右翼，闽安为省会咽喉，福宁之铜

山为后户。巡缉守御，全资寨城砲台。就最要者四十四处，由官民捐贖修筑。十六年，丁父忧去官，服阕，引疾不出。二十八年，卒，宣宗甚惜之，赠太子太保，谥简敬。

马济胜，山东菏泽人。以武生入伍，从剿川、陕教匪，积功累擢江苏抚标参将。嘉庆十八年，会剿山东教匪，擢河北镇总兵。道光初，擢浙江提督，调福建陆路提督。张丙等倡乱嘉义，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困守孤城。济胜率兵二千渡海赴援，战於嘉义城下，大破贼，追至苹港尾，擒斩甚众；进屯盐水港，分兵搜剿，张丙及其悍党先后就擒。时命将军瑚松额督师犹未至，诏褒成功迅速，赐双眼花翎。馀匪万馀复来犯，俟其怠，击之大溃，擒头目赖满等，追剿尽毁其巢，贼遂平。宣宗深嘉其谋勇，锡封二等男爵。又以驭兵安靖，御书“忠勇廉明”四字赐之。召入觐，年逾七旬，犹壮健，温诏褒奖，晋二等子爵，在御前侍卫上行走。十六年，卒於官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昭武，四子皆予官。

裕泰，满洲正红旗人。由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，迁侍读。嘉庆末，出为四川成绵龙茂道，历四川、湖南、安徽按察使，湖南、陕西、安徽布政使。道光十一年，擢盛京刑部侍郎，调工部，兼管奉天府尹事。查勘科尔沁蒙旗荒地，奏禁私垦。十三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寻出为贵州巡抚。十六年，古州、黎平土匪起，擒其渠徐玉贵等诛之。

调湖南巡抚。镇筸标兵滋事，劾总兵向遵化、辰沅道常庆不职，罢之。疏言：“苗疆屯田，嘉庆中道员傅鼐所经营，寓兵於农，筹边良策。治安日久，诸弊丛生。今镇筸标兵因借饷倡乱，苗人遂生观望。重以苗官苛刻，屯长侵欺，后患堪虞。急应清釐损益，妥定章程，俾将弁兵练咸知经费有常，绝其覬觎，仍责成镇道实力整饬，恩威并行。”寻议定苗疆兵勇不准

客民充补，预借银穀限以定制，拔补备弁屯长，严绝苞苴。辰沅道缺，以湖南知府题升。并如所议行。十七年，调江西，复调湖南。

二十年，擢湖广总督。二十一年，湖北崇阳逆匪锺人杰作乱，踞县城，陷通城。裕泰驰驻咸宁，檄按察使郭熊飞率都司玉贵等进剿。崇阳在万山中，贼尽塞孔道，筑砦抗拒，选精锐出贼后夹攻，分股犯蒲圻，连为官军所败，踞崇阳西岭为负隅计。提督刘允孝迭败之石盘山、黑桥，进毁其巢，擒人杰及其党陈宝铭、汪敦族等。寻复通城，尽俘其孥。事平，加太子太保，赐双眼花翎。时英吉利兵由海入江，诏募勇习水战。裕泰仿粤艇造大船六、快船四，简汉阳水师，每船百人，按旬操练。裁旧有巡船，以节经费。荆州驻防每出营滋事，奏请饬地方官拘拿，报将军秉公严惩。乾州苗窜扰，剿抚解散。

二十九年，李沅发倡乱新宁，踞城戕官。巡抚冯德馨、提督英俊往剿，复县城。妄传沅发已死，而贼窜山中，勾结黔、粤交界伏莽，势益蔓延。冯德馨逮治，专任裕泰往督师，与黔、粤诸军合击，数捷。三十年春，搜剿山内，擒歼多名。贼窜永福草溪塘，四面抄围，渐穷蹙。裕泰度贼不南趋广西全州，即入新宁瑶峒，令提督向荣由武冈进屯广西怀远，遇贼击破之。贼退踞金峰岭，分三路进击於深箐陡石间，斩获殆尽，沅发就擒，晋太子太傅。寻调闽浙总督。咸丰元年，调陕甘，入觐，卒，优诏以尚书例赐恤，谥庄毅。子长善，广州将军；长叙，侍郎。

贺长龄，字耦耕，湖南善化人，原籍浙江会稽。高祖上振，官湖南司狱，血口囚有隐德，贫未能归，遂家湖南。

长龄，嘉庆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赞善。道光元年，出为江西南昌知府。历山东兖沂曹济道、江苏按察使，

就迁布政使，佐巡抚陶澍创行海运。调山东。七年，署巡抚。临清州教匪马进忠为逆伏诛，复有揭帖伪立名号，刻期举事，胪列旁州县民名数百。长龄曰：“谋不轨詎以姓名月日告？此移祸也。”诃知果出邀功者，欲藉兴大狱，遂置不问。调江宁布政使，乞归养亲。十五年，母丧服阕，补福建布政使，调直隶。

十六年，擢贵州巡抚。黔民苦讼累而多盗，以听断缉捕课吏，设旬报为考覈。十八年，仁怀奸民穆继贤纠四川綦江匪肆劫，遣兵与川军会剿，焚其巢，首从并就歼擒。郎岱、普安、清镇诸县多种罌粟，拔除申禁，劝民种木棉，玉屏、婺川皆有成效。黔省安置流犯三千余人，与苗民错处，衅隙易生，疏请改发新疆；又以镇远、黎平、都匀、古州苗俗桀骜，以盗为生，州县差役缉捕难周，疏请绿营每百名内精选数名，分隶府州、文员管辖，勤加训练，专司捕盗：并下部议行。

长龄治黔九载，振兴文教，贵阳、铜仁、安顺、石阡四府，普安、八寨、郎岱、松桃四，黄平、普定，天柱、永从、甯安、清平、兴义、普安诸州县，皆建书院义学；省会书院分上内外三舍，亲试考覈，刊刻经籍，颁行州县。

二十五年，擢云贵总督，兼署云南巡抚。汉、回连岁互斗，永昌回变败退后，复图攻城，城回谋内应，迤西道罗天池悉捕诛之。长龄亲往督剿，击走叛回，以肃清入告。二十六年，回众藉口善良不别，复叛，自请议处，撤销奖叙，赴大理、永昌督剿。匪寻窜散，请免投诚张富罪，军犯王芝异团练出力，亦请释回。诏斥其庸懦，降补河南布政使。二十七年，乞病归。滇回复扰云州，多属永昌遗孽，且得罗天池滥杀状，追论长龄，褫职。逾年，卒。

论曰：陈若霖、戴三锡尽心民事，而三锡久任蜀疆，治效

较多。孙尔准、程祖洛先后治闽有声，宽严殊途，其相济之道乎？裕泰两殄楚寇，勋施烂然。贺长龄儒而不武，不足以奠岩疆也。

列传一百六十八

帅承瀛 孙远燁 弟承瀚 左辅 姚祖同 程含章 康绍镛
朱桂楨 陈奎 吴其濬 张澧中 张日昫

帅承瀛，字仙舟，湖北黄梅人。嘉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，累迁国子监祭酒。先后督广西、山东学政，历太仆寺卿、通政使、副都御史，署仓场侍郎。授礼部侍郎，调工部、吏部。丁母忧，服阕，补原官，调刑部。论劾郎中宝龄婪贖状，仁宗以承瀛到官浹月，釐剔宿弊，予议叙。奉命按山西雁平道福海、陕甘总督先福，罢之。又按山东徐文诰冤狱，得平反，劾承审官吏，降黜有差。

十五年，授浙江巡抚。浙盐疲敝，议裁浙江盐政，归巡抚兼理，诏责承瀛整顿，疏言：“浙江运库尚无亏挪，惟多移垫。拟以报存馀价追补，须足额后拨解。至收支数目，务划清纲款，即有急务，不再以内款垫支。每年加价，应许停输。向例洒带盐引，豫占年额，愈积愈多，请并停止，以纾商力。”又酌改章程十事：定盐务官制，裁盐政养廉，革掣规供应，灶课由场徵解，销引先正后馀，引目通融行销，收支力杜弊混，泉私商私并禁，掣验改复两季，甲商酌裁节费，下部议行。浙鹺自此渐有起色。宁波、温、台诸府滨海，土盗出没，令兵船巡缉以遏其外，严诇口岸以防其内，洋面渐安。

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八折收漕之议，廷臣多言其不可，下疆臣覆议。承瀛疏言：“漕弊始由州县浮收，以致帮丁需索，而

帮丁沿途用费亦因以渐增。迨帮丁用费愈大，需索愈多，州县迫於帮费，有难循旧例徵收之势，其究耗费归之小民。由此包户侵渔，刁衿挟制，积弊至不可回。八折之议，原以去其太甚，补救目前。无如因弊立法，而弊即因法以生。诚有如廷臣所议，惟严禁官役需索，沿途之规费除，即帮丁之用费省，而州县浮收勒折之弊，亦力绝其萌，庶爱民恤丁两有裨益。”疏上，前议遂寝。清釐仓库亏缺，奏请先就现任各官次第弥补；又以浙西频遭水患，应与江苏合力疏濬，察勘形势，偕孙玉庭等疏陈两省水道原委，实共一流，请专任大员综揽全局：诏韪之。寻去官。后陶澍至江苏，乃先治吴淞江焉。

承瀛治浙数年，以廉勤著。陆名扬者，归安乡民，以抗浮收得一乡心，久为官吏所嫉，请兵掩捕，乡民集众抗拒，而名扬逸。巡抚陈若霖遽以入告，遣兵往治，久之名扬始就获。承瀛初至浙，诛名扬，后乃知由於官吏之酿变，深悔之。道光四年，丁父艰，服阕，至京，以目疾久不愈，乃乞归。二十一年，卒於家。优诏轸惜，依总督例加恤，赐其孙远燁举人，寻祀浙江名宦祠。

远燁，成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官编修。咸丰初，上书言军事。纳贖为道员，奏留江西劝办捐输。七年，总兵李定为粤匪困於东乡，远燁募勇往援。战歿，予骑都尉世职，建专祠，谥文毅。

承瀛弟承瀚，嘉庆十年进士，由翰林院检讨历官至副都御史，方正负时誉，名亚於承瀛。歿，祀乡贤。

左辅，字仲甫，江苏阳湖人。乾隆五十八年进士，授安徽南陵知县，调霍丘。勤政爱民，坐催科不力免官，嘉庆四年，复之，补合肥，复以缉私役为盐贩殴毙狱坐夺职。寻初彭龄为安徽巡抚，荐辅人才可用，仁宗亦素知辅循名，能得民心，送

部引见，复职，仍发安徽，补怀宁，迁泗州直隶州知州。河决，州境被灾，辅躬亲赈抚，民无失所。总督百龄疏保洁己奉公，政声为一时最，以应升升用，擢颍州知府。十八年，盱眙民孙国柱诬周永泰谋逆，疆吏以闻。诏那彦成俟滑县匪平，移师会剿，檄辅先率兵往。辅力言泗州属县无邪教，单骑往按之，得国柱诬告状，大狱以息。寻捕诛阜阳教匪李珠、王三保等，予议叙。擢广东雷琼道，迁浙江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。二十五年，就擢巡抚。

苗疆税重，又苦官役苛扰，侍郎张映汉陈其弊，命辅偕总督陈若霖察治。奏减租穀二万馀石，筹款买补仓储六万馀石，免民、苗积逋租穀七万馀石。复挑补兵勇，裁撤委员，禁差役不得入苗寨，听苗食川盐，民、苗便之。长沙妙高峰有宋儒张栻城南书院旧址，康熙中移建城内，已圯，规复重建，课通省士子，疏请御书扁额，以示嘉惠士林，诏嘉许焉。

辅官安徽最久，时称循吏，晚被拔擢，数年中至封圻，年已老。道光三年，召来京，原品休致。十三年，卒於家。

姚祖同，字亮甫，浙江钱塘人。乾隆四十九年，南巡，召试，赐举人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兵部郎中。以纂辑剿平教匪方略，擢四五品京堂，补鸿胪寺少卿。历通政司参议、内阁侍读学士、鸿胪寺卿。二十年，出为河南布政使。请限制河工提款，清釐州县交代，库储顿充。

二十一年，调山西，又调直隶。严查亏空，令州县自报亏数，凡新任不得私受前任旧亏，其新亏者，勒停升补。仓穀自经饥侵，兼军需支领，荡然无馀。祖同饬各属补数十万石。雄县、安州、高阳诸县水道淤阻，连年漫溢，并遴员治理，相机疏濬。二十二年，畿辅旱灾，重者二十有九州县。先令停徵，截漕备赈；遍历灾区，劾属吏办赈不实者；发米贾囤积数十万

石，责令平崇，民赖以济。二十三年，仁宗东巡，灤河涨溢，祖同督造桥工成，赐花翎。面谕曰：“是非为桥工，因汝能实心办事耳。”

二十四年，擢安徽巡抚。会河南大水，灌入涡河，下游诸县被灾，祖同乘小舟巡视赈恤。二十五年，调河南。时仪封大工未竣，黄、沁并涨，漫及马营工坝尾，祖同相机堵御。疏陈政务虽多，河工为重；学习河务，以履勘为先。宣宗初即位，命祖同每届旬以大工进占丈尺奏闻。及冬，口门渐狭，而大河冰坚，祖同亲乘小舟督工凿冰，岁杪大工始告葺。道光元年，祖同疏陈河南情形，略曰：“河工之敝坏显而易见，民生之凋瘵隐而难治。河工加价，自常赋三百六十馀万外，逾额摊徵。衡工未已，睢工继之；睢工未已，马工、仪工又相继接徵。此外复有各处堤工随时摊徵之款，民力其何以堪？请概停缓三年，以纾积困。”从之。开封护城大堤，河溢时半圯，请缮完以资保障。

二年，河督严烺奏请马营坝工抛护碎石，已奉俞允，复命祖同筹度。祖同言时当大堤放淤，遏其奔冲，既非顺水之性，伏秋盛涨，坝西水势加高，上游堤埝愈险，则河北可虞，且虑拦沁转致拦黄，於实事为未便。乃下烺覆议，卒如祖同言。初，仪工经费，自祖同严覈弊窦，省帑金甚钜。迨工员报销，截长补短，蘄合成例，言官以浮冒入奏。是年，命左都御史玉麟、王鼎按之，事得白，而以八子钱五万六千馀缗责祖同偿补。八子钱者，工员以杂用不敷，议以银易钱，银一两加扣八十文，祖同置弗问，卒以呈议，降补太常寺少卿。

五年，授陕西按察使。请建流芳祠以祀关中士女之死节义者。六年，诏来京另候简用。七年，授广东按察使。寻偕尚书陈若霖赴湖北察勘京山王家营堤工。未几，召授通政司副使，

累迁左副都御史。十八年，以年老重听，原品休致。二十二年，卒。

程含章，云南景东人。其先佐官吏捕杀土寇，惧祸，改姓罗。乾隆五十七年举人。嘉庆初，大挑知县，分广东，署封川。坐回护前令讳盗，革职，投效海疆，屡歼获剧盗，擢知州，署雷州府同知，率乡勇破海盗乌石大，迁南雄直隶州；又坐失察属县亏空，革职，寻复官。以勘丈南雄州属田亩，总督蒋攸銛疏荐，擢知府，补惠州。历山东兖沂曹道、按察使、河南布政使。道光二年，疏言：“欲治河南，必以治河为先务。正本清源之道，在河员大法小廉，实心修筑，加意堤防，自能久安长治。”宣宗韪其言，命每届汛期，赴工稽查工料及工员才否。擢广东巡抚，入觐，面奏请复姓，许之。调山东，又调江西。修筑德化诸县被水圩堤，设义仓，行平糶。

四年，召署工部侍郎，治直隶水利，上疏略曰：“雍正、乾隆间四次兴大工，皆历数年葺事，费帑数百万，自此畿内无水患者数十年。迨嘉庆六年后，河道渐淤。道光二三两年淫雨，被水者多至百馀州县。治水如治病，必先明病之源流，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。循古人经验之良方，参今时变迁之证候，然后疾可得而治也。天津为众水出海孔道，诸减河皆所以泄水入海。东淀回环数百里，大清、子牙、永定、南运、北运五大川流贯其中。西淀容纳顺天、保定、河间三府二十馀河之水，南北两泊容纳正定、顺德、广平三十馀河之水，各有河道为传送之区。今则消泄之尾闾无不阻塞，停蓄之腹部无不浅溢，流贯之肠无不壅滞，收纳之脾胃不平浅，传送之机轴无不淤积，吐纳之咽喉无不填阨，疏通之血脉无不凝滞，加以堤埝、闸坝、桥梁无不残缺，霖潦一至，辄虞泛滥。此畿辅水道受病之情形也。伏思直隶河渠淀泊，前代不闻大患。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后，乃

恆苦水潦，则永定、子牙二浊河筑堤之所致耳。孙嘉淦有言，永定、子牙向皆无是，泥涂得流行田间，而水不淤淀。自永定筑堤束水，而胜芳、三角淀皆淤；自子牙筑堤束水，而台头等淀亦淤。淀口既淤，河身日高，则田水入河之道阻，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。即永定一河，亦已不胜其弊，总因浊水入淀，溜散泥沉，以致斯疾。此又畿辅水道致病之根原也。永定河自筑堤以来，於今百有馀年。河身高出平地一丈有馀，既不能挑之使平，又不能废堤不用，明知痼疾所在，无术可治。亦惟见病治病，多开闸坝以分其势，高筑堤埝以御其冲，使不致溃决为害而已。至通省全局工段繁多，自不能同时并举。惟有用治标之法，先将各河淀挑挖宽深，取出之土即以筑堤，使洼水悉得下注，然后廓清中部。俟大端就理，乃用治本之策，诸州县支港沟渠，逐一疏通，俾民间灌溉有资，旱潦有备，三五年后，元气渐复。此又办理之先后次第也。造端宏大，倍於乾隆时，与其缓办费多，不如速办费少，计非一二百万所能成事。请飭部宽筹经费，庶不致有始无终。”又疏陈应修各工，略谓：“治水在一‘导’字。欲治上游，先治下游；欲治旁流，先治中流。挑贾家口以泄永定、子牙、北运、大清四河之水。挑西堤头引河以泄塌水淀之水，挑邢家坨以泄七里海之水。另开北岸一河以分鬻口之势，修复减河以宣白、榆之源；挑濬三河头水道，添建草坝，为东淀之扼要；挑濬马道河、赵北口水道，为西淀之扼要。十二连桥横亘淀中，亟应兴修以利往来。修复增河，分白沟上游之势，修复窑河，分白沟下游之势，则水得就下之性，支派旁流，乃可次第导引。”疏上，并被嘉纳。实授工部侍郎。寻调仓场侍郎。

五年，授浙江巡抚。六年，以病辞职，上以含章精力未衰，不许，调山东。七年，因浙江巡抚刘彬士治盐操切，密疏劾其

不职，命总督孙尔准按治不实，诏斥含章听不根之言，无端入告，解职严议。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纲银，额外滥支，漏追馀款等事。含章疏辨，命总督琦善、学政朱士彦按之。诏以提用纲银，归还捐垫，仅属见小，而先发妄奏之咎重，念其居官尚好，降补刑部员外郎。八年，授福建布政使，以病乞归。十二年，卒。

康绍镛，字兰皋，山西兴县人，江西广信知府基渊子。嘉庆四年进士，授兵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。累迁郎中，擢鸿胪寺少卿。十八年，滑县教匪起，绍镛随扈，以畿辅、山东、河南地形险易，将帅贤否，各镇兵籍，列册进御，受仁宗知。会有大名民人司敬武等十余人佣工热河、锦州，闻畿南寇起，驰归，过山海关，关吏执之，诬其预闻逆谋，命绍镛偕内阁学士文孚往鞫，白其诬，释之。劾副都统以下，论如律。历通政司参议、大理寺少卿。

十九年，出为安徽布政使。值大水，被灾者四十馀州县，仓穀缺乏，库储不给，劝绅商输贖各恤其乡，与官赈并举，灾民赖之。二十三年，就擢巡抚。宿州、灵壁以睢河堤堰崩圯，比年患水，绍镛亲往相视，奏请修复；又筑无为州黄丝滩临江堤千二百馀丈。先后捕获凤、颍等府土匪五十馀人，置诸法。二十四年，调广东巡抚。

道光元年，诏各直省清查陋规杂税，绍镛疏陈，略曰：“广东州县所资办公，专在兵米折价。因产穀少，民间皆原折纳，相沿已久。在驯谨良民，向依旧规完纳，而刁生劣监，不能无抗欠。有於正数之内丝毫无馀者，更有於正赋之内收不足数者，州县往往以赢补绌，自行偿补。今若定为折收额数，则所浮之价，悉为应输之额，其挂欠代偿，恐较前益甚。况贪官污吏，视所加者为分内应得之数，以所未加者为设法巧取之数。雍正

时将地丁火耗酌给养廉，议者谓正赋之外又加正赋，将来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。八九十年以来，钱粮火耗，视昔有加，不出前人所虑。兵米折价，与之事实相近。即能明察暗访，坚持於数年之间，断难远虑周防，遥制於数十年之后。至杂税及舟车、行户、盐当、规礼等款，名目不一，或此有而彼无，或此多而彼寡，愿者减其数以求悦，黠者浮其数以取赢。究之浮者即浮，数已定而难改；减者非减，事甫过而仍加。此时毫发未尽之遗，即将来积重难返之渐。其中更有强狡之徒，向不完纳平馀，致馈规礼。今以案经奏定，在有司视为当然，在小民视为非旧，两相胁制，互为告讦，既不能指为官吏分外婪索，予以纠弹；又不能因民间不缴陋规，惩以官法：宽严两穷。是杂税诸项之难於清釐，较兵米折价尤甚。且各项所入，既名陋规，逐款胥列，上渎圣听，於国家体制，亦殊未协。事有窒碍，不敢不据实密陈。”疏入，与两江总督孙玉庭所议同，其事遂寝。

二年，召署礼部侍郎。丁母忧归，服阕，授广西巡抚。禁土司科派扰累，惩土民刁讼者，缉治逸匪，边境稍安。五年，调湖南，编查洞庭湖渔船，以军法部伍之，盗无所容。澧州诸湖，上承沅水，下泄洞庭，两岸悉垸田，地低下，彳曳水不畅，檄道府率属履勘疏濬，得可耕田万四千馀亩，奏蠲淤田赋万一千馀亩，从之。九年，入觐，面陈苗疆设立苗弁额数过多，倚势虐使苗人，易激事端，请酌其可并省者，缺出不补，总督意不合，格不行。十年，召授光禄寺卿。寻值京察，以在湖南任内废弛，降四品顶戴，休致。十四年，卒。

朱桂楨，字幹臣，江苏上元人。嘉庆四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。累擢郎中，迁御史。二十一年，出为贵州镇远知府。镇远民、苗杂居，无纺绩之利，募工教织，於是始有苗布。大旱，民饥，急发库藏平糶施粥，郡无殍人。事毕，自请擅动库帑之

罪，民感其惠。次年，感稔，争釀金还库。黄平州有盗，或告变，单骑临之，呼众缚为首者出，不戮一人，戍五人而已。兴义苗鬩，大吏已勒兵，桂楨曰：“此苗忿民欺，保不为变。”使人开谕，果服。在任三年，治行称最，擢陕西潼商道。历浙江按察使，甘肃、山东布政使。

道光三年，擢山西巡抚。丁父忧，服阕，署礼部侍郎。授仓场侍郎，严治花户侵渔。初行海运，奏定漕粮到天津起卸拨运收贮章程，清覈於到坝之先，慎重於入仓之后，著为令。九年，迁漕运总督。疏言：“漕政之艰困，由於旗丁疲累，而水手多系无业游民，性成强悍，无以恤其力而服其心，宽猛皆无当，欲其不滋事甚难。惟密谳於未然，而重绳其既往。请责成督运官弁，遇有滋事者，立时拿办者免议；日久无获者重处。“时漕弊已深，桂楨力加整顿，必究弊源，不为苛刻，群情翕服。

十一年，调广东巡抚，却洋行陋规，遇事执法，外商独严惮之。每月勾捕，不动声色，临事集官弁，曰往某所，闾里不扰，莠民敛迹。以俭素率属，一日微服勘灾归，至西关，见千总舆从甚盛，叱止之，千总叩头请罪乃已。惠、潮两郡多械斗，数兴大狱，痛绳以法，稍戢。创议诸郡山场荒地，援雷、琼例，给照听民垦种。设乡约义塾，教养兼施，以弭匪僻。诚僚属慎刑狱，治民以无冤滥始，每届秋谳，多所平反。十三年，以病乞归，宣宗时时询其病状，冀其出。二十年，卒，诏嘉“居官清正，勤政爱民”，依总督例优恤，赐其子镇举人，谥庄恪，祀镇远名宦祠。

陈銓，字芝楣，湖北江夏人。嘉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。道光五年，出为江苏松江知府。创行海运，銓驻上海，多所赞助。署江宁，值下河诸县水灾，流民劫掠，预设防禁。

设赈厂郊外，议宜散不宜聚，分各县留养，大县二千人，小县千人，赈毕资遣，竟事无譁。调苏州，历苏松太道、江西粮道、苏松粮道、广东盐运使、浙江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水灾治赈，亲勘灾湖州，諏访土人，知湖高於田，漕港宣泄不暢，规建堤防，修筑垵岸，以保田畴。十二年，迁江西布政使，调江苏，护理巡抚。

銓自为诸生时，两江总督百龄辟佐幕，历官江苏最久，周知利病。会陶澍、林则徐先后为督抚，百废俱举，凡治漕，治运，濬吴淞江、刘河、白茆河，修宝山、华亭海塘，銓并在事，澍、则徐皆倚如左右手。十六年，擢江西巡抚。明年，复调江苏。十九年，陶澍以病解职，代署两江总督。方严烟禁，筹海防，甚被倚畀。疏言：“自嘉庆以来，乡曲细民多受邪教诱胁，为风俗人心之害，由於正教不明。请敕儒臣阐明圣谕广训，黜异端之旨，撰为韵言，布之乡塾，俾士民童年诵习，以收潜移默化之效。”特诏允之。是年冬，卒於官，赠太子少保，依尚书例优恤。赐其子庆涵举人，庆滋，光绪中官至江西按察使。

吴其濬，字澹斋，河南固始人。父烜，兄其彦，并由翰林官至侍郎，屡司文柄。其濬初以举人纳赀为内阁中书。嘉庆二十二年，成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二十四年，典试广东，其彦亦督顺天学政，词林称盛事。道光初，直南书房，督湖北学政，历洗马、鸿胪寺卿、通政司副使，超迁内阁学士。十八年，擢兵部侍郎，督江西学政，调户部。二十年，偕侍郎麟魁赴湖北按事，总督周天爵嫉恶严，用候补知县楚鏞充督署谏员，制非刑逼供，囚多死，为言官论劾，大冶知县孔广义列状讦之，讯鞫皆实，复得楚鏞榷盐税贪酷，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韩云邦为巡捕事，天爵论褫职戍伊犁，革光岳举人，鏞荷校，期满发乌鲁木齐充苦役，巡抚伍长华以下降黜有差。命其濬署湖广

总督，寻授湖南巡抚。

二十二年，崇阳逆匪锺人杰作乱，进窥巴陵，其濬偕署提督台涌赴岳州防剿，檄镇箠兵分布临湘、平江诸隘，其濬移驻湘阴，贼袭平江，击却之。及人杰就擒，馀党窜湖南者以次捕诛，被优叙。部议裁冗兵，其濬疏言：“湖南地逼苗疆，人情易扰。裁者无多，徒生骄卒之疑，而启苗、瑶之伺。”总督裕泰寻定义苗疆近地并仍旧额。二十三年，调浙江，未行，武冈匪徒聚众阻米出境，戕知州，捕治如律。奏请於洪崖洞设巡卡，编保甲，以靖祸萌。寻调云南巡抚，署云贵总督。二十五年，调福建，又调山西，兼管盐政。奏裁公费一万两，严捕烟贩，时称其清勤。二十六年，乞病归。寻卒，赠太子太保，照例赐恤。寻复以其濬在山西裁革盐规，洁己奉公。特加恩子孙以彰清节：子元禧主簿，崇恩知县，荣禧通判，皆即选；又赐其子承恩、洪恩及孙樽让举人。

张澧中，字兰沚，陕西潼关人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充提牢，累迁郎中。执法明允，数从大臣谏狱黑龙江、奉天、江南、山东。道光十二年，出为直隶大顺广道。奸民倡无生教惑众，澧中率兵役探其巢穴，得图卷及名册，悉焚之，归正者概不株连。署按察使，迁福建按察使。署布政使，授直隶布政使，未之任，调山西，署巡抚。二十年，擢云南巡抚，於刑狱尤矜慎。二十三年，召署刑部侍郎，寻实授。

二十七年，河南游饥，颁库帑百万，命澧中偕尚书文庆治賑务。至，即飭查造丁口，按册抽查户口；调取藩库戡抽查賑银；令州县按旬具报钱价，以备考覈；劾冒賑之考城令及造报舛错各员。

寻授山东巡抚。清查交代，定追赔章程，考察镇道等官失察盗案多寡，分别劾议。严责捕盗，先后获匪盗七百余名，治

如律。疏言：“山东地广民稠，一遇歉岁，曹州之捻匪，沂州之掖匪、幅匪，武定、临清属之梟匪，聚众每至百余人，随地裹胁，蔓延不已。群匪多起於曹、沂，而兗、济受害为尤甚。地方官展转稽延，不能即正典刑，匪徒遂无顾忌。惟官不以盗为事，民始敢与盗通声气。歼厥渠魁，胁从自散。即牧令中亦非无长於缉捕勇敢任事之员，惟大法则小廉，人存则政举。凶匪之横行，咎在牧令；牧令之不职，责在上司。”诏嘉勉之。寻卒，依侍郎例赐恤。

张日昫，贵州贵筑人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九年，出为四川叙州知府，调成都。日昫勤於吏职，刻树桑百益书以劝民蚕，创“励节堂”以贍节妇贞女之无依者。政暇，招诸生於署，讲析经义、语录。郡属马边、屏山等县，毗连傜夷，令附近居民建修碉堡，编联保甲，民赖以安。擢建昌道。十九年，越嵩、攏边夷匪滋事，偕总兵包相卿督兵平之。招复逃亡，编集练勇，修筑碉堡，於要隘建城，以资保障。迁浙江盐运使，再迁湖北按察使，调四川。治狱平恕，不以平反矜能，遇有疑窦，饬另缉改办，告戒属吏以哀矜为重。迁河南布政使。河决中牟，值祥符工甫竣，两次灾区二十五州县，附省灾尤重。每驰诣赈所监视，於郊外隙地捐俸构屋，安戢灾黎，遂成村聚。二十六年，擢云南巡抚，未之任，丁母忧。服阕，仍授云南巡抚。勤於察吏，免铜厂民欠工本银六千馀两。在任一年卒，祀四川、云南名宦祠及乡贤祠。

论曰：宣宗以恭俭为治，一时疆臣多清勤之选。帅承瀛等或由卿寺受知，或以守令拔擢，虽间有旋偃旋起、晚置閒散者，其猷为要并可观焉。朱桂楨实心实政，治绩称最，独膺易名之典，盖非幸云。

列传一百六十九

瑚松额 布彦泰 萨迎阿

瑚松额，巴岳忒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西安驻防。嘉庆初，以前锋从将军恆瑞剿湖北教匪，后隶那彦成、德楞泰部下，积功擢协领。十八年，滑县教匪起，瑚松额率马队从副都统富僧德战道口及滑县城下，屡有功，赐花翎。二十三年，擢福州副都统，署福州将军。

道光三年，授察哈尔都统。五年，擢成都将军。乾隆中，西宁玉舒巴彦囊谦千户分三百户与其弟索诺木旺尔吉为小囊谦，由德尔格忒土司居间调处，办事大臣断定。既而索诺木旺尔吉之子诺尔布不能服其属户，大囊谦欲兼并之，诺尔布诉於德尔格忒土司；大囊谦复以土司有欺凌小囊谦情事，互控不已，下瑚松额按之。奏请仍遵原断，大囊谦不得觊觎属户，德尔格忒土司亦毋预邻封事，以杜争端，事乃定。七年，署四川总督。九年，调吉林将军。会宣宗东巡，扈蹕，校射，中三矢，赐黄马褂。十年，母忧回旗。寻署盛京将军。

十二年，命偕尚书禧恩督师剿湖南瑶匪赵金龙，至则金龙已就戮，其党赵青仔率馀匪窜广东、湖北境，督兵剿平之。广东连山排瑶亦叛，率提督余步云等进剿，擒匪首邓三、盘文理等，瑶众投诚，全境肃清，赐双眼花翎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命署福州将军，台湾土匪张丙等作乱，授为钦差大臣，偕参赞哈琅阿赴剿。及抵福建，提督马济胜已擒匪首，台湾略定。十

三年春，命仍渡台搜捕餘党，擒各路匪首二十餘人，賊党三百餘人，分別置之法，械送张丙、陈办、詹通、陈连至京诛之，加太子太保，复调成都将军。十四年，瓘边、马边夷匪勾结焚掠，提督杨芳击毙夷目，以肃清入奏。既而夷复滋扰，瑚松额以芳办理未善，劾罢之，自请议处，降一级留任。

十五年，授陕甘总督。疏陈兵丁骄纵，应加意训练驾驭；又密陈吏治情形，优诏嘉纳。十七年，京察，诏嘉其不露锋芒，细心任事，予议叙。西藏堪布入贡，为四川番匪劫掠。瑚松额捕贼数十人，得赃物；奏请贡道改由柴达木，由青海大臣遣兵护送。又以野马川地连野番，请於大通河北岸立栅，山岩筑设墩卡，派兵防守；提标前后二营厂马合并，以厚兵力；并行。二十一年，因病请开缺，寻致仕，许食全俸。二十七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赐恤，谥果毅。

布彦泰，颜扎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父珠尔杭阿，嘉庆初，官镶黄旗满洲副都统，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。布彦泰由廕生授蓝翎侍卫，袭世职，洊升二等侍卫。二十三年，充伊犁领队大臣。道光初，擢头等侍卫。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、办事大臣，伊犁领队大臣，乌什办事大臣。九年，授喀什噶尔总兵，病归。十年，予副都统衔、乾清门行走，充哈密办事大臣，调西宁办事大臣。将军玉麟荐其习边事，调伊犁参赞大臣，再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。十四年，复以病归。十八年，署正蓝旗汉军副都统，擢察哈尔都统。

二十年，授伊犁将军，入觐，命在御前行走。及赴任，授镶黄旗蒙古都统。二十二年，疏陈开垦事宜，略言：“惠远城三棵树地方可垦地三万馀亩，请就本地民户承种输粮。阿勒卜斯地方可垦十七万馀亩，请责成阿奇木伯克等筹计户口，酌量匀拨。”至二十四年，疏报塔什图毕等处开垦叠著成效，诏嘉

其“忠诚为国，督率有方”，加太子太保。又命会勘乌鲁木齐未垦之地，及各城旷地，一律兴办。寻疏言：“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，前任将军松筠奏拨八旗馱丁耕种，因乏水，不久废业。今欲垦复，必逐渐开渠，极东且须引哈什河水，方可用之不竭。经营浩费，较前次各案不啻数倍。现委员勘估，又以伊犁历届捐垦成案，皆系收工而非收银。盖办工以工为主，计银不如计工之直捷，亦不如计工之覈实。此次用夫匠五十三万四千工，实垦得地三棵树、红柳湾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亩，阿勒卜斯十六万一千馱亩。荒地之开垦成田，由於渠工之开通水利，故不能划出某顷某亩为某员所捐办者，仍请免其造册报销。”从之。时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在戍所，布彦泰於垦事一以谕之，阿齐乌苏即由则徐捐办。事既上闻，命布彦泰传谕则徐赴南路阿克苏、乌什、和闐周勘。布彦泰疏留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暂缓更换，与则徐会勘。凡历两年，得田六十馱万亩。事具全庆传。

二十五年，授陕甘总督。青海番匪连年肆扰，自二十三年总督富呢扬阿奏报进剿，驱回河南，实仅邀番僧赉抚，约不北犯。次年，复扰河北，掠凉州营马匹，戕守备。富呢扬阿诬称匪乃四川果克黑番，大雪封山难剿，而西宁镇总兵庆和出口会哨，又遇贼被戕。惠吉继任总督。檄提督胡超进剿。肃州兵不听调，譁噪，胡超不能制。惠吉筹办未有绪，歿於任，乃以布彦泰代之，未至，命林则徐先署总督，并授达洪阿西宁办事大臣，同治其事。二十六年，布彦泰抵任，奏劾胡超畏葸，罢之；又论总兵站住攻剿不力，褫职遣戍。达洪阿率兵剿平番庄，惟黑错寺匪众抗拒，攻下之。又破果岔贼巢，拉布楞等寺僧收合四沟散番乞降，事乃定。布彦泰以调度有方，被优叙。亲巡边隘，疏陈西宁地势因河为固，扼险设备，请於哈拉库图尔之南

山根、南川营之青石坡，移建营堡，黄河北岸头岱、东信、忙多各渡口设卡；又奏复防河旧章，安置营汛：并如议行。

二十七年，安集延布鲁特纠合回子围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，诏布彦泰率兵赴肃州，授为定西将军，奕山为参赞大臣，将大举出师。会奕山率边兵战捷，贼退，二城解围，军事告竣，布彦泰回任。二十九年，因病请罢，许之。时为固原知州徐采饶等所讦，命协办大学士祁俊藻往会总督琦善按之，坐关防不密、清查歧误，及失察家人，议降调革任。寻予二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帮办大臣，调伊犁参赞大臣，偕将军奕山会议俄罗斯通商事宜，语详奕山传。咸丰二年，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，仍留边任。四年，回京，命赴王庆坨军营，以疾未行，请开缺。光绪六年，卒，年九十。诏念前劳，依都统例赐恤。

萨迎阿，字湘林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嘉庆十三年举人，授兵部笔帖式。擢礼部主事，洊升郎中。道光三年，出为湖南永州知府，调长沙。历山东兖沂曹道、甘肃兰州道。七年，就迁按察使。以治回疆军需，赐花翎。六年，擢河南布政使，未任，予副都统衔，充哈密办事大臣。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。十年，安集延扰喀什噶尔边卡，萨迎阿赴土尔扈特、霍硕特召兵赴援，又襄治南路粮运。授盛京工部侍郎，兼管奉天府尹事。十一年，留京署镶白旗汉军副都统，充乌什办事大臣。历哈密办事大臣、叶尔羌帮办大臣，仍调哈密办事大臣。十五年，授盛京礼部侍郎，兼管府尹事，调户部。二十年，召授礼部侍郎，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，调户部，兼管钱法堂。二十三年，擢热河都统。

二十五年，授伊犁将军。乌鲁木齐兴办喀喇沙尔渠道堤坝，下萨迎阿筹议。疏言：“喀喇沙尔城西开都河，道光十七年，筑护堤，有屯田头工、二工两渠，自裁屯安户后，又於上游大

河开一大渠，嗣头二工又各添新渠，共有五渠。上年大水，各渠口冲塌，护堤亦坏。今拟挑濬北大渠，接长二千三百丈，共长九千丈；修筑龙口石工，外设木闸，自龙口至坡心滩嘴，筑碎石长坝四十馀丈，中设泄水闸，随时启闭；接长旧堤三十馀里，至北大渠口为止；其馀诸渠挑濬深通，庶期经久。”又言：“吐鲁番掘井取泉，由地中连环导引，浇灌高田，以备渠水所不及，名曰闸井，旧有三十馀处。现因伊拉里克户民无力，飭属捐钱筹办，可得六十馀处，共成百处。”寻以开垦挑渠办有成效，萨迎阿履勘，筹议招种升科。疏言：“垦地在渠水充盈，用有馀裕，升科不必求急，期实有裨益，行之久长。新疆水利，泉水少而雪水多，雪水之迟早无定，收穫之丰歉难齐，请援镇、迪旧例，减半升科。”下部议行。英吉沙尔领队大臣齐清额误听伯克言，诬指回子胡完为张格尔逆裔，萨迎阿平反之，诏嘉其详慎。

二十七年，安集延布鲁特回众入卡，围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二城，萨迎阿檄调诸城兵往剿，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率诸军由巴尔楚克进，三战皆捷。萨迎阿别遣兵扼树窝子，二城围寻解。时方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，未出关而事平。咸丰元年，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，会陕甘总督琦善剿青海番匪，言官劾其妄杀，命萨迎阿赴西宁按之。奏调刑部司员梁照、奎椿、武汝清随同鞫讯，得番子十四名无辜诬服状，疏陈琦善剿办黑城撒拉回子及黄喀洼番贼，尚非无故兴师，惟将雍沙番族杀毙多名，实系妄加诛戮，并及文武妄拿、刑求逼供，诏褫琦善职，逮京讯治，命萨迎阿暂署陕甘总督。

甘肃营务废弛，虽议整顿，而番匪时复出扰。新授福建巡抚王懿德途经金县，士民呈控，奏下萨迎阿察治，屡被诘责。二年，解任回京。自琦善之逮治也，刑部尚书恆春以萨迎阿论

劾过当，欲令原讯司员对簿，独侍郎曾国藩持不可。及廷臣会讯讞上，琦善遣戍吉林，司道以下文武论罪有差，被诬番子免罪，略如原讞。萨迎阿坐未取应议各员供词，遽行拟罪，又因子书绅与司员同坐问供，下部议，书绅降三级调用，萨迎阿降四级留任。历署镶蓝旗、正红旗蒙古都统。六年，出署西安将军。逾岁卒，诏念回疆军务曾著劳绩，赐恤，谥恪僖。

论曰：瑚松额川、陕旧将，屡任专征，虽无赫赫功，尚持大体，晚膺疆寄，称厥职焉。布彦泰新疆开垦，西宁平番，胥赖林则徐之擘画。萨迎阿平反番狱，持正不阿，而治番亦无良策。盖番族生计无资。营伍废弛已久，议剿议抚，补苴一时。林则徐谓治番自古无一劳永逸之计，亦慨乎其言之也。

列传一百七十

张文浩 严烺 张井 吴邦庆 栗毓美
麟庆 潘锡恩 子骏文

张文浩，顺天大兴人。入赀为布政司经历，投效东河，工竣，发南河。嘉庆十年，授山清外河同知，屡以河溢夺职，寻复之，补外河南岸同知。十九年，河督吴璥奏调赴睢工委用，擢署淮海道。二十四年，河溢仪封，复决武陟马营坝，调办马营坝工，工竣，赐花翎。仪封决口犹未塞，仁宗以吴璥年老，命文浩署河东河道总督，专驻工次。疏陈筑坝挑河估银四百五十万，报可。工竣，晋二品顶戴，兼兵部侍郎衔。道光元年春，钦天监奏彗星出东壁，分野在卫地，占主大水，敕文浩防范。侍郎吴烺请加高河堤，文浩疏言：“河滩高下不齐，长堤千馀里，未能一律增高，请加子堰二三尺。”从之。实授河道总督。三年，丁母忧，服未阕，以畿辅连年水患，召署工部侍郎，偕三品卿继昌勘南北运河及永定河漫溢。诏继昌还。文浩驻工会办。工竣，与总督蒋攸銛合疏陈：“直隶河道漫水未涸，无从查勘，考询各处堤埝，无不堙塞残废。每年二月方可动工，五月即须停止，工繁时促，断难同时兴作。请於来岁春融，周历履勘，分别缓急估办。”又言：“永定河为患，固由下口不能暢流，亦由上游无所宣泄。请修筑重门闸，添设减水坝。又近年河流每多侧注北岸，宜添筑越堤以为重障。”

四年春，授江南河道总督。其秋，粮艘回空，黄河高於清

水，停阻河北者数月，诏切责，降三品顶戴，命设法蓄清以资浮送。十一月，始全数渡黄。会洪泽湖涨水未消，高堰十三堡堤溃万一千馀丈，山盱、周桥、悉浪菴亦过水八九尺，各坝漫溢。宣宗怒，褫文浩职，命尚书文孚、汪廷珍驰勘，劾文浩御黄坝应闭不闭，五坝应开不开，蓄清过旺，以致溃决。命於工次枷号一月，遣戍新疆。回疆军事起，随营效力，事平，请释回，不许。十六年，卒於戍所。

严烺，字小农，浙江仁和人。嘉庆中，入赈为通判，发南河，累擢徐州道，丁母忧。道光元年，服阕，授河南河北道。寻命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，三汛安澜，乃实授。汶水漫决既塞，疏言：“运河北路以蓄汶敌卫为最要机宜，必使汶水层层抬高，然后能敌卫水。请加高临清口砖闸资收蓄。”从之。初，黎世序治南河多用碎石，乃奏请敕东河仿行，烺取其说，请於马营北岸挑坝，仿南河抛护碎石，估工需银十万两。布政使程含章、巡抚姚祖同先后言其不便，而马营既放淤，坝前水势已缓，烺仍请於坝尾沁水灌注之所抛护碎石，从之。

四年，南河高家堰溃决，调烺江南河道总督。五年，与尚书文孚、汪廷珍合疏陈：“蓄清敌黄为河务第一关键。蓄清全赖湖堤，堤溃则清水泄枯，重运经临，无以资浮送。拟遵古人成法，借黄济运。所虑运河窄小，黄流湍悍，多则不能容纳，少则必致胶浅。议於御黄坝外建坝三道，钳束黄流，俾有节制。又添筑纤道，以资束水行纤。里、扬两 长河挑挖淤浅，帮培堤身，并豫储料物，随时筑坝，逼溜刷淤。御黄坝未启，则先挑高堰引河，导清水入运；将启，则严堵束清，杜黄水入湖。至修复湖堤，必乘天寒水涸，取土较易。拟就近采料，限大汛前砌高十层，备湖水渐长。共需帑银三百万。”又议覆侍郎朱士彦条上南河事宜，大要：“拆修高家堰坝工，先筑越坝以便

工作，并於石堤外拋碎石坦坡，可期永无塌卸。又於王家坝減坝内盐河加筑堤埽，及仁、义、礼旧坝处所添建石滚坝，以防异涨。”并如议行。於是偕孙玉庭等会办重运。至五月御黄坝启放后，河道仍浅滞，漕船不能通行，就近盘坝，剥运难继，玉庭被重谴，烺亦镌级留任。

烺既因济运事不敢擅离，不能巡河勘工，两江总督琦善以为言，乃命烺周历履勘，仍谕蓄足清水，为来年敌黄济运之计。烺疏言：“从前黄河底深，湖水收至数尺，即可外注，堤身不甚吃重。今则湖水必蓄至二丈，始可建瓴而刷黄。以四百里浩瀚之湖水，恃一线单堤为之护，西风冲击，势必溃决。拟仿成法，於堤外筑碎石坦坡，护堤既固，则湖水可蓄。”又偕琦善奏陈：“刷黄必须湖水收至二丈。上年湖水丈七寸馀，即致失事。刻下清水万难蓄足，惟有蓄清减黄二法并行。碎石护堤，所以蓄清；改移海口，所以减黄。”诏妥筹具奏。寻又会陈：“由王营减坝至灌河口，可导黄入海。查灌河口外海滩高仰，转无把握，惟拋碎石坦坡，可渐收蓄清刷黄之益，需费六百馀万，应分年办理。”

六年，洪湖石工既竣，烺知工未坚固，实不足恃，遂坚主碎石之工，每年拋石三十万方，八年始能告成。宣宗怒斥：“烺调任以来，一筹莫展。御黄坝至今不能启放，办理不善。念在东河修守尚无贻误，降三品顶戴。”署河东河道总督；七年，实授，复二品顶戴。以兰阳柴坝西北顶冲，前拋碎石已著成效，遇伏秋汛涨，仍形吃重，请加宽坦坡。八年，请续拋下北、兰仪两 碎石，并於中河、祥河险工储石备防。十一年，命侍郎锺昌等抽查东河料垛，祥河、曹考两 料垛虚松残朽，烺坐失察，降三品顶戴，镌四级留任。寻以病请开缺。

十三年，病痊到京，疏陈浙江海塘事宜。十四年，命偕侍

郎赵盛奎往勘，请分别缓急，改修柴埽，以护塘根，岁拨银五万备修费，从之。寻命毋庸在工督办。复以病乞归。十五年，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劾琅虚抛碎石，并收受红封盘费，以运同降补。二十年，卒。

张井，字芥航，陕西肤施人。嘉庆六年进士，以内阁中书用，改知县，铨授广东乐会。引见，特命改河南正阳，调祥符，迁许州直隶州知州。襄办马营坝大工，加知府衔，署汝宁知府。道光四年，擢开归陈许道。寻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。五年，秋汛安澜，乃实授。增培黄河两岸堤工，并修泉河堤，濬各湖斗门引渠，疏陈河工久远大计，略曰：“今日之黄河，有防无治。每遇伏秋大汛，司河各官奔走抢救，竭蹶情形，惟日不足。及至水落霜清，则以目前可保无虞，不复求疏刷河身之策。渐致河底垫高，清水不能畅出，并误漕运。又增盘坝起剥及海运等费，皆数十年来斤斤於筑堤镶埽，以防为治，而未深求治之之要有以致之也。当此河底未能疏濬之时，惟仍守旧规，以堤束水，而水不能攻沙，河身日形淤垫，必得有刷深之方，始可遂就下之性。”宣宗韪其言，命偕两江总督琦善、南河总督严烺、河南巡抚程祖洛筹议，遂赴南河会勘。

六年，疏言：“黄河病在中满，淤垫过甚，自应因势利导。拟仿前大学士阿桂改河避险之法，导使绕越高淤，於安东东门之北别筑新堤，以北堤改作南堤，中间抽挑引河，傍旧河而行。至丝网滨以下，仍归海口，无淤滩阻隔，似可畅顺东趋。去路既畅，上淤必掣深，得黄与清平，立启御黄坝，挑逼清水畅出刷黄，自有建瓴之势。”诏嘉其有识，调江南河道总督，与总督琦善及副总河潘锡恩会议。以改河避淤，口门有碎石阻遏，诸多窒碍，请开放王营减坝，以期减落黄水，刷涤河身，从之。

既而给事中杨煊奏“启放减坝，黄流湍急，盐河势难容纳，

恐滋流弊”，援嘉庆间减坝两次漫口情形为证。复下详议，并言：“煊稽考成案，於今昔情形似未周知。昔年开坝漫口时在五月，本年启放定在霜后，来源无虑续涨。惟现据委员禀称，去路未见通畅，是煊所奏不为未见。因思启坝时水势或可畅达，堵合后全河仍必抬高，恐徒深四邑之灾，无补全河之病。请仍改河避淤。”上斥并持论游移，不许。是秋，开放减坝，如期堵合，被褒奖。七年，春汛，黄水倒漾，仍高於清水，御坝骤难启放，漕船倒塘灌运，自请治罪，降三品顶戴。命大学士蒋攸銛、尚书穆彰阿往勘。会黄水低落，启御坝，运船幸得全渡，诏斥并急於求功，泥於师古，革职留任，以观后效。

八年，疏陈要工四事：黄河接筑海口长堤，并於下游多筑埽坝以资刷掣；洪泽湖添建滚坝，加宽湖堤；南运河移建昭关坝，加帮两岸纤堤；北运河修复刘老涧石滚坝，补还南岸纤堤。命都统英和会同蒋攸銛查勘，以添筑埽坝不能疏通积淤，海口筑堤可从缓办，馀如议行。九年，以两届安澜，复二品顶戴，谕相机规复河湖旧制。疏言：“南河利害，全系清江，必清水畅出，助黄刷淤，则河与漕两治。惟黄水积淤，必清高於黄数尺，又必启坝时多、闭坝时少，乃能畅出涤刷。现在清水能出，仅免倒灌，不误漕行，殊未易收刷涤之效。”十二年，桃源县民聚众私掘官堤掣溜，致成决口，革职，暂留任效力。御史鲍文淳、宗人府丞潘锡恩并言黄水入湖，恐妨运道，命穆彰阿、陶澍会勘筹议。疏陈：“黄水入湖后，即由吴城七堡仍入黄河，仅淤沿堤，不及湖中，未入束清坝，不致病及运河。正河乾涸，正可将桃南、桃北两间大加挑濬，除去中满之患。”十三年，于家湾合龙，予四品顶戴。寻引疾归。十五年，卒於家。

并任两河凡十年。初治南河，锐意任事，泊兴大工，糜帑三百馀万而无成效，仍为补苴之计，用灌塘法，较胜借黄之险。

勤於修守，世称其亚於黎世序云。

吴邦庆，字霁峰，顺天霸州人。以拔贡官昌黎训导。嘉庆元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。巡视东漕，奏请重浚运河，并复山东春兑春开旧制。数论河漕事，多被采用。十九年，擢鸿胪寺少卿，命偕内阁学士穆彰阿督濬北运河。累迁内阁侍读学士。二十年，出为山西布政使，调河南，护理巡抚。二十三年，擢湖南巡抚，调福建，未之任，湘潭土客民群斗，死伤甚众。侍郎周系英面陈与邦庆疏奏有异，命总督庆保往按。邦庆亦发系英私书，系英获谴；邦庆镌级，以三品京堂用，补通政使。二十五年，擢兵部侍郎，调刑部，寻授安徽巡抚。

黄水注淮，凤、颍被灾，而皖南苦旱，亲赴灾区赈抚。泾县民徐飞龙伤毙，邦庆误听承审官谓由於徐孝芳捏伤图赖，奏捕之，激众拒捕。命两江总督孙玉庭鞠治，得其状，诏斥邦庆几酿冤狱，部议革职，予编修。累迁少詹事。道光十年，授贵州按察使，未之任，予三品卿衔，署漕运总督，寻实授。禁粮船装载芦盐，请缉拿沿河窝顿。十一年，调江西巡抚。

十二年，授河东河道总督，以不谙河务辞，不许。初，严粮在东河，多用碎石抛护，历年岁料未有节省，诏饬覈减。邦庆疏请：“酌改旧章，每年防料经费四成办稽，六成办石。兰仪、商虞、下北三 现工险要，仍专案请办碎石。所议六成之石，积储数年，使各 皆存二千，方缓急可恃，则专案之石亦可逐年递减。”从之。武陟拦黄堰民筑民修，嗣归 管，工段岁增。十三年，奏定画界立石，官民分守，如有新生埽工，先借帑办理，按河北三府摊徵归款。以山东运河全赖泉源灌注，请复设泉河通判，以专责成。寿东汛滚水坝外旧有土堰，为蓄汶敌卫，以利漕运，大水乡民私开酿事，奏立志椿。济运之水

以七尺为度，重运过竣，启堰以利农田，如议行。

初，邦庆著畿辅水利丛书，后在官，考河南通省志乘所载有水田处，胪列其水之衰旺，溉田多寡之数，为渠田说。修防之暇，率道捐贖造水车，就马营坝北及蔡家楼大洼积水地七千馀亩试行垦治。先是，邦庆因碎石工劾严烺，罢之。既而给事中金应麟亦劾邦庆保举过滥，动拨过多，十五年，命大学士文孚、山东巡抚锺祥按之，坐违例调地方人员改归河工，及以属员为幕僚，员馈银不奏参，褫职。诏复斥其参劾严烺迟至三年之久，亦属取巧，念在任三届安澜，加恩复予编修。年已七十，遂告归。二十八年，卒。

栗毓美，字朴园，山西浑源人。嘉庆中，以拔贡考授佑县，发河南。历署温、孟、安阳、河内、西华，补宁陵，所至著绩。父忧归，道光初，服阕，补武陟。迁光州直隶州知州，擢汝宁知府，调开封。历粮盐道、开归陈许道、湖北按察使、河南布政使，护理巡抚。十五年，擢河东河道总督。

毓美自为令时，於黄、沁堤工，马营坝工皆亲其事，勤求河务。时串沟久为河患，串沟者，在堤河之间，始仅断港积水，久而沟首受河，又久而沟尾入河，於是串沟遂成支河，而远堤十馀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，往往溃堤。毓美莅任，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，时北岸原武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，行四十馀里，至阳武，沟尾复灌入大河；又合沁河及武陟、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。两汛素无工无稽，石堤南北皆水，不能取土筑坝。毓美乃收买民砖，抛成砖坝数十所。工甫就而风雨大至，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，於是始知砖之可用。疏陈办理情形，以图说进。

寻又疏言：“王屋庄进水之口，较前更宽百馀丈，由中泓大滩益向南淤，溜势南缓而北紧。南股正河成为迂道，北股之

溜势转建瓴。其故由广武山前老滩坍千馀丈，溜趋山根，为山所遏，折回东北，中泓挺生淤滩。水口既日见刷宽，从省估计，约需银十馀万两。至原阳两岸堤根，因沿陂试抛砖塊，深资僂护。月石坝堵合，加高帮宽，迤下杨村、封丘二汛，滩水已停淤，坝下七十馀村庄居民安堵。惟串沟分溜，关系北岸全局，不能缓至来年兴工，已借拨银两估办。”允之。是役支河危险，赖砖工化险为平。

寻偕巡抚桂良勘奏：“老河分溜已有六分，王屋庄口宽势顺，砖土各坝未可深恃。原武十六堡当其顶冲，并有秦家厂、盐店庄各滩水串沟分注，十七堡当支河尾间皆险要，请购料豫防。”如议行。十六年，择要挑濬修筑鱼台汛堤岸，改民堰归运河。十八年，旱，漕艘阻滞。濬泉源及各湖进水渠道，严诸闸启闭。又濬曹州、济宁河渠。十九年，奏定微山湖收纳运水章程，但计水存丈三尺以内，即筑坝蓄水，加高戴村坝以防旁泄。

初，毓美以砖工屡著成效，奏请许设窑烧造。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，命尚书敬徵往勘，仍请改办碎石，停止设窑。毓美上疏争之曰：“豫省历次失事，皆在无工处所。堤长千里，未能处处筹备。一旦河势变迁，骤遇风雨，辄仓皇失措。幸而抢护平稳，埽工费已不贲。镶埽引溜生工，久为河工所戒，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。查北岸为运道所关，往者原阳分溜，几掣动全河，若非用砖抛护，费何可数计？今祥符下汛、陈留一汛滩水串注，堤根形势，正与北岸同。滨河士民多有呈请用砖者，诚有见於砖工得力，为保田庐情至切也。夫事之有利於民者，断无不利於国。特事近於创，难免浮言。前南河用石之始，众议纷如，良由工程平稳，用料减少，贩户不能居奇。工简务閒，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生，是以妄生浮议，赖圣明独断，敕下东

河试办，至今永庆平成。惟自用碎石，请银几七十馀万，嗣改办六成碎石，然因购石不易，埽段愈深愈多，经费仍未能节省。自试办砖坝，三年未生一新工，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。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，产石祇济源、巩县，采运维艰。砖则沿河民窑不下数十座，随地随时无碍事机。且石性滑，入水流转，砖性涩，入土即黏，卸成坦坡，自能挑溜。每方砖块直六两，石价则五六两至十馀两不等。碎石大小不一，堆垛半属空虚。尺砖千块为一方，平铺计数，堆垛均实。每方石重五六千斤，而砖重九十馀斤，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，而抛砖一方当石两方之用也。或谓砖块入土易损裂，不知砖得水更坚，抛成砖坝，一经淤泥，即已凝结；或谓抛筑砖坝，近於与水争地，不知堤前之地，尺寸在所必争。自来镶埽之法，堤前必先筑土坝数十丈，然后用埽镶，设砖坝则无须乎埽。师土坝之意，不泥其法，抛作坦坡，大溜自然外移，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。上年盛涨，较二年及十二年尤猛迅，砖坝均屹立不移。仪睢、中河两 ，河水下卸，塌滩汇坝，抢镶埽段，旋即走失，用砖抛护，均能稳定。是用砖抢办险工，较镶埽更为便捷。昔衡工失事，因滩陷不能镶埽；马工失事，因补堤不能得碎石。使知用埽不如用砖，运砖易於运石，则费省而工已固。现在各 无工之处，串沟隐患，必应未雨绸缪。若於黄、沁下南豫储砖块，则可有备无患。应储之砖，仍令向民间采买，不必 员烧造，此外别无流弊。”卒如所议行。遂请以四成办稽之款改办砖块。

又疏言：“从前治河用卷埽法，并有竹络、木困、砖石、柳苇。自用料镶埽，以稽料为正宗，而险无定所，亦无一劳永逸之计。缘镶埽陡立，易激水怒。其始水深不过数尺，镶埽数段，引溜愈深，动辄数丈，无工变为险工。溜势上提，必须添镶；溜势下坐，必须接镶。片段愈长，防守愈难。新工既生，

益形劳费。埽工无法减少，不得已而减土工，少购碎石，皆为苟且因循之计。自试抛砖坝，或用以杜新工，或用以护旧工，无不著有成效。且砖工不特资经久，而堆储亦无风火堪虞。从此工固澜安，益复培增土工，专用力於根本之地，既可免漫溢之患，亦保无冲决之虞。”宣宗深嘉纳之。巡抚牛鉴入覲，谕以毓美治河得手，遇事毋掣其肘。二十年，京察，特予议叙。寻卒，优诏褒惜，赠太子太保，依总督例赐恤，赐其子耀进士，谥恭勤，祀名宦祠。

毓美治河，风雨危险必躬亲，河道曲折高下乡背，皆所隐度。每曰：“水将抵某所，急备之。”或以为迂且劳费，毓美曰：“能知费之为省，乃真能费者也。”水至，乃大服。在任五年，河不为患。歿后吏民思慕，庙祀以为神，数著灵应，加封号，列入祀典。

麟庆，字见亭，完颜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嘉庆十四年进士，授内阁中书，迁兵部主事，改中允。道光三年，出为安徽徽州知府，调颖州，擢河南开归陈许道。历河南按察使、贵州布政使，护理巡抚。十三年，擢湖北巡抚。寻授江南河道总督，丁母忧，改署理，服阕，乃实授。疏陈筹办南河情形，略曰：“近年河湖交敝，欲复旧制，不外蓄清刷黄。古人引导清水，三分济运，七分刷黄，得力在磨盘埽。自废弃后，河务渐坏，拟规复磨盘埽旧制。洪泽湖水甚宽，高家堰工绝险，各坝多封柴土蓄水，盛涨启放，辄坏坝底，糜费不貲。应仿滚水坝成法，抬高石底，至蓄水尺寸为度。山圩五坝暨下游杨河境内车逻等坝，一遵奏定丈尺启放，水定即行堵合。至黄河各工，当体察平险，节可缓之埽段，办紧要之土工。一切疏浚器具，祇备运河挑挖。若黄河底淤，非人力所能强刷，惟储备料工，遇险即抢，以防为治，而其要全在得人。又以芦苇为工程必需，右营

荡地荒废，产芦不足，请筑圩蓄水以资灌溉。”疏入，诏嘉其言正当，勸慎勉从事。

十四年，以洪泽湖老子山西北挑砌石坝，东西沙路加筑碎石，高出湖面，以便水师巡哨及商民停泊，疏请淮海、常镇等道另案用银。诏以南河连岁安澜，而工用日增，切责之。十九年，修惠济正闸、福兴越闸。会河湖并涨，险工叠生，请例外拨银五十万，诏允之，戒嗣后不得援例。署两江总督。二十一年，河决祥符，黄水汇注洪泽湖，南河无事，诏嘉其化险为夷，予议叙。二十二年，英吉利兵舰入江，命筹淮、扬防务以保运道，请以盐运使但明伦备防扬州，以清江为后路策应，捕内匪陈三虎等诛之。秋，河决桃北崔镇汛，值漕船回空，改由中河灌塘，通行无误，诏念防务及济运劳，革职，免罪。二十三年，发东河中牟工效力，工竣，以四品京堂候补。寻予二等侍卫，充库伦办事大臣，乞病未行。病痊，仍改四品京堂。寻卒。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、河工器具图说。子崇实、崇厚，并自有传。

潘锡恩，字芸阁，安徽泾县人。嘉庆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第一，超擢侍读。道光四年，复大考一等，擢侍读学士。时河患急，锡恩上疏条陈河务，略曰：“蓄清敌黄，为相传成法。大汛将至，急堵御黄坝，使黄水全力东趋。今年漕艘早渡，因御黄坝迟堵，以致倒灌停淤，酿成大患。且欲筹减泄，当在下游，乃辄开祥符傍，减黄入湖。坝口已灌於下，傍口复灌於上，黄水俱无出路，湖底淤垫极高。若更引黄入运，河道淤满，处处壅溢，恐有决口之患。”宣宗颺其议。五年，命以道员发往南河，补淮扬道。六年，加三品顶戴，授南河副总河。九年，母忧去官，服阕，授光禄寺卿。历宗人府府丞、左副都御史，督顺天学政。擢兵部侍郎，调吏部，仍留

学政。十九年，内监狄文学以甥考试被黜，至锡恩私宅言所取录多出请托，挟制讹诈，锡恩疏闻，特诏论文学大辟。二十二年，疏言：“黄河自桃北崔镇汛、萧家庄北决口穿运河，坏遥堤，归入六塘河东注。正河自扬工以下断流，去清口约有六七十里之远，回空漕船，阻於宿迁以上。臣前任淮扬道时，详辨岸水通船之法，行之十馀年，幸无贻误。今若於中河西口外筑箝口坝，添设草傍，以为黄水启闭之用，即将杨家坝作拦清堰，以为清水启闭之用。就中河运道为一大塘，道里长则容船众，两次启闭，漕船可以全渡。惟黄水先已灌入运河，中泓淤垫，两岸纤堤亦恐有冲缺，赶紧修濬，计需费亦不甚多。此时果可回空。来年即可出重，则萧庄决口不妨从缓堵筑。倘此法赶办不及，祇有竟用引黄济运之法。其临黄箝口坝草傍照式筑作，引黄水入坝送船，沿途多筑对头小坝，以偪溜刷深，庶免淤滞之患。迨出杨庄，汇入清河之水，即可牵挽南行。盖南岸不可借黄者，恐其淤湖淤运。今所引黄水，一出杨庄口，仍归旧河，自可用清口之水以刷涤之，应无流弊。”并以图说进，下河督麟庆议行。麟庆亦主用灌塘法，与锡恩言合，寻代麟庆为江南河道总督。

时扬工漫溢，尚书敬徵等查勘，堵筑决口，开挖引河，接挑长河淤垫，估银五百七十万两有奇。御史雷以誠奏决口无庸堵合，祇须改旧河为支河，以通运道而节糜费，下锡恩会议。锡恩奏覆：“灌口非可行河之地，北岸无可改河之理，请仍堵筑决口。漕船回空，仍由中河灌塘。”命侍郎成刚、府尹李德赴工会同锡恩督办。二十三年，夫工以下挑河四万一百九十馀丈，工竣，启除界坝，放水通畅。会河南中牟河决，黄水注湖，请放山盱各坝宣泄湖水，并将夫工导出湖水，引入中河，暂济盐柴转运。复以上游河水陡落，间有淤垫，请改估萧工以下未

挑之工，并挑筑大堤单薄卑矮处。是秋，湖水接长，掣卸高堰石工四千馀丈，抢护未决。二十四年，黄流未复故道，急筹济运，并宣泄湖水，请启放外南属顺清河，导引入河归海。军船抵坝，即由其处放渡，并於外南之北拦黄坝址筑钳口土坝，以资停蓄。寻奏：“黄河上游六月间陡长水丈馀，山盱林家西坝、旧义河直坝、及仁义河中间拦堰，间有掣塌，补修完密。里、河、扬三承受洪湖之水，两岸纤堤旧有护埽者，致多刷蛰，亦择要加镶。”二十五年，中牟工始合龙，南河连年无险。

二十八年，以病乞归。咸丰中，命在籍治捐输团练。八年，前江西巡抚张芾劾其劝捐无状，褫职。同治三年，捐京仓米折，复原衔，命赴安徽庐州会办劝捐守御事。五年，乡举重逢，加太子少保。六年，卒。漕运总督张之万疏陈锡恩治绩，赐祭葬，谥文慎，入祀乡贤祠。

子骏文，入贵为刑部郎中，改山东知府。咸丰末，捻匪犯省城，骏文率兵团迎击於段家店，却之。署青州，平淄川凤皇山土匪，擢道员。同治中，巡抚阎敬铭、丁宝楨皆倚之。从宝楨会剿捻匪，塞河侯家林，功尤多，授兗沂曹道。光绪中，迁按察使。坐事降调，以谙习河事，仍留山东。历治上下游要工，调河南郑工，专任西坝，以合龙愆期，革职留工，工竣，复原官。授山西按察使，护理巡抚，迁福建布政使。十九年，卒於官。山东士民以其治河功，请建专祠。

论曰：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，南河为漕运所累，愈治愈坏。自张文浩蓄清肇祸，高堰决而运道阻。严烺畏首畏尾，湖河并不能治。张井创议改河，而不敢执咎，迄於无成，灌塘济运，赖以弥缝。麟庆、潘锡恩循其成法，幸无大败而已。吴邦庆讲求水利，而治河未有显绩。栗毓美实心实力，卓为当时河臣之冠，不独砖工创法为可纪也。东河自毓美后，朱襄、锺祥、文

冲继之，祥符、中牟迭决，东河遂益棘矣。

列传一百七十一

林培厚 李象鹄 李宗传 王凤生 黄冕 俞德渊 姚莹

林培厚，字敏斋，浙江瑞安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出为四川重庆知府。咽喉带刀异常制，禁锻者毋制卖，有犯则坐。沿江渡船为盗资，籍而稽其出入，刻姓名船侧，盗为衰息。民习天主教，搜其书，批抉缪妄，闻者多悔悟。署川东道，所属雷波 民、夷忿争，或觊觎邀功，请发兵，培厚不应，立缚治其魁，馀悉贷遣。总督蒋攸銛器之，称为蜀中良吏之最。母忧归，服阕，授直隶天津府。畿辅大水，天津地洼下，灾尤剧，培厚遍行属县，赈活饥民七万有奇。奉天、台湾商米先后抵海口，议以官钱收买，委曲剂量，商民交利，而官不费。时蒋攸銛移督直隶，诏举贤吏，遂荐之，不旬日，擢大顺广道。畿南涝后，大兴水利。培厚先在天津治淀河，至大名治新卫河、洺河，浚筑悉中程度。培厚数以时事利病、属吏贤否语攸銛，为布政使屠之申所忌。及攸銛入相，那彦成代之，坐河北旱荒施赈不如法，解培厚任，宣宗夙知其能，改授湖北粮储道。时河患浅涸，漕舟数阻。攸銛以大学士出督两江，期八省漕以首夏毕渡河，乘清水盛涨，浮渡遄利。培厚所部尤速达，为嘉庆以来数十年所未有，攸銛特疏陈给叙。历三运无误，上意方乡用，以劳卒於通州运次。

李象鹄，字云皋，湖南长沙人。嘉庆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二年，出为直隶宣化知府。岁饥，禁奸贩，

安屯户，煮粥以赈，民无失所。课士有法，一变边郡舛陋之习。调正定，再调保定。蒋攸銛、那彦成先后为总督，皆倚如左右手。象鹄持正无挠，擢通永道，调河南盐道。治漕严，弁丁懍懍，禁胥役藉雇剥船扰民，请潞盐仍归商运，民便之。丁父艰归，服阕，补江西吉南赣宁道。辖境与粤东犬牙相错，多伏莽，属县僻瘠，几不可治，象鹄扫除积弊，境内秩然。擢江苏按察使，署江宁布政使。时陶澍为总督，赖其佐理焉。调贵州按察使。仁怀奸民为乱，株连众，治之无枉纵。擢布政使，禁汉奸盘剥苗民，多惠政。二十四年，以假去职。洎入觐，诏以三品京堂候补。未几，乞归。

李宗传，字孝曾，安徽桐城人。嘉庆三年举人。授浙江上虞知县先摄丽水、平湖、瑞安、建德、平阳，所至求民隐，锄豪强，平反冤狱。在丽水断积案七百馀事，捐赈河工，叙知府，擢浙江督粮道。道光三年，杭、嘉、湖三府大水，宗传建议，浙西诸水尾闾，下由江苏入海，必宜江、浙两省通筹疏濬，大吏用其言，疏请合治。坐事左迁，巡抚程含章荐之，以知府用，授湖南永州，葺濂溪书院，崇节义，劝种植。擢四川成绵龙茂道，累摄盐道、布政使。

十三年，瓘边属倮夷降复叛，势甚张，总督鄂山既奏劾提督杨芳，檄宗传往察治。宗传上言：“四夷环山为巢，嗜利顽钝，愈抚愈嚣。去年添兵设防，夷转四出焚掠，攻垒窥城，略无忌惮。虽扰一，实四安危所系，不可姑息贻患。”乃建三路进剿之策，倡助军需，治兵选士，声威大振。三路大军犹未至，宗传先以计诱降十三支夷，繫之，勒还所掠人口，有业者复之，无业者给赈，纵俘归，使谕威德。夷犹豫未决，大军由冷迹关逼老林巢藪，大破之於石门坎，擒斩数百，毁贼寨二百馀所，夷落悉平。论功最，擢山东按察使。捕大盗刘二鞍

子置之法，群盗远遁，迁湖北布政使。年逾七十，引疾归。

宗传征叛夷出奇有功，然居恆时以计取伤仁，意不自慊。尝从同县姚鼐游，能文章。

王凤生，字竹屿，安徽婺源人。父友亮，乾隆四十六年进士。由中书充军机章京，累迁刑部郎中，精究法律，治狱矜慎。改御史，巡城、巡漕，官至通政司副使，有清直声。以诗名。

凤生，嘉庆中，入赏为浙江通判，屡摄知县事。任兰溪仅数月，清积案七百馀事。任平湖，有民数百户，诵经茹素，传授邪教，凤生悯其愚惑，开谕利害，治为首数人罪，馀释之。补嘉兴府通判。道光初，浙江清查仓库，以凤生总其事。署嘉兴知府，迁玉环同知。会浙西大水，江、浙两省议合治，调凤生乍浦同知，勘水道，乃由天目山历湖州、嘉兴，沿太湖以达松江。计画甫就，事未行，值淮南高堰溃决，江南大吏疏调凤生赴南河。未几，擢河南归德知府，濬虞城、夏邑、永城三县沟渠。寻擢彰卫怀道，道属河工五，岁修糜费，春秋防汛，虚应故事，凤生力矫积习，事必躬亲。以岁修有定例，另案无定例，在任三年，力删另案以杜弊。寻以疾乞归。

九年，两江总督蒋攸銛荐起原官，署两淮盐运使。凤生以淮盐极敝，条上十八事。攸銛采其议，改灶盐，节浮费，濬河道，增屯船，缉场私、邻私之出入，禁江船、漕船之夹带，及清查库款，督运淮北诸条，疏陈待施行，会诏捕盐梟巨魁黄玉林，凤生计招出首，责缉私赎罪。攸銛已入告，旋因告讦置之狱，又得玉林所寄其党私书，意反复，密疏请处以重法。上以前后歧异，谴攸銛，凤生亦降调。陶澍继督两江，与尚书王鼎、侍郎宝兴会筹盐法，合疏留凤生襄议，於是大有兴革，略与凤生初议相出入；又奏以凤生察湖广销引，勘议淮北改票事，凤生虽去官，仍与盐事终始。十二年，湖北大潦，总督卢坤疏留

凤生治江、汉堤工，袤亘数百里，半载告竣，秋水至，新堤有溃者，凤生引咎乞疾归。寻淮北票盐大畅，陶澍以凤生首议功上闻，促之出，未行而卒。

凤生以仕为学，尤笃好图志，成浙西水利图说备考、河北采风录、江淮河运图、汉江纪程、江汉宣防备考、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，每吏一方，必能指画其形势，与所宜兴革。四方大吏争相疏调，少竟其用，惟治淮盐尤为陶澍所倚藉焉。

黄冕，字服周，湖南长沙人。年二十，官两淮盐大使，治淮、扬赈有声。初行海运，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，尽得要领，授江都知县。历元和、上海，署太仓州，擢苏州府同知，晋秩知府，署常州、镇江，有大兴作，大吏悉倚以办。疏治刘河海口，上海蒲汇塘，常州芙蓉江、孟河，冕皆躬任之。海疆兵事起，从总督裕谦赴浙江。裕谦死难，冕牵连遣戍伊犁，既而林则徐亦至戍，议兴屯田，冕佐治水利有功，赦还。江苏巡抚陆建瀛复调冕治海运，革漕费，岁省银数十万，为忌者所中，劾罢归。咸丰初，粤匪围长沙，冕建守御策。及曾国藩治兵讨贼，冕创釐税，兴茶盐之利，军饷取给焉。又开东征局，专饷曾国藩一军。起授江西吉安知府，复以事劾免归，仍以饷事自任，湘军赖以成功。寻授云南迤西道，辞病不赴，卒於家。

冕仕宦初为陶澍、林则徐所知，晚在籍为骆秉章所倚任。时称其幹济，被谤亦甚云。

俞德渊，字陶泉，甘肃平罗人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授江苏荆溪知县。始至，遮诉者百十辈，逾年，前诉者又易名来控，一见即识之，群惊为神。调长洲，甚得民心。迁苏州督粮同知。道光六年，初行海运，以德渊董其役，章程皆出手定，以忧去。八年，服阕，擢常州知府，调江宁。

十年，宣宗以两淮盐法大坏，授陶澍为两江总督，命尚书

王鼎、侍郎宝兴赴江南会议改革。时议者多主罢官商盐，归场灶科税，以德渊有心计，使与议。德渊具议数千言，略谓：“盐归场灶，其法有三：一曰归灶丁按年敞起科，然其中有难行者三：一在灶丁之逋欠，一在年敞镬之私煎，一在灾祲之藉口；二曰归场官给单收税，难行者亦有三：一在额数之难定，一在稽查之难周，一在官吏之难恃；三曰归场商认年敞纳课，难行者亦有三：一在疲商之钻充，一在殷户之规避，一在垣外之私售。以上三法，共有九难。如就三者兼权之，则招商认年敞，犹为此善於彼。苟得其人，或可讲求尽善。顾事关图始，果欲行之，则宜先定章程。清灶金商、改官易制诸事，非三年不能就绪。此三年中，额课未可长悬也，场盐未可停售也，各岸食盐未可久缺也。新旧接替之时，非熟思审处，何能变通尽利乎？向来捆盐之夫，淮北永丰有万余人，淮南老虎颈不下数万人，皆无赖游民以此为事业。一旦失所，此数万众将安往？其患又不止私梟拒捕已也。”议上，陶澍深然之，乃与朝使定义，不归场灶，仍用官商如故；惟奏罢盐政，裁浮费，减窝价，凡积弊皆除之。荐德渊超擢两淮盐运使。

德渊精会计，又知人善任。诸滞岸商惮往运，改以官督办，千里行盐，稽覈价用，琐屑悉当。每运恆有馀利，尽以充库，无私取。两淮本脂膏地，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，馀贍给寒峻，取声誉，皆出商赏。德渊谨守筭钥，失望者众，言者时相攻讦，不顾也。在任五年，力崇节俭，妻子常衣布素，扬州华侈之俗为之一变。尚书黄钺子中民为场大使，欲得美职，德渊曰：“美职以待有功，中民无功不可得。”坚不与。陶澍益贤之，荐其才可大用，以循良久在盐官可惜，上亦嘉之，未及擢用而卒。

姚莹，字石甫，安徽桐城人。嘉庆十三年进士，授福建平

和知县。调龙溪，俗健悍，械斗仇杀无虚日。莹擒巨恶立毙之，收豪猾为用，予以自新。亲巡问疾苦，使侵夺者各还旧业，誓解仇讎。择强力者为家长，约束族众，籍壮丁为乡勇，逐捕盗贼，有犯，责家长缚送。械斗平，盗贼亦戢，治行为闽中第一。调台湾，署海防同知、噶玛兰同知，坐事落职。寻以噶玛兰获盗功，复官。父忧归，服阕，改发江苏，历金坛、元和、武进。迁高邮知州，擢两淮监掣同知，护盐运使。先后疆吏赵慎畛、陶澍、林则徐皆荐其可大用。

道光十年，特擢台湾道。及海疆戒严，莹与总兵达洪阿预为战守计。达洪阿性刚，与同官鲜合，莹推诚相接，一日谒谢曰：“武人不学，为子所容久矣，自今听子而行。”二十一年秋，英兵两犯鸡笼海口，明年正月，又犯大安港。莹设方略，与达洪阿督兵连御之，大有斩获，收前所失宁波、厦门砲械甚多。敌构奸民煽乱，海寇亦窃发，皆即捕戮，一方屹然，诏嘉奖，加二品衔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泊江宁议款求息事，遂有台湾镇道冒功之狱。故事，台湾以悬隔海外，加兵备道按察使衔，得与镇臣专奏事。鸡笼、大安之捷，飞章入告，总督怡良心不平。英兵留驻鼓浪屿，前获俘欲解内地，势不能达，奏请便宜诛之，以绝内患，已报可，怡良仍令解省。莹与达洪阿谋曰：“大府意欲市德，藉以退鼓浪屿之兵。兵不可退，徒示弱，不如杀之！”怡良愈怒，诸帅并忌之。款议既成，交还敌俘，以妄杀被劾，逮问。莹与达洪阿约，义不与俘虏质，即自引咎。宣宗心知台湾功，入狱六日，特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，至则复为总督宝兴所忌。会西藏两呼图克图相争，檄往平之。莹谓：“夷人难以德化。失职下僚，子身往，徒损国威。”不听。及至乍雅，果不得要领而返。总督劾其畏难规避，责再往。事竣，补蓬州。在

州二年，引疾归。

文宗即位，黜大学士穆彰阿，诏宣示中外，并及莹与达洪阿被陷状，於是复起用，授湖北武昌盐法道，未行，擢广西按察使，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。时广西寇渐炽，诸将不合，师久无功。莹至，任为翼长。大军围贼紫金山，莹言流贼如水，必环攻以断其逸，不听，贼遂窜永安。又上书请斩僨事将，复不听。永安城小，都统乌兰泰军西南，提督向荣军东北，合滇、黔、楚、蜀兵四万馀人，贼数千壁险死斗。水窰者，永安东北之隘也，缘山径可达桂林。莹与乌兰泰皆主击水窰，绝贼外援，向荣不从，自由龙寮岭进而败，乃议开水窰一路纵贼逸，尾追击之。莹力辩其失，赛尚阿仍用向荣策，贼果突围出犯桂林，乌兰泰战死，赛尚阿逮问。贼势益炽，连陷兴安、全州，犯湖南，遂不可制。莹随军至湖南，巡抚张亮基奏署按察使，忧愤致疾，卒於官。

莹师事从祖鼐，不好经生章句，务通大意，见诸施行。文章善持论，指陈时事利害，慷慨深切。所著东溟文集、奏稿、后湘诗集、东槎纪略、康輶纪行及杂著诸书，为中复堂全集，行於世。

子濬昌，能继家学。曾国藩以名家子留佐幕，官江西安福、湖北竹山知县。工诗，有五瑞堂集。

论曰：林培厚救荒治河有实绩，而以察吏招忌。李宗传便宜平夷，功在边方。王凤生、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，尤济时之才。姚莹保岩疆，挫强敌，反遭谗譴，然朝廷未尝不谅其忠勤，海内引领望其再用，亦不可谓不遇矣。

列传一百七十二

杜受田 子翰 祁俊藻 子世长 翁心存 彭蕴章

杜受田，字芝农，山东滨州人。父墀，嘉庆六年进士，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，重宴鹿鸣，加太子少保，卒赠太傅，谥文端。

受田，道光三年进士，会试第一，殿试二甲第一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擢中允，迁洗马，督山西学政。十五年，特召还京，直上书房，授文宗读。四迁内阁学士，命专心授读，毋庸到阁批本。十八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调户部。二十四年，连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，寻充上书房总师傅。文宗自六岁入学，受田朝夕纳诲，必以正道，历十馀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长且贤，欲付大业，犹未决。会校猎南苑，诸皇子皆从，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，文宗未发一矢，问之，对曰：“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”宣宗大悦，曰：“此真帝者之言！”立储遂密定，受田辅导之力也。

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加太子太傅，兼署吏部尚书，调刑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受田虽未入枢廷，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，上必谘而后行。广西军事亟，受田数陈方略，荐林则徐、周天爵，先后起用。提督向荣老於军事，以同列不和被谤，力陈舆论，数保全之。咸丰元年，调管礼部。二年，因河决丰北久未塞，山东、江北被灾重，命偕福州将军怡良往治赈务。疏言：“灾广民众，赈恤不可缓，尤在得人。”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灏、

江宁布政使祁宿藻，皆持正有为，责成专任；请截留江、广漕米六十万石分给两省；诏并行。

受田自侍文宗学，未尝离左右，当陛辞，不觉感恋流涕。在途触暑染疫，力疾治事，与源灏、宿藻等覈定施赈章程，疏陈而不言病，至清江浦遽卒。遗疏念贼氛未靖，河患未平，尤以敬天法祖、勤政爱民、崇节俭、慎好恶、平赏罚为言。文宗震悼，赠太师、大学士，入祀贤良祠，赐金五千两治丧，遣近臣慰视其父塋，擢其子检讨翰为庶子，孙三人并赐举人。复特诏曰：“杜受田品端学粹，正色立朝，皇考深加倚重，特简为朕师傅。忆在书斋，凡所陈说，悉本唐、虞、三代圣圣相传之旨，实能发明蕴奥，体用兼赅。朕即位后，周谘时政利弊，民生疾苦，尽心献替，启沃良多！援嘉庆朝大学士朱珪故事，特谥文正。”谓其公忠正直，足当“正”字而无愧。枢至京，上亲奠，抚棺哭甚哀，晋其父塋礼部尚书衔。明年，上临雍讲学，复诏褒受田曩日讲贯之功，即家赐祭一坛。及枢归，命恭亲王奠送，遣官到籍致祭，饰终之典，一时无与比。子 ，由翰林院编修累官户部侍郎，督办山东团练。

翰，字继园。道光二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检讨。咸丰三年，降。服阕，补庶子。文宗念受田旧劳，数月间迭擢工部侍郎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办理京城巡防事宜。翰勇於任事，甚被倚任。十年，随扈热河，以劳赐花翎。上崩於行在，穆宗即位。御史董元醇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，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持不可，翰附之，抗言甚力，遂黜元醇议。肃顺曰：“君诚不愧杜文正之子也！”既而载垣等以窃夺政柄被罪，翰连坐，议革职戍新疆，诏原之，褫职，免其发遣。同治五年，卒。

祁俊藻，字春圃，山西寿阳人。父韵士，官户部郎中，以事系狱。俊藻方幼，随侍读书不辍，赋春草诗以见志。嘉庆十

九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元年，直南书房。督湖南学政，累迁庶子。十年，以母病陈情归养，宣宗不许，予假省亲。逾年回京，补原官，迁侍讲学士。寻复予假省母，不开缺。历通政司副使、光禄寺卿、内阁学士。母忧归，十六年，将届服阕，预授兵部侍郎，督江苏学政。历户部、吏部侍郎，留学政任，未几，十九年，命偕侍郎黄爵滋视福建海防及禁烟事，连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书。迭疏陈总宜驻泉州治防务，改海口砲台为墩，查禁烟贩，捕治汉奸，并禁漳、泉两府行使夷钱，夹带私铸者治罪，严惩械斗，并得旨允行。在闽半载，还经浙江，按台、温两府私种罌粟，劾罢台州知府潘盛；又劾温州知府刘煜试行票盐不善，被议，自呈枉屈，戍新疆。时邓廷桢奏击英吉利兵船於厦门走之，忌者谓其不实，命俊藻复往按，具陈战胜状。回京，仍直南书房。二十一年，调户部，命为军机大臣。

二十六年，偕尚书文庆按长芦盐运使陈鉴挪拨盐课，弥补加价，褫其职，历任盐政运司议讞有差。二十九年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命赴甘肃偕琦善按前任总督布彦泰清查舛误、纵容家丁，下严议。回京，请便道省墓，途次闻宣宗崩，过里门不入。文宗即位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仍管户部。俊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，至是文宗锐意图治，罢穆彰阿，俊藻遂领枢务，开言路，起用旧臣，俊藻左右之。

咸丰元年，调管工部，兼管户部三库事务。二年，复调户部。广西匪日炽，出湖南，遂不可制，湖北、江南数省先后沦陷。军兴财匱，议者试行钞法，又铸当百、当五百大钱，皆行之未久而滋弊。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，尚苛刻。又湘军初起，肃顺力言其可用，上乡之，俊藻皆意与龃，屡称病请罢，温诏慰留。四年冬，复坚以为请，乃允致仕。十年，英法联军犯天

津，车驾将幸热河，俊藻密疏切谏。又言关中形胜可建都，釐捐病民，北省尤宜急停，并报闻。

十一年，穆宗即位，特诏起用。疏陈时政六事：曰保护圣躬以崇帝学；曰绥辑民心以清盗源；曰重守令以固民心；曰开制科以收人才；曰速剿山东、河南贼匪，严防山西、陕西要隘，以卫畿辅；曰敦崇节俭以培元气。言甚切挚，并被嘉纳，次第施行。命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。同治元年，穆宗入学，命直弘德殿，偕翁心存、倭仁、李鸿藻同授读，摘录经史二帙进呈。上读大学毕，俊藻具疏推陈为人君止於仁之义，略曰：“大学一书，皇上已成诵，凡制治保邦之道，用人行政之源，胥在於是。为人君之道，止於仁而已。治国平天下两章，言仁者六，终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。盖仁者必以仁亲为宝，故能爱人，能恶人。不好仁，则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。仁者必以贪为戒，故忠信以得之，不仁者则骄泰以失之矣。仁者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，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则以身发财，菑害并至矣。千古治乱之机，判於义利，而义利之判，则由於上之好仁不好仁也。如近日所讲帝鉴图说，下车泣罪，解网施恩，泽及枯骨等事，斯即帝王仁心所见端也。若纳谏求贤，尊儒远佞，则仁亲为宝，能好能恶之说也。露台罢工，裘马卻献，则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之说也。帝鉴图说讲毕，请进讲舆地，以会典诸图简明，易於指画。又耕织图及内府石刻宋马远豳风图为农桑衣食之原，皇上读书之暇，随时讲求，庶知稼穡之艰难，懍守成之不易也。”

二年，上服除，俊藻偕倭仁、李鸿藻上疏曰：“皇上冲龄践阼，智慧渐开。当此释服之初，吉礼举行，圣心之敬肆於此分，风会之转移即於此始，则玩好之渐可虑也，游观之渐可虑也，兴作之渐可虑也。嗜好之端一开，不惟分诵读之心，海内

之窥意旨者，且将从风而靡。安危治乱之机，其端甚微，所关甚钜，可无慎乎？方今军务未平，生民涂炭，正君臣交儆之时，非上下恬熙之日。伏原皇上恪遵慈训，时时以忧勤惕厉为心，以逸乐便安为戒。凡内廷服御一切用项，稍涉浮靡，概从裁减；向例所有，不妨量为撙节。如是，则外务之纷华不接於耳目，诗书之启迪益敛夫心思，圣学日新，圣德日固，而去奢崇俭之风，自不令而行矣。”疏上，优诏褒答焉。

俊藻提倡朴学，延纳寒素，士林归之。疏言：“通经之学，义理与训诂不可偏重。后学不察，以训诂专属汉儒，义理专属宋儒，使画分界限，学术日歧。”因举素所知寒士端木埰、郑珍、莫友芝、阎汝弼、王轩、杨宝臣，经明行修，堪资器使。又疏言：“军兴以来，不讲吏治，请下中外大臣，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，以备任用。”自举原任同知刘大绅、按察使李文耕、大顺广道刘煦，请宣付史馆入循吏传。又荐直隶知县张光藻、陈崇砥、王兰广，山东知县蒋庆第，山西知县程豫、吴辉祖及江南优贡端木埰，山西举人秦东来。并嘉纳允行。屡以病乞休，三年，诏致仕，食全俸。五年，卒，晋赠太保，祀贤良祠，命锺郡王奠醑，谥文端。擢其子编修世长以侍读用。

世长，字子禾。咸丰十年进士。年十三，侍父江苏学政任，幕客俞正燮、张穆、苗夔诸人，并朴学通儒，世长濡染有素，尤笃守宋儒义理之说。同治九年，服闋，补侍读。累迁内阁学士。光绪初，连督安徽、顺天、浙江学政，清勤爱士，一守俊藻旧规。历礼部、吏部侍郎，擢左都御史。十年，命偕尚书延煦勘山东河工，疏言：“非疏海口不能泄盛涨。修防以民埵为第一层屏障，守民埵即以守大堤。巡抚陈士杰筑修民埵多在大堤既决之后，殊为失计。请乘时兴修。”从之。迭疏陈时务，多持正义。十六年，迁工部尚书，兼管顺天府尹。两典会试，

皆得士。世长清操自励，累世官卿贰，家如寒素，时以称焉。十八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谥文恪。赐其孙师曾员外郎，子友蒙主事。

翁心存，字二铭，江苏常熟人。父咸封，官海州学正。知州唐仲冕见心存有异才，奇之，授之学。道光二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擢中允，督广东学政。任满，入直上书房，授惠郡王读。寻督江西学政，累迁大理寺少卿。十七年，复直上书房，授六阿哥读。逾年，以母老乞养。家居十年，终母丧。会子同书督贵州学政，陛辞，宣宗命传谕促之来。二十九年，至京，仍入直，授八阿哥读。补祭酒。历内阁学士、工部侍郎，调户部。江苏巡抚请苏州、松江、太仓漕米改徵折色，心存谓：“三属额徵米一百十四万馀石，一旦改折，虑京仓不敷支放，州县假折色抑勒倍徵，便民適以累民。”主驳议，事乃寢。

咸丰元年，擢工部尚书。三年，江宁陷，心存疏陈兵事，请乘贼势未定，飭向荣渡江，陈金绶进屯浦口，以上海水师溯流冲其前，江忠源、邓绍良之师掩其后，四路进攻；增重兵守江、淮杜北窜；急清兗、豫、凤、颖捻匪，毋令与粤寇合势；并覈军需，恤灾黎；筹京仓积贮，整饬纪纲，以维根本。疏上，多被采用。又荐湖北按察使江忠源，请畀统帅重任，寻即擢为巡抚。调刑部，再调工部，兼管顺天府尹。

粤匪北犯，心存疏言贼氛逼近，请扼河而守，畿南直驻重兵，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各要隘并力堵截，速调驻热河、绥远之蒙古马队进口内卫京畿；京师九门严缉奸宄，运通仓存粮入城；并敕琦善、邓绍良规复扬州、镇江，为会剿江宁之计。又疏陈顺天防务，画分汛地，举行团练；府属各营旧隶总督管辖，请旨暂归调遣。未几，贼犯天津，僧格林沁率师进剿，命顺天府

设粮台。心存请发内帑三十二万两、京仓米二千六百石以给军食，添制军需火药。又偕团防大臣会议京城防守事宜，举光禄寺卿宋晋、太仆寺卿王茂蔭综理其事，并诏允行。时议行钞币，心存疏言：“军营搭放票钞，诸多窒碍。钞币之法，施行当有次第，此时甫经颁发，并未试用，势难骤用之军营。”诏斥为阻挠，即责筹次等施行之法，俾无阻滞。会言官论通州捕役勾结土匪行劫，命刑部侍郎文瑞鞫得实，心存以徇庇革职。

四年，起授吏部侍郎，调户部，擢兵部尚书，调吏部。六年，疏陈江南军事，略曰：“苏、松、常、太三府一州，及浙之杭、嘉、湖三府，久为贼所窥伺。今宁国先陷，逼近宜兴，向荣近守丹阳，溧水、句容相继失守，宜责向荣严扼丹阳，令张国樑率精兵驻宜兴扼东坝，别简水师驻太湖，庶苏、常两郡可保无事。又近有按亩捐输，失政体，竭民财，请查明停止。”是年冬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寻调户部。

八年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英法联军北犯，天津戒严。心存疏请圣驾还宫，以定众志，力言京师重地，不可驻外国领事；长江形势不可失；绥芬边地不可捐；兵费不可再偿；传教不可推广；和议难成，宜速进剿。湖北巡抚胡林翼奏除漕务中饱之弊，请改徵折色。心存力赞其议；由部定章程五事，满、汉兵粮折价支給，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概行裁革焉。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户部。与肃顺同官不相能，屡乞病，不许。九年，复固请，乃予告去职。

十年，户部迭兴大狱，肃顺主之，多所罗织。怡亲王载垣等会鞫，谓司员忠麟、王熙震以短号钞兑换长号，曾面启心存，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二人所能专政，断无立谈数语改旧章之理。载垣等遂请褫顶带归案讯质，文宗鉴其诬，仅以失察议处，

免传讯，议降五级，改俟补官，革职留任。复以五“字”商号添支经费，心存驳令议减，未陈奏，司员即列入奏销，下严议，革职留任。是年秋，车驾将幸热河，心存上疏切谏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於行在，梓宫还京，心存偕诸臣迎谒，特诏起用，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。疏举人材，诏嘉其不失以人事君之义。又疏言：“东南之民乡义甚坚，各郡县陷后，流亡渡江者，日夜思招练义勇，克复乡里。请敕曾国藩择能办贼者驰赴通州东台，收拾将散之人心，激励方兴之义旅，进捣苏、常，退保下河。上海一隅赋税所出，宜取江海关无穷之利，以供曾国藩有用之兵。”疏上，被嘉纳。同治元年，入直弘德殿，偕祁俊藻等授穆宗读。两宫皇太后慎重师傅之选，倚畀弥笃。是年冬，寝疾，子安徽巡抚同书方缘事系狱，诏暂释侍疾。寻卒，优诏赐恤，称其“品端学粹，守正不阿”，赠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赐其孙曾源进士，曾荣举人，曾纯、曾桂并以原官即用，曾翰赐内阁中书。逾年，文宗实录告成，以心存曾充监修总裁，赐祭一坛。子同书、同龢自有传，同爵官湖北巡抚。

彭蕴章，字咏莪，江苏长洲人，尚书启丰曾孙。由举人入赏为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道光十五年，成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仍留直军机处。累迁郎中，历鸿胪寺少卿、光禄寺少卿、顺天府丞、通政司副使、宗人府丞。督福建学政，迁左副都御史。二十八年，疏言：“漕船卫官需索旗丁日益增多，沿途委员及漕运衙门、仓场花户皆有费，欲减旗丁帮费，宜探本穷源。又州县办漕，应令督抚察其洁己爱民者，每岁酌保一二员；办理不善者，劾一二员。运漕官及坐粮如能洁己剔弊，准漕督、仓场保奏，不称职者劾罢。”下部议行。擢工部侍郎，仍留学政任。咸丰元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四年，调礼部，寻擢工部尚书。五年，协办大学士。六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管理

工部及户部三库事务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

八年，京师旱，粮价踊贵，旗民生计益艰，蕴章奏请拨款采米，允之。复疏言：“自改用大钱，城中米贵，叠荷加恩赈济，又加米折，然民生疾苦未见转机。臣闻兵丁所领止有实米二成，其馀折色定价，每石京钱四千至三千不等，大米一石市价京钱三十千。持此折价买米，不过升斗。民生之蹙，不独在无银，并在无米。本年海运多於上年，可将兵米酌量加增。又各营养育兵及鳏寡孤独小口米不过四万馀名，每名岁支一石六斗，拟请此项酌给米，毋庸折色。自前年以来，有提存部库采买银，又存四川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解京米价银，共有四十七万馀两，堪以采买米石，加放兵米。又有河南停运节省运脚银二万两，堪为转运之用。伏乞饬部采买，以资搭放，实於旗兵生计大有裨益。”疏入，下部议行。

蕴章久直枢廷，廉谨小心，每与会议，必持详慎。钞票、科场诸大狱，婉体调护，与肃顺等意忤。两江总督何桂清素以才敏自负，蕴章误信之，数於上前称荐。十年，江宁大营溃，蕴章犹言桂清可恃。未几，苏、常相继陷，桂清逮治。文宗以蕴章无知人鉴，眷注浸衰。適有足疾，扶掖入直，命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以示体恤。寻奏乞罢职，出都就医。诏曰：“卿久任枢垣，备悉时事。现在军务如有见及，并采访舆论民情，随时具疏交地方官大吏代递。”蕴章密陈时务六则，报闻。十一年，病痊，署兵部尚书，寻兼署左都御史。同治元年，复以病乞休。未几，卒，依大学士例赐恤，谥文敬。子祖贤，官至湖北巡抚。

论曰：文宗初政，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，赞画独多。祈俊藻、彭蕴章皆久领枢务，翁心存数论军事，久筦度支。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，先后去位；同治初元，联翩复起。俊藻、心

清史稿

·2146·

存三朝耆硕，辅导冲主，一时清望所归焉。

列传一百七十三

文庆 文祥 宝鋆

文庆，字孔修，费莫氏，满州镶红旗人，两广总督永保之孙也。道光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五迁至詹事。历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、内阁学士。十二年，授礼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。十三年，总理孝慎皇后丧仪，会奏军民薙发及停止宴会期限疏中，误引“百姓如丧考妣，四海遏密八音”语，下诸臣严议。宣宗以文庆翰林出身，随声附和，独重谴，褫副都统，降三品顶戴。寻复之，历史部、户部侍郎。十六年，偕尚书汤金钊赴陕西、四川按劾巡抚杨名颺、布政使李羲文，并下严议，寻复按名颺被讦事，褫其职。金钊留署陕西巡抚。文庆又按河南武陟知县赵铭彝贪婪状，劾褫职。调户部侍郎。十七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，兼右翼总兵。命赴热河，偕都统耆英按历任总管亏短库款，褫职追缴。十九年，以查办热河亏空案内拟罪未晰，召问，奏对失实，下部议，罢直军机。二十年，典江南乡试，以上下江中额有误，又私携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闈阅卷，议褫职。

二十二年，予三等侍卫，充库伦办事大臣。二十三年，召授吏部侍郎、内务府大臣，连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书。二十五年，命赴四川，偕总督、将军按前任驻藏大臣孟保、锺芳等滥提官物，劾罢之。二十七年，复命为军机大臣，解内务府事务。寻署陕甘总督，道经河南，命察赈务，劾玩误之知县四人。

二十八年，召授吏部尚书，兼步军统领、内务府大臣，罢直军机处、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三十年，充内大臣。薛执中者，甘肃河州人，以符咒惑众。至京师，藉术医病，朝贵多与往来。遂妄议时政，谈休咎，行踪诡秘，为巡城御史曹楸坚捕治，中外大臣牵连被谴者众。文庆曾延治病，文宗斥其身为步军统领，不能立时捕究，有乖职守，褫职。咸丰元年，予五品顶戴，办理昌陵工程。二年，起授内阁学士，寻擢户部尚书，复为内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五年，复为军机大臣、协办大学士。题孝静皇后神主，加太子太保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晋武英殿大学士，管理户部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

文庆醇谨持大体，宣宗、文宗知之深，屡蹶屡起，眷倚不衰。时海内多故，粤匪猖炽，钦差大臣赛尚阿、讷尔经额先后以失律被谴。文庆言：“当重用汉臣，彼多从田间来，知民疾苦，熟谙情伪。岂若吾辈未出国门、懵然於大计者乎？”常密请破除满、汉畛域之见，不拘资格以用人。曾国藩初任军事，屡战失利，忌者沮抑之。文庆独言国藩负时望，能杀贼，终当建非常之功。曾与胡林翼同典试，深知其才略，屡密荐，由贵州道员一岁之间擢至湖北巡抚，凡所奏请，无不从者。又荐袁甲三、骆秉章之才，请久任勿他调，以观厥成。在户部，阎敬铭方为主事，当采用其议，非所司者亦谂之。后卒得诸人力以戡定大难。端华、肃顺渐进用事，皆敬惮其严正焉。

六年，卒。遗疏言各省督抚如庆端、福济、崇恩、瑛棨等，皆不能胜任，不早罢，恐误封疆。文宗深惜之，优诏赐恤，嘉其人品端粹，器量渊深，办事精勤，通达治体，赠太保，赐金治丧。及亲奠，见其遗孤幼穉，特诏加恩入祀贤良祠，命其子善联俟及岁引见；弟文玉，以罪遣戍，即释回。予谥文端。善联，官至福州将军。

文祥，字博川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红旗人，世居盛京。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。咸丰六年，京察，记名道府，因亲老，乞留京职。历太仆寺少卿、詹事、内阁学士，署刑部侍郎。八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授礼部侍郎，历吏部、户部、工部侍郎，兼副都统、左翼总兵。

十年，英法联军犯天津，僧格林沁密疏请幸热河。文祥以摇动人心，有关大局，且塞外无险可扼，力持不可，偕廷臣言之，复请独对；退偕同直侍郎匡源、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，明诏宣示中外。八月，敌氛益炽，车驾遽行，命文祥署步军统领，司留守。从恭亲王奕訢议和，出入敌营，於非分之求，侃侃直言，折之以理。寻以步军统领难兼顾，疏辞，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。十月，和议成，疏请回銮，以定人心。偕恭亲王等通筹全局，疏上善后事宜，於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恭亲王领之，满、汉大臣数人，文祥任事最专。

时和局甫定，发、捻犹炽，兵疲饷竭，近畿空虚。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，添置枪砲，於是始立神机营，寻命管理营务。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单薄，胜保所部新募未经行阵。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辅，必得良将劲卒为赞助，荐副都统富明阿、总兵成明隶其军；又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楨、湖北候补知县刘蓉堪大用。疏上，并嘉纳焉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於热河行在，穆宗即位，肃顺等专政，文祥请解枢务，不许。十月，回銮，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。同治元年，连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，兼署兵部尚书，为内务府大臣，兼都统。二年，管理籓院事务。东南军事以次戡定，江苏、浙江省城克复，议加恩枢臣，固辞。三年，江宁复，首逆就歼，捷至，加太子太保，予侄凯肇员外郎。四年，署户部尚书，辞内务府大臣，允之。

是年秋，马贼入喜峰口，命文祥率神机营兵防护东陵，督诸军进剿，贼遁于栾阳。疏陈：“地方官蒙贼酿患，请除积弊，清盗源。马贼巢穴多在奉天昌图、八面城、热河八沟哈达等处。请购线侦察，调兵掩捕，庶绝根株。”事定，回京。文宗奉安山陵，赐其子熙联员外郎。寻以母病请假三月，回旗迎养。奉天马贼方炽，命率神机营兵往剿，增调直隶洋枪队出关，约东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夹击，破贼于锦州东井子。谍知贼将劫奉天狱，约期攻城，兼程驰援，贼退踞城东南，围抚顺；令总兵刘景芳夜击破之，贼遁出边。遣军趋吉林，五年春，解长春围，追贼至昌图朝阳坡，分三路进击，十数战皆捷，擒斩三千馀。贼首马傻子穷蹙乞降，磔之；留兵饷授将军都兴阿，俾清馀孽。请蠲奉天地丁银米，停铺捐。回京，调吏部尚书。文宗实录成，赐子熙治员外郎。

八年，丁母忧，特赐谕祭。百日假满，病未出。天津教案起，力疾还朝。十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十一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。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，总理各国事务，以一身负其责。洋情诡幻，朝论纷纭，一以忠信持之，无谗卸。洎穆宗亲政，胪陈历年洋务情形，因应机宜甚备，冀有启悟。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，文祥涕泣，偕同列力谏，几同谴。恭亲王寻复职，而自屡遭挫折后，任事不能如初。文祥正色立朝，为中外所严惮，朝局赖以维持，不致骤变。十三年，病久不瘳，在告，会日本窥台湾，强出筹战守。疏请：“敕下户部、内务府宽筹饷需，裁减浮用，停不急之工作，谋至急之海防，俾部臣、疆臣皆得专力图维。皇上忧勤惕厉，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。否则狃以为安，不思变计，恐中外解体，人心动摇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”言甚切至。

是年冬，穆宗崩，德宗继统即位，晋武英殿大学士。以久

病请罢，温诏慰留，解诸兼职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。时国家渐多故，文祥深忧之，密陈大计疏曰：“洋人为患中国，愈久愈深，而其窥伺中国之间，亦愈熟愈密。从前屡战屡和，迄无定局，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。及庚申定约，设立衙门专司其事，以至於今，未见决裂。就事论事，固当相机尽心办理，而揣洋人之用心，求驭外之大本，则不系於此，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。溯自嘉庆年间，洋人渐形强悍，始而海岛，继而口岸，再及内地，蓄力厉精习机器，以待中国之间，一逞其欲。道光年间，肆掠江、浙，自江宁换约以后，觊觎观望。直至粤匪滋事，以为中国有此犯上作乱之事，人心不一，得其间矣。於是其谋遂泄，闯入津门，虽经小挫，而其意愈坚，致有庚申之警。然其时势局固危，民心未二，勤王之师虽非劲旅，而闻警偕来；奸细之徒虽被诱胁，而公愤同具，以是得受羁縻，成此和局。十馀年来，仰赖皇太后、皇上励精图治，宵旰勤劳，无间隙之可寻；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，未至启衅，偶有干求，尚能往返争持，不至太甚，非洋务之顺手，及在事者折冲之力，皆我皇太后、皇上朝乾夕惕，事事期符民隐，人心固结，有以折外族之心，而杜未形之患也。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讲求益进，彼此相结之势益固。使臣久驻京师，闻我一政之当则忧，一或不当则喜，其探测愈精。俄人逼於西疆，法人计占越南，紧接滇、粤，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，蠢蠢欲动之势，益不可遏。所伺者中国之间耳，所慕者中国大本之未摇，而人心之难违耳。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，未知政治，然其国中偶有动作，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卿士也；付下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庶人也。议之可行则行，否则止，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。自治其国以此，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。倘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，取之恐后矣。如土耳其

其、希腊等国，势极弱小，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，其人心固也。强大如法国，而德国得以胜之者，以法王穷侈任性，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，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，而民心已去，始有以乘其间也。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，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。理之所在，势所必至。中国之有外国，犹人身之有疾病，病者必相证用药，而培元气为尤要。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，中国必求无事不愜於民心之是非。中国天泽分严，外国上议院、下议院之设，势有难行，而义可采取。凡我用人行政，一举一动，揆之至理，度之民情，非人心所共愜，则急止勿为；事系人心所共快，则务期於成。崇节俭以裕帑需，遇事始能有备，纳谏诤以开言路，下情藉以上通。总期人心永结，大本永固，当各外国环伺之时，而使之无一间可乘，庶彼谋不能即遂，而在我亦堪自立。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，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。若待其间之既开，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，则和与战俱不可恃。即使仍可苟安，而大局已不堪复问，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。咸丰六年王茂蔭奏陈夷务，谓：‘海外诸国日起争雄，自人视之，虽有中外之分，自天视之，殆无彼此之意。’引书言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’，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，首人心、次天命、而终以君心为证。何其言之危且切欤！欲戢夷心，莫要於顺民心，能顺民心，斯足以承天心，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。臣受恩最重，办理洋务最久，实有见於洋人居心积虑之处，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。外国之求间在此，中国之弥间亦在此。在事诸臣，仅谋其末，我皇上实操其本。用敢直陈，伏乞俯鉴刍言，将此摺时置左右，力求端本之治，以回隐患之萌。天下幸甚！”

先是，当台湾事平，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，条上六事：曰练兵，曰简器，曰造船，曰筹饷，曰用人，曰持久。各具条

目，敕下中外大臣会议。至光绪二年，疆臣覆奏，将复下廷议。文祥已病不能出，自知且不起，乃密疏上曰：“驭外之端，为国家第一要务。现筹自强之计，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。臣衰病侵寻，心长智短，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。恐一旦填沟壑，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，无以上达宸聪，下资会议，何以对陛下？此心耿耿，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，敢竭诚吐赤，为我皇上敬陈之。夫敌国外患，无代无之，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、患之深、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。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，自立不败，原足作我精神，惺我心志，厉我志气，所谓生於忧患者正在於此。至此而复因循泄沓；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，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，或有名无实，大局将不堪设想，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。从前夷患之炽，由於中外之情相隔，和战之见无定，疆吏又遇事粉饰，其情形不能上达於朝廷。坐是三失，而其患遂日久日深，无所底止。泰西各国官商一气，政教并行，各商舶远涉重洋，初至中华，处处受我侮抑，事事被我阻塞，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，势也。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，抑之者可以伸，必不可破之格，或取胜於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，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。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，而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，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，一切奏牍之陈，类多敷衍讳饰。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，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懽怵，遂至激成事端，忽和忽战；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，此省之战事又起，赔款朝给，捷书暮陈。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，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，果至两军相交，仍复一败不可收拾。於是夷情愈骄，约款愈肆，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，而庚申衅起，几至无可措手。自设立总理衙门，其事始有责成，情形渐能熟悉，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。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，而国家切要之事也。既为国家切要之事，则凡为大清臣子者，

无人不应一心谋画，以维大局。况和局之本在自强，自强之要在武备，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。使武备果有实际，则於外族要求之端，持之易力，在彼有顾忌，觊觎亦可潜消，事不尽属总理衙门，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。乃十数年来，遇有重大之端，安危呼吸之际，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；事甫就绪，异议复生，或转托於成事不说；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，一归咎於任事之人。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，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。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，争相诿谢，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‘独使至尊忧社稷’矣。夫能战始能守，能守始能和，宜人人知之。今日之敌，非得其所长，断难与抗，稍识时务者，亦詎勿知？乃至紧要关键，意见顿相背，往往陈义甚高，鄙洋务为不足言，抑或苟安为计，觉和局之深可恃。是以历来练兵、造船、习器、天文、算学诸事，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，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。至於无成，则不咎其阻挠之故，而责创议之人；甚至局外纷纷论说，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，而指为敷衍洋人。所见之误，竟至於此！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，日本尚非法、英、俄、美之比，此事本属无名之师，已几几震动全局，费尽笔争舌战，始就范围。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，得中国一无理之端，藉为名义，构兵而来，更不知如何要挟，如何挽回？言念及此，真有食不下咽者，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？此总理衙门奏请飭令会议诸条，实为紧要关系，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。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，指日将依限上陈，如飭下廷议，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，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，详细筹商，将事之本末始终，一律贯澈，利害之轻重，条议之行止，办法切实，折中定见，无蹈从前会议故习。如今日议之行之，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，则不如不办。如事虽议行，而名是实非，徒为开销帑需，增益各省人员差使

名目，亦不如不办。度势揆时，料敌审己，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，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。一误即不能复更，不办即不堪设想。总理衙门摺内所谓‘必须上下一心，内外一心，局中局外一心，且历久永远一心’，即此意也。而大本所在，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。总理衙门承办之事，能否维持，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。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，庶可握不战之胜。惟我皇上念兹在兹，则在事诸臣之苦心，自能上邀宸鉴。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，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。否则支持既难，变更不免，变而复合，痛心之端，必且百倍今日，非臣之所忍言矣。”疏上，未几卒。温诏赐恤，称其“清正持躬，精详谋国，忠纯亮直，诚恳公明，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”，赠太傅，予骑都尉世职，入祀贤良祠，赐银三千两治丧，遣贝勒载澂奠醑，谥文忠，归葬盛京，命将军崇实往赐祭。十五年，皇太后归政，追念前劳，赐祭一坛。

文祥忠勤，为中兴枢臣之冠。清操绝人，家如寒素。谋国深远，当新疆军事渐定，与俄国议交还伊犁，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，文祥力主之，奏请专任。文祥既歿，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，为所迫胁，擅允条款，朝论譁然。谴罪崇厚，易以曾纪泽往，久之乃定议，幸免大衅。法越事起，和战屡更，以海防疏，不能大创敌，迁就结局。及兴海军，未能竭尽全力以成之，卒挫於日本。皆如文祥所虑，而朝局数变，日以多事矣。子熙治，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。

宝鋆，字佩蘅，索绰络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世居吉林。道光十八年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擢中允。三迁侍读学士。咸丰二年，粤匪窜两湖，宝鋆疏请邻近诸省力行坚壁清野之策。四年，命往三音诺颜部赐奠，谢绝餽赆，外藩敬之。擢内阁学士。五年，迁礼部侍郎，兼正红旗蒙古副都统，调户部。八年，典浙

江乡试，以广额加中官生一名，坐违制，镌一级留任，文宗谕“宝鋆素以果敢自命，亦同瞻徇”，特严斥焉。

十年，命赴天津验收海运漕粮，复赴通州察视，迭疏请定杜弊章程，并劾监督贻误，如所请行。任总管内务府大臣，署理户部三库事务，会办京城巡防。时英法联军内犯，车驾幸热河，既至，命提库帑二十万两修葺行宫。宝鋆以国用方亟，持不可。上怒，欲加严谴，会所管三山被掠，诏切责，降五品顶戴。逾月后，以巡防劳勩，复之，兼镶红旗护军统领，复兼署正红旗汉军都统、左翼前锋统领。十一年，文宗崩於行在。十月，穆宗回京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

同治元年，擢户部尚书。二年，奏劾寿庄公主府首领太监张玉苍出言无状，严旨逮讯，玉苍治如律。三年，命大臣轮班进讲治平宝鉴，宝鋆与焉。江宁克复，以翊赞功，加太子少保，赐花翎。四年，命佩带内务府印钥。寻以枢务事繁，请解内务府大臣职，允之。自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始求通知外国语言文字，置同文馆，肄习西学，廷臣每以为非。六年，都察院代奏职员杨廷熙上书请撤同文馆，语涉恭亲王及宝鋆等专擅挟持，於是宝鋆偕恭亲王请罢直候查办，温诏慰留，勉以不避嫌怨，勿因浮言推诿。七年，直东捻匪肃清，加军功二级。十一年，调吏部。穆宗大婚礼成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二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寻调兵部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吏部。光绪三年，晋武英殿大学士。四年，回疆肃清，被优叙。

宝鋆自同治初年预枢务，偕文祥和衷翊赞，通达政体，知人让善，恭亲王资其襄助，至是朝列渐分门户。文祥既歿，议论益纷，编修何金寿因旱灾劾枢臣不职，请加训责，诏斥恭亲王、宝鋆等目击时艰，毫无补救，严议革职，加恩改留任。五

年，以题穆宗神主，加太子太傅，复以实录告成，推恩其子景沆晋秩郎中，侄景星赐举人。七年，庶子陈宝琛以星变陈言，专劾宝鋆，请仿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，立予罢斥。诏曰：“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，尚无过失。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，瞻徇情面，亦不能确有所指。惟既有此奏，自平时与王大臣等议事未能和衷共济，致启人言。该大学士受恩深重，精力尚健，自当恪矢公忠，勉图报称，务宜殫精竭虑，力戒因循积习，用副委任。”

十年三月，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日斥罢，诏：“宝鋆入直最久，责备宜严，姑念年老，特录前劳，全其末路，以原品休致。”十二年，皇太后懿旨加恩，改以大学士致仕，赏食半俸。宝鋆退休后，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。年逾八十，恩赉犹及。十七年，卒。遗疏入，诏褒其“忠清亮直，练达老成”，赠太保，祀贤良祠，擢子景沆四品京堂，赐孙廕桓举人，遣贝勒载瀍奠 斝，饰终之典，视在位无所减，谥文靖。子景沆，官至广州将军，卒，谥诚慎。孙廕桓，光绪二十四年进士，历官国子监司业，改乾清门头侍卫。

论曰：咸、同之间，内忧外患，岌岌不可终日。文庆倡言重用汉臣，俾曾国藩、胡林翼等得展经猷，以建中兴之业，其功甚伟。文祥、宝鋆襄赞恭亲王，和辑邦交，削平寇乱。文祥尤力任艰钜，公而忘私，为中外所倚赖，而朝议未一，犹不能尽其规略；晚年密陈大计，於数十年驭外得失，洞如观火，一代兴亡之龟鉴也。宝鋆明达同之，贞毅不及，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。如文祥者，洵社稷臣哉！

列传一百七十四

宗室肃顺 穆蔭 匡源 焦祐瀛 陈孚恩

宗室肃顺，字雨亭，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也。道光中，考封三等辅国将军，授委散秩大臣、奉宸苑卿。文宗即位，擢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、护军统领、銮仪使。以其敢任事，渐乡用。咸丰四年，授御前侍卫，迁工部侍郎，历礼部、户部。

七年，擢左都御史、理藩院尚书，兼都统。时寇乱方炽，外患日深，文宗忧勤，要政多下廷议。肃顺恃恩眷，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，挤排异己，廷臣咸侧目。八年，调礼部尚书，仍管理藩院事，又调户部。会英法联军犯天津，起前大学士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、花沙纳往议约。耆英不候旨回京，下狱议罪，拟绞监候，肃顺独具疏请立予正法，上虽斥其言过当，即赐耆英自尽。大学士柏葭典顺天乡试，以纵容家人靳祥舞弊，命肃顺会同刑部鞫讯，谏大辟，上念柏葭旧臣，狱情可原，欲宽之；肃顺力争，遂命斩。户部因军兴财匱，行钞，置宝钞处，行大钱，置官钱总局，分领其事。又设官号，招商佐出纳，号“乾”字者四，“宇”字者五。钞弊大钱无信用，以法令强行之，官民交累，徒滋弊窦。肃顺察宝钞处所列“宇”字五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，奏请究治，得朦混状，褫司员台斐音等职，与商人并论罪，籍没者数十家。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，褫关防员外郎景雯等职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。大学士祁俊藻、翁心存皆因与意见不合，齟齬不安於位而去，心

存且几被重罪。

肃顺日益骄横，睥睨一切，而喜延揽名流，朝士如郭嵩焘、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、高心夔辈，皆出入其门，采取言论，密以上陈。於剿匪主用湘军，曾国藩、胡林翼每有陈奏，多得报可，长江上游以次收复。左宗棠为官文所劾，赖其调护免罪，且破格擢用。文宗之信任久而益专。

自八年桂良等在天津与各国议和，廷议於“遣使入京”一条坚不欲行，迄未换约。九年，乃有大沽之战，敌却退。十年，英法联军又来犯，僧格林沁拒战屡失利，复遣桂良等议和。敌军近逼通州，乃改命怡亲王载垣、尚书穆蔭往议，诱擒英官巴夏礼置之狱，而我军屡败之馀不能战，车驾仓猝幸热河，廷臣争之不可。事多出肃顺所赞画，遂扈从。洎敌军入京师，恭亲王留京主和议，议即定，敌军渐退。留京王大臣吁请回銮，肃顺谓献情叵测，力阻而罢。肃顺先已授御前大臣、内务府大臣，至是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署领侍卫内大臣，行在事一以委之。

十一年七月，上疾大渐，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、端华、景寿，军机大臣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入见，受顾命，上已不能御朱笔，诸臣承写焉。穆宗即位，肃顺等以赞襄政务多专擅，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。肃顺等梗其议，拟旨驳斥，非两宫意，抑不下，载垣、端华等负气不视事。相持逾日，卒如所拟，又屡阻回銮。恭亲王至行在，乃密定计。九月，车驾还京，至即宣示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不法状，下王大臣议罪。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，命睿亲王仁寿、醇郡王奕𪚩往逮，遇诸密云，夜就行馆捕之，咆哮不服，械系。下宗人府狱，见载垣、端华已先在，叱曰：“早从吾言，何至今日？”载垣咎肃顺曰：“吾罪皆听汝言成之也！”献上，罪皆凌迟。诏谓：

“擅政阻皇太后垂帘，三人同罪，而肃顺擅坐御位，进内廷出入自由，擅用行宫御用器物，传收应用物件，抗违不遵，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，词气抑扬，意在构衅，其悖逆狂谬，较载垣、端华罪尤重。”赐载垣、端华自尽，斩肃顺於市。

肃顺揽权立威，数兴大狱，舆论久不平；奏减八旗俸饷，尤府怨。就刑时，道旁观者争掷瓦砾，都人称快。肃顺既伏法，诏逮所与交结之内监杜双奎、袁添喜等置重典；其被威胁者，概免株连。耆英子庆锡呈诉其父为肃顺所陷，请昭雪，诏以耆英罪当死，肃顺奏过当，文宗已斥之，特锢肃顺子不得入仕以示戒。

穆廕，字清轩，托和络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官学生，考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，迁侍读。咸丰元年，命以五品京堂候补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。寻除国子监祭酒，故事，非科甲不与斯职，部臣执奏，特旨仍授之。历光禄寺卿、内阁学士，兼副都统。三年，粤匪扰河南、直隶，京师戒严，命偕僧格林沁、花沙纳、达洪阿办理京旗各营巡防事宜。迁礼部侍郎，署左翼总兵，寻调刑部。八年，擢理藩院尚书，兼都统，调兵部。

十年，命偕怡亲王载垣赴通州，与英法联军议和，解桂良等钦差大臣关防授之。议不谐，命擒诸酋，获巴夏礼送京。敌军益逼，诏斥穆廕等办理不善，撤回，扈从热河。丁父忧，予假十四日，命俟回京补行持服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，偕肃顺等同受顾命，赞襄政务。十月，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伏法，穆廕与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并罢直军机，议罪。及议上，诏曰：“穆廕等於载垣等窃夺政柄，不能力争，均属辜恩溺职。穆廕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，班次在前，情节尤重。王大臣等拟请将穆廕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，咎有应得。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，受其箝制，均有难与争衡之

势，其不能振作，尚有可原，著即革职，加恩改发军台效力赎罪。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皆革职，免其遣戍。”穆蔭诣戍，同治三年，论赎归，歿於家。杜翰，附其父受田传。

匡源，字鹤泉，山东胶州人。道光二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官吏部侍郎。咸丰八年，入直军机，谦退无所建白。罢官后，清贫，主讲济南泺源书院以终。

焦祐瀛，字桂樵，直隶天津人。道光十九年举人，考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章京。累迁光禄寺少卿。咸丰十年，命赴天津静海诸县治团练，召回从幸热河，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，迁太仆寺卿。祐瀛尤谄事肃顺等，诸诏旨多出其手，为时所指目，故同败。

陈孚恩，字子鹤，江西新城人。道光五年拔贡，授吏部七品小京官，升主事，充军机章京。累迁郎中。大学士穆彰阿领枢务，深倚之，历太仆寺少卿、通政司副使、太仆寺卿，皆留直。迁大理寺卿、左副都御史，兼署顺天府尹、工部侍郎，擢仓场侍郎。二十七年，调署兵部侍郎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偕侍郎柏葭赴山东按事，劾巡抚崇恩库款亏缺、捕务废弛，罢之。暂署山东巡抚。授刑部侍郎，回京面陈在署任不受公费，诏嘉之，特加头品顶带、紫禁城骑马，赐匾额曰“清正良臣”，皆异数。二十九年，偕侍郎福济赴山西按巡抚王兆琛贪婪事，得实，褫兆琛职，逮京治罪。调工部，署刑部尚书，寻实授。三十年，宣宗崩，遗命罢配郊祔庙，下王大臣议。文宗召对，孚恩与怡亲王载垣等争论於上前，载垣等以失仪自劾，诏原其小节，予薄谴，而斥孚恩乖谬，降三级留任。孚恩寻以母老乞养回籍，允之。

咸丰元年，命在籍帮办团练。三年，九江陷，巡抚张芾出督师，孚恩与司道守省城，既而贼由安徽回窜上游，命偕芾筹

防。贼犯南昌，孚恩偕芾固守，江忠源援师至，力战，相持九十馀日，贼始引去。以守城功，赐花翎。七年，母丧毕，到京未有除授。八年，御史钱桂森疏言：“孚恩才练识明，在外数年，多所阅历，倘仍入直枢廷，或使治洋务，必能有济。”诏斥朋比，罢桂森言职，回原衙门。久之，命孚恩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，又署礼部尚书，授兵部尚书。会鞫顺天乡试关节狱，牵涉其子景彦，自请严议，并回避，得旨，褫景彦职，除涉景彦者仍责会讯，仅议失察降一级，准抵销。寻兼署刑部、户部尚书，调授吏部尚书。

初，孚恩以议礼忤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，及再起，乃睨附诸人冀固位。肃顺等既败，少詹事许彭寿疏请治党援，论形迹最著莫如孚恩，最密莫如侍郎刘昆、黄宗汉，平日所荐举者，则有侍郎成琦、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、候补京堂富绩等，於是诸臣尽黜。诏谓：“孚恩当大行皇帝行幸热河，命诸臣议可否，孚恩有‘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’之语，意在迎合载垣等。大行皇帝上宾，留京诸大臣中独召孚恩一人赴行在，足证为载垣等心腹。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时廷臣议郊坛配位，孚恩言：“前议宣宗配位时，大行皇帝有定为三祖六宗之谕，出於大学士杜受田所拟，非大行皇帝意。”王大臣等用其言，仍请文宗配祀。许彭寿复引据文宗御制诗有“以后无须变更”之句，请下廷臣再议，议不配祀。诏斥孚恩谬妄，又以籍肃顺家得孚恩私书，有暗昧不明语，乃逮孚恩下狱，籍其家，追缴宣宗赐额，遣戍新疆。

居数年，伊犁被兵，将军常清等奏孚恩筹饷治军有劳，命免戍，留助理兵饷。同治五年，伊犁陷，孚恩及妾黄、子景和、媳徐、孙小连同殉难。事闻，但恤其家属，孚恩不与焉。

论曰：文宗厌廷臣习於因循，乏匡济之略，而肃顺以宗潢

疏属，特见倚用，治事严刻。其尤负谤者，杀耆英、柏葰及户部诸狱，以执法论，诸人罪固应得，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於其间耳。其赞画军事，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，削平寇乱，於此肇基，功不可没也。自庚申议和后，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，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，而数阻返蹕。文宗既崩，冀怙权位於一时，以此罹罪。赫赫爰书，其能追乎？穆蔭诸人或以愿谨取容，或以附和希进，终皆不免於斥逐。如陈孚恩者，鄙夫患失，反覆靡常，沦绝域而不返，宜哉。

列传一百七十五

桂良 瑞麟 子怀塔布 官文 文煜

桂良，字燕山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红旗人，闽浙总督玉德子。入赀为礼部主事，晋员外郎。出为四川顺庆知府，调成都。历建昌道，河南按察使，四川、广东、江西布政使。道光十四年，擢河南巡抚。嘉庆中，林清、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乱，既诛，而汲县潞州屯坟塔犹祀其神曰“无生老母”，习教者犹众。御史黄爵滋以为言，命桂良察治，毁其坟庙，廉得河南境内无生庙三十九所，并毁之；地方官失察，谴黜有差。十九年，擢湖广总督，调闽浙，又调云贵。二十年，兼署云南巡抚。滇省多盗，奏定缉捕章程；又请迤南、迤西、迤东各标营官兵责成巡道就近稽察。时贵州诸苗蠢动，镇远、黎平、都匀、古州苗尤悍，州县不能制，疏请遴劲兵专主剿捕。二十五年，入觐，留京，署兵部尚书，兼正白旗汉军都统。寻出为热河都统。二十八年，召来京，以其女妻皇六子奕訢，授镶红旗汉军都统。

咸丰元年，署吏部尚书，出为福州将军。二年，召授兵部尚书。三年，粤匪陷江宁，京师戒严。桂良疏请各城门稽查增派八旗章京兵丁，补葺城上兵房，从之。未几，粤匪窜河北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出省防剿，命桂良驻保定为后路声援，兼防西路要隘。望都、唐县土匪起，捕诛之。是年秋，贼由山西犯畿南，讷尔经额师溃於临洺关，隆平、柏乡相继陷。讷尔经额褫职逮治，授桂良直隶总督，诏责偕都统胜保速筹防剿。布政

使张集馨出兵迂延，劾罢之。贼窜正定、定州、深州、河间、天津，势剽甚，於是桂良率提督张殿元守保定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大兵驻通州卫京师，胜保督师进剿。四年，大捷於独流镇，贼走踞阜城，又走连镇，僧格林沁、胜保会攻，贼分窜山东，胜保追击之。桂良遣张殿元赴武邑防堵，劾散秩大臣穆轲、健锐营翼长双僖纵兵伤官扰民，议谴。

秋，英吉利、美利坚两国兵船至大沽。时贼氛未靖，诏戒张皇，命桂良相机办理。寻以前任盐政崇纶归调遣，令赴天津会议。英酋咆吟要索十六条，欲遣官驻京及践广州入城之约，中外官平礼接见，通商税则变通旧约；美酋麦莲则仅言通商一端。崇纶等严拒其驻京，馀事令赴广东听总督查办。屡议无要领，咆吟等寻去。五年，僧格林沁连大破贼，贼首林凤祥、李开芳先后就擒伏诛，畿辅肃清。七年，召拜东阁大学士，管理刑部，兼正蓝旗蒙古都统。

八年春，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国联军北犯，毁大沽砲台，泊天津城下，声言将犯京师。仓猝援军未集，命桂良偕尚书花沙纳往议。敌情猖肆，要求益多：以遣官驻京、内江通商、内地游行、兵费赔偿后，始交还广东省城。四事廷议不允。复起故大学士耆英同与议，英人尤不悦，拒之，耆英以擅回京获罪。桂良等议久不决，廷臣多主战，实不足恃，而敌日以进兵为恐。俄、美两国调停其间，卒徇所请定议，而通商税则俟於上海详定之。

五月，签约退兵，遂命桂良偕花沙纳赴上海，武备院卿明善、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副之，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议税则。文宗愤和约之成出於不得已，或献策许全免入口税以市惠，冀改易驻京诸条，密授桂良等机宜。八月，至上海，晋文华殿大学士，授内大臣。桂清力言免税之不可，改约之难成，桂良亦赞

其议，上甚怒，必责其补救一二端，而各国因广东民团仍与为难，且出示伪载谕旨，坚欲罢两广总督黄宗汉，停撤民团。桂良等疏闻，乃解宗汉通商大臣，改授桂清。桂良等噤不敢言罢驻京诸事，先议税则。

十二月，英使额罗金遽率兵船赴广东，遂罢议。九年，回京，仅美利坚一国遵换通商之约，英军复犯大沽，僧格林沁预设设备，兵至，击退之。十年，英法联军大举来犯，我师失利。七月，复命桂良赴天津议和，要增兵费，入京换约，严诏拒绝。敌陷天津，进逼京师，上幸热河，恭亲王奕訢留守主抚议，桂良与焉。九月，於礼部换约，视八年原议益增条款，事具邦交志。寻命督办各国通商事务。十一年，穆宗即位，回京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同治元年，卒，优恤，赠太傅，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

瑞麟，字澄泉，叶赫那喇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由文生充太常寺读祝官，补赞礼郎。道光二十七年，袷祭太庙，读祝洪亮，宣宗嘉之，赐五品顶戴、花翎。二十八年，超擢太常寺少卿，又擢内阁学士，兼管太常寺。三十年，擢礼部侍郎。咸丰元年，兼镶蓝旗满洲副都统、正黄旗护军统领。三年，调户部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时粤匪窜畿辅，踞静海县及独流镇，命瑞麟率兵从僧格林沁防剿，会攻独流，克之。静海贼窜陷阜城，又分窜连镇及山东高唐州，瑞麟合击，屡有擒斩。五年，克连镇，贼首林凤祥就擒，加都统衔，赐号巴达琅阿巴图鲁，授西安将军。未几，擢礼部尚书，兼镶白旗蒙古都统。

八年，英兵犯天津，命驰赴杨村筹防。洎抚议定，敌退。文宗知和不可恃，亟治海防，命瑞麟赴天津修筑大沽砲台。寻署直隶总督，增建双港砲台，调福建霆船战船，增募水师。僧格林沁移师天津，分驻要隘。瑞麟回京，调户部尚书总拜文渊

阁大学士，兼管礼部鸿胪寺、太常寺。九年，管理户部。十年，充殿试读卷官，授内大臣。六月，英法联军复犯天津，命率京兵万人守通州。僧格林沁屡战失利，敌军进通州，瑞麟偕胜保御之八里桥，左右夹击，胜保伤砲坠马，军溃，敌遂逼京师。瑞麟迎战安定门外，败绩，褫职。车驾幸热河，命扈从行在。是年冬，和议成，予侍郎衔，随僧格林沁剿山东捻匪。攻钜野羊山集贼巢，失利，马蹶被伤，退军济宁，复褫职，召回京。十一年，授镶黄旗汉军都统，管神机营事。

同治元年，出为热河都统，疏请招佃围边荒地八千顷充练饷，允之。二年，调广州将军。四年，兼署两广总督。信宜、化州土匪起，遣兵平之。粤匪汪海洋由福建窜广东大埔，遣副将方耀击走之。入闽会剿，复诏安、平和。贼复窜广东境，连败之於长乐、镇平。时贼踪往来於福建、广东、江西界上，瑞麟偕左宗棠疏请三省会剿。诏提督鲍超由江西来援，四面环攻。十二月，歼伪偕王谭体元於黄沙坝，擒首逆汪海洋，诛之，馀贼肃清。捷闻，优诏嘉奖。

五年，实授两广总督。广东素多盗，伏莽时起。时巡抚蒋益澧号知兵，瑞麟部将方耀、郑绍忠皆能战，先后破斩五坑客匪，曹冲、赤溪及新安、东莞诸匪，潮州、琼州洋盗、土匪。九年，兼署巡抚。十年，复拜文渊阁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十三年，卒，诏嘉前劳，赠太保，祀贤良祠，谥文庄。

子怀塔布，由廕生授刑部主事，晋员外郎。以父恤典擢四品京堂，累迁礼部尚书，充内务府大臣。光绪二十四年，主事王照上书言事，久之始代奏，坐违旨抑格，褫职。未几，皇太后训政，起授左都御史，复充内务府大臣，迁理藩院尚书。二十六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恪勤。

官文，字秀峰，王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先隶内务府正白

旗汉军。由拜唐阿补蓝翎侍卫，累擢头等侍卫。道光二十一年，出为广州汉军副都统，调荆州右翼副都统。粤匪既陷汉阳，将犯荆州。咸丰三年，将军台涌驻防德安，命官文专统荆州防兵。四年，擢荆州将军。贼陷安陆、荆门、宜昌。时荆州兵多调赴武昌，分屯要隘，城中兵仅二千。监利又陷，官文遣军复之；连复宜昌、石首、华容，於是荆州稍安，而武昌被围急，官文遣将沿汉下援。

六月，武昌复失守，命官文统筹全局，规复武汉。因疏言：“贼情诡谲，军情随时变幻。武汉之贼一日不尽，荆州不得安枕。贼踞汉阳，倚江为险，绝我粮道，阻我援军。今欲复武昌，必先攻汉阳，夺贼所恃之险，而后武昌可图也。总兵双保自潜江进剿，兵力过单。臣已令罗遵殿以战船百艘自仙桃镇、蔡店迳趋汉阳，与抚臣杨霈分道夹攻；又檄总兵福忻往助双保，知县吴振镛进复沔阳以通饷道。惟贼踞岳州，南北援军均受牵制，尤应先剿岳州之贼。曾国藩方统砲船驻湘阴，塔齐布之师已入岳州境，臣已促其速进，分兵阻江路。复派同知衔李光荣等率川勇防调弦口，张子铭防监利尺八口，都司宗维清沿江接应。荆州仅贛旗兵分守要隘，随时接应，庶几可进可退，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。”疏入，报闻。寻曾国藩克岳州，贼艘悉出大江，官文遣凉州副都统魁玉、总兵杨昌泗赴螺山防江，歼贼甚多。八月，武昌、汉阳相继复，论功被优叙。

五年，总督杨霈师溃德安，汉阳、汉口复陷，德安、随州继之，诏褫霈职，授官文湖广总督。师次安陆，疏言：“贼自随州退踞德安，凶锋叠挫。惟天门、京山道路四通，倪窜襄河，勾连仙桃镇以下股匪，不独荆襄在在堪虞，上游各处均可北窜。现遣兵一由天门、阜市进剿，一往京山防守，臣驻安陆为两路应援，咨固原提督孔广顺伺隙进取，署提臣讷钦为后应。俟钦

差大臣西凌阿入楚，即统兵从襄河两岸水陆并进，由汉川攻汉阳。”秋，西凌阿战德安失利，乃命官文代为钦差大臣，驰援德安。贼弃城走，蹑追之，直捣汉阳。十二月，督兵薄西门桥，迭败贼於龟山、尾湖堤、五显庙，破贼卡，毁东西土城。六年，贼造浮桥从西门分队来犯，击却之。分兵河口断其粮道，令副都统都兴阿攻围风焚积聚，贼势渐蹙。秋，破汉阳城外贼营，连战皆捷。巡抚胡林翼规复武昌。十一月，约同日水陆大举，分攻武、汉，官文督军分路进，水师击汉阳东门，破五显庙贼卡，李孟群又败龟山援贼，王国才、杨昌泗由西门攻入，遂复汉阳，俘伪将军等五百余人。林翼亦复武昌，诏嘉奖，赐花翎。

七年，偕林翼疏言：“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，武汉尤九省通衢，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。三次失陷，力攻两载而后克之。目前相机防剿，不令贼乘间上窜，蹈从前覆辙。业派李续宾由南岸，都兴阿、孔广顺、王国才由北岸，杨载福率水师由江路分道进剿。现北岸黄州至黄梅，南岸武昌至兴国，均已肃清，崇、通一带搜捕殆尽；李续宾抵九江，与曾国藩会合进攻；杨载福毁城外贼营；惟小池口贼垒未拔，派鲍超助攻。安徽之英山、太湖、宿松、望江接壤湖北，皆为贼藪，有窥伺上犯之心。飭王国才驻黄梅之大河铺、界岭岩，孔广顺驻蕲水之孔陇驿，巴扬阿率马队为各路应援，以固楚北门户。道士袱水阔溜急，田家镇两山对峙，水师皆难久驻，酌留各营游巡江面，足备镇驭。通筹大局，我军已据水陆上游，实蓄破竹建瓴之势。所虑江西七府未平，武昌尚有肘腋之患。贼若由通城、崇阳、兴国窜逼武昌，反出江西各军之上，自当固守武昌，以为后路根本。相机筹画，节节进取，仍步步严防，庶军情无返顾掣肘之虞，转饷有源源不竭之利。”疏入，报闻。

初，官文由荆州将军调总督，凡上游荆、市、襄、郧诸郡

兵事饷事悉主之。林翼以巡抚驻金口，凡下游武、汉、黄、德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。南北军各领分地，徵兵调饷，每有违言。武昌既复，林翼威望日起，官文自知不及，思假以为重，林翼益推诚相结纳，於是吏治、财政、军事悉听林翼主持，官文画诺而已。不数年，足食足兵，东南大局，隐然以湖北为之枢。

八年四月，复九江，论功，加太子少保。皖贼陷麻城、黄安，围蕲州，先后破走之。七月，胡林翼丁母忧，官文疏请留林翼治军，改为署理，从之。命官文暂行兼署巡抚，寻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。李续宾战歿三河，皖、鄂震动。官文分兵扼蕲州、广济、麻城诸隘，固守九江、彭泽，水师严防江面，人心始定。九年，贼窜湖南，围宝庆，檄荆宜施道李续宜赴援，大破之，宝庆围解。十二月，复太湖，被优叙。十一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时大军围安庆急，陈玉成、李秀成先后分兵犯湖北境，冀掣动局势，遣将迭破之，所陷诸郡县皆复。八月，克安庆，加太子太保。是年，胡林翼病歿，严树森代之。

降捻苗沛霖踞安徽寿州，诏疆臣议剿抚之策。官文疏陈沛霖包藏祸心，罪大恶极，请伸天讨。同治元年，遣副将周凤山等剿捻於河南信阳、罗山，败之；又破黄梅捻巢，收复十馀寨：晋文华殿大学士。发、捻合扰楚、豫之交，势甚炽。荆州将军多隆阿方督师赴陕西，官文以楚兵不敷分布，奏调回援。九月，多隆阿至，屡战皆捷，襄河以北贼皆远遁。三年，劾巡抚严树森把持刚愎，黜之。六月，克复江宁，曾国藩奏捷，推官文列名疏首。诏嘉官文徵兵筹饷，推贤让能，接济东征，不分畛域，锡封一等伯爵，号果威，世袭罔替，升入正白旗满洲，赐双眼花翎。盖褒其能与胡林翼和衷卒成大功也。

四年，僧格林沁剿捻战歿於山东，诏追论前年发、捻扰湖

北，官文不能就地歼除，仅驱出境，以致蔓延益炽，下严议，降三级调用，改革职留任，褫官衔、花翎。五年，偕曾国藩奏设长江水师，如议行。湖北巡抚曾国荃劾官文贪庸骄蹇，命尚书绵森、侍郎谭廷襄往按，坐动用捐款，议革职，诏念前劳，原其尚非贪污欺罔，优与保全，解总督，仍留大学士、伯爵，罚伯俸十年。召还京，管理刑部，兼正白旗蒙古都统。寻出署直隶总督。

七年，擒匪张总愚由西路窜扰畿辅，下严议。寻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入援，七月，擒匪平，复官衔、花翎。八年，回京，管理户部三库，授内大臣。十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赠太保，赐金治丧，遣惠郡王奠醑，祀贤良祠，谥文恭。寻以疆臣请合祀湖北胡林翼专祠。

当官文之在湖北，事事听林翼所为，惟驭下不严，用财不节，林翼忧之。阎敬铭方佐治饷，一日林翼与言，恐误疆事。敬铭曰：“公误矣！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。今满、汉并用，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，此圣明大公划除畛域之效。然湖北居天下要冲，朝廷宁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？夫督抚相劾，无论未必胜，即胜，能保后来者必贤耶？且继者或厉清操，勤庶务，而不明远略，未必不颀己自是，岂甘事事让人？官文心无成见，兼隶旗籍，每有大事，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。其失仅在私费奢豪，诚於事有济，岁糜十万金供之，未为失计。至一二私人，可容，容之；不可，则以事劾去之。彼意气素平，必无忤也。”林翼大悟。及林翼歿，督抚不相能，官文劾严树森去之；而曾国荃又劾官文去之。官文晚节建树不能如曩时，然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，亦无以成大功，世故两贤之。

孙兴恩，袭伯爵。

文煜，字星岩，费莫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由官学生授太常

寺库使，累迁刑部郎中。出为直隶霸昌道、四川按察使。咸丰三年，迁江宁布政使。时江宁已陷贼，文煜从琦善江北大营。四年，琦善歿於扬州，所部练勇及江北粮台事宜，命文煜接办。五年春，粤匪由瓜洲东窜沙头港，文煜遣勇击之，贼由对岸扎箴争渡，偕水师以大砲合击，贼退瓜洲。文煜以沙头港为里下河门户，贼所必争，筑土城砲台，疏请添募练勇守御，从之。既而贼踞扬州，窥里下河，文煜击之於万安桥，大有斩获，贼势乃挫。七年，调江苏布政使，治江南大营粮台。以支給撙节，为军中所不便，提督和春劾其拘泥，命来京候另简用。寻授直隶布政使。

九年，英兵犯大沽，为僧格林沁击退。战后议抚，命文煜从总督恆福赴北塘相机办理。寻擢山东巡抚。捻匪围曹县，分党扰安陵，檄曹州镇总兵郝上庠合师内外夹击，解曹州围，安陵贼亦退。十年，捻匪又窜单县，分扰峒县得胜徬，遣将击走之。英法联军踞砲台，文煜遣兵扼利津，自驻濰县韩亭以防陆路北犯。寻敌船北驶犯北塘，文煜分军入卫，驻通州，自率众赴济宁剿捻匪。

十一年，署直隶总督，寻实授。时和议既成，穆宗回銮，畿辅马贼四起，久未净绝，屡诏责文煜搜捕。同治元年，坐山东降贼张锡珠等扰畿南督剿不力，褫职，戍军台。二年，僧格林沁奏调赴营差遣，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。三年，命赴甘肃庆阳督办粮台，以病请解职回旗。七年，起授正蓝旗汉军都统，寻出为福州将军。十年，兼署闽浙总督。十三年，日本兵船窥伺台湾，偕总督李鹤年、船政大臣疏陈防务。光绪三年，入觐，留京授内大臣、镶白旗汉军都统、左都御史，擢刑部尚书。七年，协办大学士。九年，充总管内务府大臣。十年，拜武英殿大学士，以病乞罢。寻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文达。两江总督曾

国荃等奏文煜咸丰中孤军捍贼，保全里下河，请於扬州建专祠，允之。子志颜，理藩院侍郎。

论曰：桂良以帝室葭莩，与闻军国，数膺议和之使，无所折冲。瑞麟从僧格林沁剿贼防夷，曾著劳勩。文煜亦处兵间，无功可录。官文虽无过人之才，推贤让能，奠安江汉，与曾国藩、胡林翼和衷规画，竟完戡定之功。茅土同膺，旂常并焕，岂诸人所可并语哉？

列传一百七十六

柏蔭 麟魁 瑞常 全庆

柏蔭，原名松蔭，字静涛，巴鲁特氏，蒙古正蓝旗人。道光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迁内阁学士，兼正红旗汉军副都统。十八年，出为盛京工部侍郎，调刑部，兼管奉天府尹。二十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调吏部，又调户部。二十三年，充谕祭朝鲜正使，例有餽赈，奏却之。二十五年，充总管内务府大臣。二十六年，典江南乡试。疏言：“徵漕大户短欠，取偿小户，劣绅挟制官吏，大户包揽小户，畸轻畸重，旗丁需索，加增津贴诸弊，请严禁。”如议行。寻偕仓场侍郎陈孚恩盘查山东籓库，劾布政使王笃滥用幕友及地方官纵盗，巡抚崇恩以下议谴有差。二十八年，擢左都御史。三十年，迁兵部尚书，授内大臣。寻调吏部，管理三库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咸丰三年，命偕侍郎善焘赴盛京按协领塔芬布轻听谣言，调兵护宅，几至激变，得实，论遣戍。将军奕兴坐袒护，革任。寻以前在镶白旗蒙古都统任拣选承袭有误，罢内务府大臣，降授左副都御史。未几，出为马兰镇总兵。五年，擢热河都统，搜捕山匪。疏言：“热河将惰兵疲，州县不谙吏治。行使大钱，民皆罢市。矿匪占踞山场，委员侵蚀商款。”诏严切查办。召授户部尚书，兼正黄旗汉军都统。六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八年，典顺天乡试，拜文渊阁大学士。

柏葭素持正，自登枢府，与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不协。会御史孟传金疏劾本科士论未孚，命覆勘试卷，应议者五十卷，文宗震怒，褫柏葭等职，命载垣等会鞫，得柏葭听信家人靳祥言，取中罗鸿绎情事，靳祥毙於狱。九年，谏上，上犹有矜全之意，为肃顺等所持。乃召见王大臣等谕曰：“科场为抡才大典，交通舞弊，定例綦严。自来典试诸臣，从无敢以身试法者。不意柏葭以一品大员，辜恩藐法，至於如是！柏葭身任大臣，且系科甲进士出身，岂不知科场定例？竟以家人干请，辄即撤换试卷。若使靳祥尚在，加以夹讯，何难尽情吐露？既有成宪可循，即不为已甚，就所供各节，情虽可原，法难宽宥，言念及此，不禁垂泪！”柏葭遂伏法。

十一年，穆宗即位，肃顺等既败，御史任兆坚疏请昭雪，下礼、刑两部详议，议上，诏曰：“柏葭听受嘱托，罪无可辞。惟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，比购买关节之例，拟以斩决。由载垣等平日与柏葭挟有私仇，欲因擅作威福，竟以牵连蒙混之词，致罹重辟。皇考圣谕有‘不禁垂泪’之语，仰见不为已甚之心。今两宫皇太后政令维新，事事务从宽大平允。柏葭不能谓无罪，该御史措词失当。念柏葭受恩两朝，内廷行走多年，平日勤慎，虽已置重典，当推皇考法外之仁。”於是录其子候选员外郎锺濂赐四品卿衔，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。锺濂后官盛京兵部侍郎。

麟魁，字梅谷，索绰罗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道光六年二甲一名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刑部主事，迁中允。历庶子、侍讲学士、詹事、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。十七年，出为盛京刑部侍郎。十八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。二十年，署仓场侍郎。命偕侍郎吴其濬赴湖北按事，劾总督周天爵酷刑，罢之，其濬留署总督。麟魁复往江西鞫闹漕京控之狱，及江苏

邳州知州贾辉山被劾滥用非刑等事，并治如律。调户部，又调吏部，充总管内务府大臣。二十二年，出署山东巡抚。英兵犯江南，疏陈登州突出黄、渤，三面环海，敌兵船砲坚利，计难与争，请移兵扼陆路险要。寻偕侍郎王植赴湖南鞫狱，并勘湖南、江苏、山东水灾，奏请蠲缓，如所请行。二十三年，擢礼部尚书，管理太常寺、鸿胪寺。河决中牟，命偕尚书廖鸿荃往督工，东西两坝成而屡蛰，褫职，予七品顶戴，仍留工，以料缺水增请缓，复褫顶戴。召还，予三等侍卫，充叶尔羌参赞大臣，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。

二十七年，召授礼部侍郎，调刑部。二十八年，复授礼部尚书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以前在山东收受陋规，降三级调用，予副都统衔，充乌什办事大臣。咸丰元年，疏陈时事，略曰：“广西逆匪，劳师糜饷。其始不过星星之火，当时牧令苟安畏事，讳盗不言；久之蒂固蔓延，养成巨患。请饬封疆大吏严查地方，如有教匪、土匪聚众以及抢劫，随时查拏，视缉捕之勤惰以为劝惩。近开捐例，实朝廷万不得已之举，各省清查，屡经申令。宜饬部臣按时详覈徵解多寡，实行赏罚章程，俾生愧奋。否则名托清查，事仍敷衍，国储不裕，官纪益荒，甚非朝廷澄清吏治之意。”奏入，下所司议行。授察哈尔副都统，召为户部侍郎。

二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擢工部尚书。三年，调礼部，充总管内务府大臣，罢直军机，调刑部。八年，复调礼部，补内大臣。十年，因谢恩摺失检，降授刑部侍郎。是年秋，车驾幸热河，命署右翼总兵，充巡防大臣。英法兵入京师，麟魁部勒僚属，戒都人守望相助，令家人闭户匿薪，曰：“事急即燔！”自宿於巡防廨中，相持数月。和议成，赴行在，篝请回銮，为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所阻。十一年，迁左都御史，兼正白旗蒙

古都统，寻授兵部尚书。同治元年，协办大学士。时方奉命偕尚书沈兆霖赴甘肃按事，至兰州，数日遽卒，诏依大学士例赐血卹，赐其子恩寿举人，谥文端。恩寿，同治十三年进士，官至陕西巡抚。

瑞常，字芝生，石尔德特氏，蒙古镶红旗人，杭州驻防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二等，六迁至少詹事。二十四年，连擢光禄寺卿、内阁学士。二十五年，迁兵部侍郎，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。二十九年，充册封朝鲜正使。调吏部，历兼左、右翼总兵。咸丰元年，典江南乡试，就勘徐州丰北河决，疏陈灾情、赈务、漕务，请饬地方官严防匪徒蠹扰，报闻。定郡王载铨管步军统领，越次题升主事，瑞常力争不得。寻解左翼总兵职。七年，擢左都御史。八年，迁理藩院尚书，兼正蓝旗汉军都统，署步军统领，调刑部尚书。十年，宝源局监督张仁政因侵蚀畏罪自尽，命瑞常偕尚书沈兆霖按之，得前任监督奎麟、瑞琇赃私状，并论大辟，追赃后遣戍。文宗幸热河，留京办事，督防巡防。十一年，调工部，又调户部。

同治元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皇太后命南书房、上书房翰林纂辑史事以昭法戒，书成，赐名治平宝鉴，遴择大臣轮班进讲，瑞常与焉。四年，充总管内务府大臣。时陕西巡抚刘蓉骤起膺疆寄，为编修蔡寿祺所劾，蓉自陈辩，疏中引及胡林翼密荐之词，又倚任布政使林寿图，为人所忌。言官遂劾寿图酒废事，举劾不公，并讦蓉漏泄之罪，於是命瑞常偕尚书罗惇衍往按之，疏白其无罪，惟坐寿图演戏及蓉陈奏失当，并予薄谴。定陵奉安礼成，题神主，加太子少保。历工部、刑部尚书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管理户部三库。六年，赴天津验收漕粮，复命盘查北新仓，得亏米六万馀石状，论所司罪如律。十年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管理刑部。

瑞常历事三朝，端谨无过，累司文柄，时称耆硕。十一年，卒，赠太保，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子文晖，官至盛京礼部侍郎。

全庆，字小汀，叶赫纳喇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尚书那清安子。道光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迁侍讲。大考二等，擢侍读学士。历少詹事、詹事、大理寺卿。以误班镌级。二十一年，予头等侍卫，充古城领队大臣，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。召还，未行，会回疆兴垦，伊犁将军布彦泰疏留全庆偕林则徐往勘。二十五年，至叶尔羌，疏言：“和尔罕地膏腴，哈拉木札什水渠可资灌溉。又巴尔楚克为回疆扼要之地，道光十二年已奏开垦屯田，未种者尚多，应先俟安插民户，俾成重镇。”诏如所请行。先是，全庆疏陈喀喇沙尔环城荒地，及库尔勒、北山根，可垦田万馀亩，命办事大臣常清筹办。至是复偕则徐详勘，疏言：“库尔勒应於此大渠南岸接开中渠，引入新垦之地，分支渠二。其北山根展宽开都河龙口，别开大渠，与旧渠并行；再分支渠四，别开退水渠一。”又疏言：“伊拉里克在吐鲁番托克逊军台西，地平土润，土人谓之‘板土戈壁’。其西为‘沙石戈壁’，有大小阿拉浑两水，汇为一河。此次引水自西而东，凿成大渠，复多开支渠以资灌溉。伊拉里克西南沿山为蒙古出入之路，垦地在满卡南附近，东西两面，以‘人寿年丰’四字分号，各设正副户长一，乡约四，择诚实农民充之，承领耕种。又吐鲁番为南北枢纽，应安置内地民户，户领地五十亩，农田以水利为首务。此次开渠，自龙口至黑山头，地势高低，碎石夹沙，渠身易淤，酌定经久修治章程。”并如所请行。自是回疆南路凡垦田六十馀万亩。

回京，擢内阁学士，兼正红旗汉军副都统。历刑部、吏部、户部、仓场侍郎。咸丰四年，擢工部尚书，兼正红旗汉军都统。七年，调兵部。九年，命赴天津验收漕粮。时英兵犯大沽，僧

格林沁击却之。全庆疏陈兵事，略谓：“敌军战败之后，不进不退，心实叵测。窃恐别有举动，未必从此就抚而去。我之精锐，尽萃大沽，旁无应援，后无拥护。双港之旅，已调前敌；津门之备，但资士练；北塘一带，又颇空虚。应请速简重臣，发劲旅，严近畿海口之备，为僧格林沁之援，令广东义勇捣香港以牵其援兵，登州水师合旅顺以截其归路，然后国威可振，抚局可成。”疏入，被嘉纳。调吏部尚书。

十年，授内大臣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十一年，充总管内务府大臣。同治元年，追论大学士柏葭科场之狱原讞未允，全庆坐附和定讞，镌四级，降授大理寺卿。历内阁学士、工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。五年，授礼部尚书，调刑部。十一年，协办大学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十二年，典顺天乡试，以中式举人徐景春试卷疵谬，镌二级去职。

全庆易女历清要，累掌文衡，更阅四朝，虽屡黜，寻即录用。光绪元年，授内阁学士。复历礼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五年，乡举重逢，加太子少保。六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。七年，致仕，食全俸。八年，卒，晋赠太子太保，祀贤良祠，谥文恪。

论曰：自道光以来，科场请托，习为故常，寒门才士，为之抑遏。柏葭立朝正直，且所不免，其罹大辟也，出於肃顺等之构陷。然自此司文衡者懍懍畏法，科场清肃，历三十年，至光绪中始渐弛，弊窦复滋，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，实文宗用重典之效，足以挽回风气也。麟魁、瑞常、全庆皆起家文学，洊陟纶扉，其建白犹有可纪焉。

列传一百七十七

贾桢 周祖培 朱凤标 单懋谦

贾桢，字筠堂，山东黄县人。父允升，乾隆六十年进士，由检讨历官兵部侍郎。

桢，道光六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十三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讲。十六年，入直上书房，授皇六子读。累擢侍讲学士。十九年，大考翰詹，命免试。历少詹事、内阁学士。二十一年，迁工部侍郎，调户部。二十七年，连擢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，调吏部。咸丰二年，协办大学士。三年，疏请山东筹办团练，从之。题孝和睿皇后神主礼成，加太子太保。充上书房总师傅，兼管顺天府尹。四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顺天府书吏范鹤等与户部井田科银库书吏交结营私，以钞票抵库银。桢察举其弊，讫定，谴失察诸官有差。桢以发觉察议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户部。五年，兼管工部，晋武英殿大学士。

六年，丁母忧，命暂开缺，给假六月回籍治丧，假满来京。桢疏言：“臣兄弟五人，诸昆叠故，臣幸仅存。今不能为母守制，是臣母有子而如无子，臣何以为子？”力求终制。时御史邹俊杰亦疏请准其开缺守制，诏允之。八年，服阕，以大学士衔补吏部尚书，仍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寻复授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兵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十年，充京城团防大臣。是年秋，英法联军犯京师，车驾幸热河，命桢留守，日危坐天安门，阻外军不令入。及与会议，慷慨不屈。十一年，复晋武英殿大学

士，以病请开缺，不许。

穆宗回銮，偕大学士周祖培，尚书沈兆霖、赵光上疏曰：“我朝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。前因御史董元醇条奏，特降谕旨甚明，臣等复有何异词。惟是权不可下移，移则日替；礼不可稍渝，渝则弊生。皇上冲龄践阼，钦奉先帝遗命，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。两月以来，用人行政，皆经该王大臣拟定谕旨，每日明发，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，共见共闻，内外咸相钦奉。惟臣等详慎思之，似非久远万全之策，不能谓日后之决无流弊。寻绎赞襄之义，乃佐助而非主持。若事无钜细，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义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。日久相沿，中外能无疑虑？为今日计，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，庶臣工有所禀承，命令有所咨决，不居垂帘之虚名，而收听政之实效。准法前朝，宪章近代，不难折衷至当。伏查汉和熹邓皇后、顺烈梁皇后，晋康献褚皇后，辽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，史册称美。至如宋之章献刘皇后，有今世任姒之称，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。明穆宗皇后，神宗嫡母，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；穆宗贵妃，神宗生母，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，惟时神宗十岁，政事皆由两宫抉择，命大臣施行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。我皇上天亶聪明，不数年即可亲政，而此数年间，外而寇难未平，内而洋人偪处，何以拯时艰？何以饬法纪？端以固结人心最为紧要。倘大权无所专属，以致人心惶惑，是则大可忧者。请敕下廷臣会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，及一切办事章程，或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；量为变通，条列请旨酌定，以示遵守。”疏入，命廷臣集议允行。

同治元年安徽降贼苗沛霖谋分兵：一由清江，一渡颍而西，声称赴陕西胜保军营助剿，实有异图。楨上疏言：“苗沛霖穷而就抚，仍复拥兵观望，反覆无常。所部素无纪律，倘长驱入

陕，何异引狼入室？由颖趋豫，尚为道所必经，绕道清江，则去之愈远，意存窥伺。西犯山左，则北路门户大开，固为腹心之患；东犯里下河，淮、扬通海，在在可虞。请飭下胜保严阻。“又疏言：“皖省军情紧急，署抚臣李续宜回籍葬亲，请勿拘百日定制，迅飭回任，以固疆圉。”并嘉纳之。三年，文宗实录、圣训告成，以监修劳，赐花翎。六年，桢年七十，赐寿，恩礼甚渥。寻以病乞休，不许。七年，乃允致仕，食全俸，仍充团练大臣。十三年，卒，诏称其“持躬端谨，学问优长”，依大学士例赐恤，晋赠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子致恩，官至浙江布政使。

周祖培，字芝台，河南商城人。父钺，嘉庆六年进士，历官鸿胪寺少卿。

祖培，嘉庆二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五迁至侍讲学士。道光十七年，督陕甘学政。历侍读学士、詹事、内阁学士。二十三年，擢礼部侍郎，调工部，又调刑部。二十六年，偕尚书赛尚阿查勘江南江防善后事宜，校阅江苏、安徽、江西营伍。三十年，文宗即位，疏言：“我朝立政之要，用人之法，备载列圣实录，请随时披阅。利害所关，今昔同辙，容有昔之所利不尽利於今者，未有昔之所害不为害於今者；容有昔所欲除之害至今犹未尽除者，未有昔所应防之害至今转可不防者。惟皇上成法在胸，以应几务，庶利害了如指掌，而兴废可决於一心。并请责成大吏，力戒欺饰，考察属吏；其徇隐庇护者，经言官弹劾，即严惩督抚，整顿营伍，责令捕盗，勿任推诿。”疏入，被嘉纳，特诏飭行。咸丰元年，擢刑部尚书。二年，疏言：“户部筹饷二十馀条，所议之款，缓不济急。请照道光二十一年河南河工、城工捐输章程，变通办理。”又谓：“按户派捐，先敛怨於民。请飭各督抚确查巨富之家，劝谕激发忠

爰，力图报效。”从之。

三年，要犯刘秋贵死於狱，承审官未得实情，祖培坐降三级调用，授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“贼匪滋事以来，屡谕各省办团练，筑寨浚壕，仿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，行无实效，贼窜突靡定，各州县毫无豫备，贼至即溃。请严饬督抚，责成贤能有司，会绅速办；有怠玩从事，反滋扰累者，予参处。”从之。历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四年，连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书，兼管顺天府尹。六年，宣宗实录、圣训成，加太子太保，调吏部。

八年，会办五城团防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兼署户部。九年，调户部，兼署吏部。京师戒严，疏陈团防章程六条：曰查户口以别良莠，劝保卫以联众志，任官绅以专责成，协营汛以联臂指，设水会以备不虞，增帮办以资助理。车驾幸热河，命留京办事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户部。十一年，文宗崩，命总理丧仪，兼办定陵平安峪工程。及穆宗奉两宫回銮，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“祺祥”年号，意义重沓复，请更正，诏嘉其关心典礼。又言近畿各处抗粮拒捕成风，由於州县不得其人，谕各督抚秉公遴选，毋稍徇隐。同治元年，调管刑部。四年，山陵告成，赐花翎。五年，文宗实录、圣训成，赐其子文龠员外郎，文令举人。六年，卒，年七十五，优恤，谥文勤。

朱凤标，字桐轩，浙江萧山人。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编修。十九年，大考二等，赐文绮，直上书房。寻督湖北学政。历司业、侍讲、庶子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。二十五年，授皇七子读。连擢内阁学士、兵部侍郎，调户部。二十八年，命赴天津验收漕粮。寻偕大学士耆英查办山东盐务，疏劾历任巡抚、运司收受程仪节寿，论谴有差。又言：“山东盐政疲敝甚於他省，若求裕课暢销，惟除弊、缉私最为先务。会议变通成法，请先课后盐以重帑项。”下部议行。又查运库出借银七

万馀两，责赔缴；藩库积存减平及扣还军需行装等款三十万两，拨解部库；通省仓库正杂未完银四十一万两，缺穀三十七万石，命限八个月弥补。咸丰元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历署工部、刑部、户部尚书。

三年，粤匪陷江宁，复陷扬州，漕督杨殿邦退保淮安，廷议调山西、陕西兵七千赴援。凤标与尚书文庆，侍郎全庆、王庆云合疏，言：“淮安贼所必争，万一贼众渡河，则河南、山东民情震动，扑灭愈难。请命山东巡抚李德亲往淮安扼贼北窜，并请敕直隶总督迅派布政使张集馨率兵扼要驻守，以为京师屏蔽。”疏入，如所请行。五月，贼陷河南归德，凤标与大学士贾桢、尚书翁心存等条拟防剿六事，多被采择。未几，悍贼林凤祥等窜畿辅，复偕桢、心存等奏陈预筹守城事宜。疏入，报闻。四年，授刑部尚书。六年，宣宗实录、圣训告成，加太子少保。寻调兵部，复调户部。

八年，典顺天乡试，因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，为言官论劾，兴大狱，大学士柏葭论大辟，凤标亦解任听勘。文宗原其无私，从宽坐失察革职。逾数月，命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衔，仍直上书房，授醇郡王读如故。历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，署刑部侍郎。随扈热河，复擢兵部尚书。十一年，护送文宗梓宫回京，追录扈从劳，加二级。调吏部，充上书房总师傅。同治七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未几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管理吏部。十一年，以病乞休，命以大学士致仕，食全俸。十二年，卒於家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端。子其煊，工部郎中，官至山东布政使。

单懋谦，字地山，湖北襄阳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七年，入直南书房。十九年，大考二等，以赞善升用。寻授司业，迁洗马。二十年，督广东学政，历侍读、

庶子。以病归，父丧服阕，请终母养。咸丰三年，粤匪扰湖北，懋谦方居母忧，命在籍治团练。六年，回京，仍直南书房，补原官。七年，督江西学政，历侍读学士、少詹事、内阁学士、工部侍郎，均留学政任。十一年，巡抚毓科、布政使庆廉为言官论劾，命懋谦按之，疏言：“毓科非应变之才，适当贼扰，省防尤重。本境兵勇不敷调遣，办理未能悉合机宜。现虽全境肃清，善后急宜妥办，筹备浙防，接济皖饷，大局攸关，恐未能措理裕如。庆廉现未到任，无事迹可考，未敢妄陈。”疏入，报闻。任满，回京，充实录馆副总裁。同治二年，调吏部，擢左都御史。三年，偕大学士瑞常等进讲治平宝鉴，授工部尚书。

四年，命赴盛京偕侍郎志和等承修太庙、昭陵工程。时奉天马贼猖獗，命懋谦就近查察，劾将军玉明、府尹德椿，下部议处。回京，疏陈马贼难防，请筹兵饷出边会剿，以弭盗源。又请饬奉天所属各州县查勘市镇乡村应修堡寨之处，劝民作速兴筑，择录嘉庆年间龚景瀚所著坚壁清野议刊发各州县，令遵照团练守御之法，量为办理。疏入，均得旨议行。六年，管户部三库事务。七年，调吏部。十年，管国子监事务。十一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寻拜文渊阁大学士，兼管兵部。十三年，因久病请解职回籍，允之。光绪五年，卒於家，诏依例赐恤，有“学问优长，持躬端谨”之褒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文恪。

论曰：自咸丰初军事起，四郊多垒，庙堂旰食。京师举办团防，阁部重臣领之，贾桢、周祖培、朱凤标皆预其事。其时用人犹循旧格，揆席多由资进。至穆宗践阼，底定东南，汉阁臣多取勋望，六官中大拜者鲜，惟单懋谦独由正卿入阁，时以为荣遇焉。

列传一百七十八

倭仁 李棠阶 吴廷栋

倭仁，字良峰，乌齐格里氏，蒙古正红旗人，河南驻防。道光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历中允、侍讲、侍读、庶子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。二十二年，擢詹事。二十四年，迁大理寺卿。文宗即位，应诏陈言，略曰：“行政莫先於用人，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。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，发於事迹者易见。大抵君子讷拙，小人佞巧；君子澹定，小人躁竞；君子爱惜人才，小人排挤异类；君子图远大，以国家元气为先，小人计目前，以聚敛刻薄为务。刚正不挠、无所阿乡者，君子也；依违两可、工於趋避者，小人也。谏诤匡弼、进忧危之议，动人主之警心者，君子也；喜言气数、不畏天变，长人君之逸志者，小人也。公私邪正，相反如此。皇上天亶聪明，孰贤孰否，必能洞知。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，揣摩者众，混淆者多，几微莫辨，情伪滋纷，爱憎稍涉偏私，取舍必至失当。知人则哲，岂有他术，在皇上好学勤求，使圣志益明，圣德日固而已。宋程颢云，‘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’。请命老成之儒，讲论道义，又择天下贤俊，陪侍法从。我朝康熙间，熊赐履上疏，亦以‘延访真儒’为说。二臣所言，皆修养身心之要，用人行政之源也。天下治乱系宰相，君德成就责讲筵。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，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。”疏入，上称其切直，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。未几，礼部侍郎曾国藩奏

用人三策，上复忆倭仁言，手诏同褒勉焉。

寻予副都统衔，充叶尔羌帮办大臣。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违其才，上曰：“边疆要任，非投閒置散也。若以外任皆左迁，岂国家文武兼资、内外并重之意乎？”咸丰二年，倭仁复上敬陈治本一疏，上谓其意在责难陈善，尚无不合，惟仅泛语治道，因戒以留心边务，勿托空言。候补道何桂珍上封事，言倭仁秉性忠贞，见理明决，生平言行不负所学，请任以艰钜，未许。三年，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等罪，诏斥未经确讯，率行参奏，下部议，降三级调用。

四年，侍郎王茂蔭等请命会筹办京师团练，上以军务非所长，寝其议。寻命以侍讲候补入直上书房，授惇郡王读。五年，擢侍讲学士。历光禄寺卿、盛京礼部侍郎。七年，调户部，管奉天府尹事，劾罢盛京副都统增庆、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。及颁诏中外，命充朝鲜正使。召回京，授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同治元年，擢工部尚书。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，学问优长，命授穆宗读。倭仁辑古帝王事迹，及古今名臣奏议，附说进之，赐名启心金鉴，置弘德殿资讲肄。倭仁素严正，穆宗尤敬惮焉。

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，调工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疏言：“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，粤、捻焚掠，盖藏已空，州县诛求仍复无厌。朝廷不能尽择州县，则必慎择督抚。督抚不取之属员，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恣睢之地。今日河南积习，祇曰民刁诈，不曰官贪庸；祇狃於愚民之抗官，不思所以致抗之由。惟在朝廷慎察大吏，力挽积习，寇乱之源，庶几可弭。”是年秋，拜文渊阁大学士，疏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诈，解其职。

六年，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，聘西人为教习。倭仁谓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，尤以

西人教习为不可；且谓必习天文算学，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，上疏请罢议。於是诏倭仁保荐，别设一馆，即由倭仁督率讲求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，不敢妄保。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倭仁屡疏恳辞，不允；因称疾笃，乞休，命解兼职，仍在弘德殿行走。八年，疏言大婚典礼宜崇节俭，及武英殿灾，复偕徐桐、翁同龢疏请勤修圣德，停罢一切工程，以弭灾变，并嘉纳之。十年，晋文华殿大学士，以疾再乞休。寻卒，赠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端。光绪八年，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，允之。

初，曾国藩官京师，与倭仁、李棠阶、吴廷栋、何桂珍、龚垆讲求宋儒之学。其后国藩出平大难，为中兴名臣冠；倭仁作帝师，正色不阿；棠阶、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。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。子福咸，江苏盐法道，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，咸丰十年，殉难宁国，赠太仆寺卿，骑都尉世职；福裕，奉天府府尹。从子福润，安徽巡抚。光绪二十六年，外国兵入京师，阖家死焉。

李棠阶，字文园，河南河内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五迁至侍读。二十二年，督广东学政，擢太常寺少卿。会巡抚黄恩彤奏请予乡试年老武生职衔，严旨责谴，棠阶亦因违例送考，议降三级调用，遂引疾家居。文宗即位，复日讲，曾国藩荐棠阶醇正堪备讲官，召来京。既而日讲中辍，棠阶以病未赴。

咸丰三年，粤匪北犯，河北土寇蜂起，用尚书周祖培荐，命治河北团练。棠阶联络村镇，名曰“友助社”。贼踞温县东河滩柳林，四出焚掠，棠阶督团练击之，村民未习战，且无火器，杀贼数十人，卒不敌。会山东巡抚李德率兵至，贼引去。贼自渡黄河，始知民间有备，稍稍牵缀。洎河北肃清，叙劳，

加四品卿銜，賜花翎。

同治元年，詔起用旧臣，棠阶应召至。上疏言：“用人行政，惟在治心。治心之要，莫先克己。請於師保匡弼之餘，豫杜左右近习之漸。暇時進講通鑑、大學衍義諸書，以收物格意誠之效。”又言：“紀綱之飭，在於嚴明賞罰。凡朝廷通諭諸事，務飭疆臣實力奉行，庶中外情志可通，而禍亂可弭。”兩宮嘉納焉。授大理寺卿。先是兩江總督何桂清債事逮治，部讞从重擬斬決，廷臣有右之者，言部臣有意畸重，仍從本律監候。棠阶疏謂桂清貽誤封疆罪大，不當輕比，非公論。后桂清卒伏法。連擢禮部侍郎、左都御史，署戶部尚書。召對，言：“治天下惟在安民，安民必先察吏。今日之盜賊，即昔日之良民，皆地方有司貪虐激之成變。為今日平亂計，非輕徭薄賦不能治本。然非擇大吏，則守令不得其人，亦終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。”因極言河南亂事，及諸行省利病甚悉。命為軍機大臣，具疏力辭，弗許。二年，授工部尚書。

三年，江寧克復，論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大憝既平，上諭中外臣工以兢業交勉。棠阶語恭親王及同直諸大臣，謂當設誠致行，久而不懈，勿徒以空言相文飾，王深然之。翼日召對，王反復陳君臣交儆之義，棠阶與同僚繼言之，兩宮改容嘉納。尋調禮部尚書。太后命南書房、上書房諸臣纂輯前史事迹，賜名治平寶鑑，命諸大臣進講。棠阶因講漢文帝卻千里馬事，反復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，以啟窺伺之端。自是每進講必原本經義，極論史事，歸於責難陳善。四年，恭親王被劾退出軍機，棠阶謂王有定難功，時方多故，不當輕棄親賢，入對，力言王非有心之失。會惇、醇兩王亦奏言奕訢不可遽罷，乃復命入直。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棠阶以朝廷賞多罰少，疆臣每存藐玩，上疏極言其弊，於是有申飭直省督撫之諭。

棠阶自入直枢廷，军书旁午，一事稍有未安，辄忧形於色。积劳致疾，十一月，卒，年六十八。上震悼，遣贝勒载治奠醊，赐金治丧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清。

棠阶初入翰林，即潜心理学，尝手钞汤斌遗书以自勸。会通程、朱、陆、王学说，无所偏主，要以克己复礼、身体实行为归。日记自省，毕生不懈。家故贫，既贵，俭约无改。尝曰：“忧患者生之门。吾终身不敢忘忍饥待米时也！”

吴廷栋，字竹如，安徽霍山人。道光五年拔贡，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洊迁郎中。廷栋少好宋儒之学，入官益植节厉行，蹇蹇自靖。咸丰二年，京察一等。时侍郎书元兼崇文门副监督，获贩私酿者三十六人，承审者以漏税拟满杖。已而覆讯得书元家人诈赃状，部臣据以入奏。文宗疑书元孤立，降旨切责，会廷栋召对，上询是狱。廷栋从容敷奏，且详陈治道之要，言利之害，君子小人之辨，上首肯，狱竟得解。因询廷栋读何书，廷栋以程、朱对。上曰：“学程、朱者每多迂拘。”对曰：“此不善学之过。程、朱以明德为体，新民为用，天下未有有体而无用者。皇上读书穷理，以裕知人之识；清心寡欲，以养坐照之明。寤寐求贤，内外得人，天下何忧不治？”上韪之。

寻出为直隶河间知府。粤匪北犯畿辅，廷栋练民兵巡防，民倚以为固。内阁学士胜保督师至河间，责供张甚急，知县王烜迫於应付，自刎不殊。廷栋诣大营陈其事，胜保矍然，饬部下听命。连擢永定河道、直隶按察使。以河间京师门户，廷栋善守御，得民心，仍留知府任。四年，军事定，乃之按察使任。六年，迁山东布政使。时部臣奏请畿内赋税兼收大钱钞票各三成，上下交病，总督谭廷襄不敢言。会廷栋入觐，面奏：“大钱钞票实不流通。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，必先信於民方能久。今条科太多，朝夕更改，国家先不能自信，何以取信於民？”

上首肯者再。既而廷襄入朝，遂奏罢前议。山东吏治久窳，廷栋奖廉惩贪。方议海口立局收货捐，持不可。八年，坐奏销迟误，降补直隶按察使。十一年，复调山东。同治二年，入为大理寺卿，寻擢刑部侍郎。

三年，江南平，廷栋上疏，略曰：“万方之治乱在朝政，百工之敬肆视君心。事不贵文，贵其实；下不从令，从所好。夫治乱决於敬肆，敬肆根於喜惧。自古功成志遂，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，宦寺有乘其喜而贡谄媚者矣，左右有乘其喜而肆蒙蔽者矣，容悦之臣有因此而工谏佞者矣，屏逐之奸有因此而巧夤缘者矣。谄媚贡则柄暗窃，蒙蔽肆则权下移，谏佞工则主志惑，夤缘巧则宵小升。於是受蛊惑，塞聪明，远老成，恶忠鯁。从前戒惧之念，一喜败之；此后侈纵之行，一喜开之。方且矜予智，乐莫违，逞独断，快从欲，一人肆於上，群小扇於下，流毒苍生，貽祸社稷，稽诸史册，后先一辙。推原其端，祇一念由喜入骄而已。军兴以来，十数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，即倡乱之奸民，何一非朝廷赤子？大兵所加，尽被诛夷。皇太后、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，必有哀矜不忍喜者。况旗兵乏食，根本空虚，新疆缺饷，边陲摇动。兼之强邻偏处，邪教肆行，岂惟不可喜，而实属可惧。假使万几之余，或有一念之肆，臣工效之，视彰瘡为故事，轻告戒为具文，积习相沿，工为粉饰，将仍成为丛脞怠荒之局矣。是非坚定刻苦，持之以恆，积数十年恭俭忧勤，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。夫上行必下效，内治则外安，而其道莫大於敬，其几必始於惧。惧天命无常，则不敢恃天；惧民彞可畏，则不敢玩民。惧者敬之始，敬者惧之终。大智愈明，神武愈彰，绍祖宗富有之大业，开子孙无疆之丕基，是皆由皇心之惧始而敬成也。易曰：‘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，惧以终始，其要无咎。’诗曰：‘敬之敬之，天维显思！’可

弗以为永鉴欤？”疏上，优诏嘉纳，命存其疏於弘德殿以备省览。皇太后召对时，谕曰：“皇帝冲龄践阼，国家大事，汝宜直言无隐，以无负先帝知遇。”廷栋感激出涕。五年，以衰病乞休，许之，归寓江宁。十二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遗疏入，诏褒其廉静自持，赐恤如例。直隶、山东皆祀名宦祠。

廷栋学以不欺为本。官臬司时，畿辅连有逆伦狱，总督虑一月频入奏干上怒，廷栋曰：“此吾侪不能教化之过，待罪不暇，敢欺饰耶？”及去官，侨居清贫，不受餽遗。著有拙修集十卷。

论曰：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，际会中兴，辅导冲主，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间，当时举朝严惮，风气赖以维持。惟未达世变，於自强要政，鄙夷不屑言，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。李棠阶、吴廷栋正色立朝，不负所学，翕然笙磬同音，而棠阶尤平实持大体，可谓体用兼备矣。

列传一百七十九

赛尚阿 讷尔经额

赛尚阿，字鹤汀，阿鲁特氏，蒙古正蓝旗人。嘉庆二十一年繙译举人，授理藩院笔帖式，充军机章京。宣宗命枢臣甄别所属，赛尚阿列一等，予优叙。洊迁郎中。道光十一年，擢内阁侍读学士，偕将军富俊按吉林将军福克精阿剋扣兵饷，得实，劾罢之。予头等侍卫，充哈密办事大臣，擢内阁学士。丁父忧回旗，留京，迁理藩院侍郎，兼副都统，调工部。迭赴盛京、广东、察哈尔按事。十五年，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。调户部，擢理藩院尚书，兼都统，调工部。

二十一年，海疆戒严，诏赴天津、山海关勘筑砲台，复偕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查阅海口。二十二年，命为钦差大臣，赴天津治防。和议成，撤防回京。初，京师添设枪队，命赛尚阿偕左都御史恩桂司训练。至是上阅武，枪队独整，嘉其督率有方，赐花翎。二十四年，命覆讯通州民妇康王氏勒毙亲姑狱，白其冤，论坊官逼供罪如律。调户部尚书，赴江南查阅江防善后事宜。三十年，兼步军统领、协办大学士。咸丰元年，拜文华殿大学士，管理户部。

时广西匪乱方炽，巡抚周天爵、提督向荣会剿，不能制贼，起用林则徐，未至，道卒。李星沅督师，诸将不用命，亦无功。文宗深忧之，以赛尚阿亲信近臣，命为钦差大臣，赴湖南防堵，将以代星沅也，特赐遏必隆刀，给库帑二百万两备军饷。副都

统巴清德、达洪阿率京军随行，姚莹、严正基参军事；又调湖南在籍知县江忠源赴营。未几，星沅卒於军，趣赛尚阿驰往督师，授内大臣。六月，至广西，疏陈汰兵勇，明纪律，购间谍，散胁从，断接济五事，诏嘉其能通筹全局。

周天爵与向荣不协，解其任，以邹鸣鹤代之。又疏陈贼势，略言：“粤西股匪繁多，冯云山、洪秀全、凌十八等俱奉天主教，凶狠称最，来往於金田、东乡、庙旺、中坪，官兵壁上环观，有无可如何之势。宜先用全力攻剿大股，一经得手，则分兵剿办，方免顾此失彼之虞。省垣兵少，暂居中调遣，分派巴清德、达洪阿进剿。”於是向荣连破贼於中坪及桂平新墟。乌兰泰设伏，歼贼甚众。贼窜踞紫荆山，以新墟、双髻隘为门户。达洪阿、乌兰泰攻双髻，毁其巢，贼自焚新墟而逸。官军失利，遂陷永安州，赛尚阿坐失机，降四级留任。

诏责诸军并力进攻，水窦为永安要隘，乌兰泰攻拔之，乃合围。向荣任北路，乌兰泰任南路。永安城小而坚，环攻四阅月不能下，严诏趣战。二年正月，赛尚阿亲往督之，用向荣策，缺城北一隅不置兵，纵其出，因而击之。乌兰泰争之不得，素与荣不协，至是益相水火。二月，贼果由此路突出，官军不能御，仅获洪大全，槛送京师，以收复永安上闻；而贼遽犯桂林，向荣走间道入城守御，乌兰泰尾追至将军桥，猝被砲伤，旋殁於军，总兵长瑞、长寿、董光甲、邵鹤龄亦战歿。赛尚阿自请治罪，诏责戴罪以图补救，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。

贼见桂林守具已完，援师渐集，解围北窜，连陷兴安、全州。赛尚阿始入驻省城，遣提督余万清、总兵刘长清进攻全州。江忠源破贼於蓑衣渡，毙悍贼冯云山。贼遂入湖南，连陷道州、江华、永明、嘉禾、蓝山、桂阳，赛尚阿尾之，抵衡阳。贼由郴州分窜醴陵、攸县，寻犯长沙，势益鸱张。湖南巡抚罗绕典

以闻，文宗震怒，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，号令不明，赏罚失当，以致劳师糜饷，日久无功，褫职逮京治罪。命大学士等会鞫，赛尚阿伏地流涕，自言不忍杀人辜负圣恩，论大辟，籍其家，三子并褫职。未几，释出狱，发往直隶，交讷尔经额差遣，调京随办巡防。五年，遣戍军台，寻释之，命练察哈尔蒙古兵。十年，回京，总统左翼巡城事宜，予侍郎衔，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。以病免。光绪元年，卒。子崇绮，自有传。

讷尔经额，字近堂，费莫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嘉庆八年繙译进士，授妃园寝礼部主事，调工部，洊升郎中。道光元年，出为山东兖沂曹道，迁湖南按察使，丁忧去职。三年，起署山东按察使，寻实授。承鞫教匪马进忠狱得实，赐花翎，就迁布政使。六年，擢漕运总督。九年，调山东巡抚。十二年，擢湖广总督。十六年，湖南新宁瑶生蓝正樽习教传徒，聚众数千，攻武冈州城，为官兵击退。捕获党羽，而正樽逃逸，诏责讷尔经额严缉，久不获，革职留任。十七年，京察考绩，诏斥讷尔经额玩泄无能，降湖南巡抚，限一年捕正樽。寻以正樽已被乡勇殴毙，奏下继任总督林则徐确查虚实，则徐疏言乡勇殴毙三贼，有正樽在内，以衣物为证，诏斥衣物出於事后呈验，不足信，褫讷尔经额职，予三等侍卫，充驻藏办事大臣。逾年，晋头等侍卫，调西宁办事大臣。二十年，擢热河都统。俄授陕甘总督，未之任，命署直隶总督，寻实授。

二十一年，英吉利兵船游弋秦王岛，命讷尔经额移驻天津筹防，加太子太保。时渐多事，财政支绌，疆臣犹因袭承平旧制，惮於兴革。廷议兴屯垦及畿辅水利，讷尔经额疏言：“屯田不能行於畿辅，先朝试行水利，屡兴屡废。良由南北异宜，民多未便。”寝其议。又言官请长芦悬岸盐额如河南、山东，改归官办。讷尔经额言：“悬岸由於私充引滞，但使泉贩敛迹，

民販亦可持久，諸商不招自至。不必務官辦之虛名，徒事更張，無裨實用。”咸豐二年，以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，尋拜文淵閣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

三年，粵匪既踞江寧，分黨由安徽入河南，歸德、睢州、寧陵、蘭封相繼陷，河南巡撫陸應穀敗績。賊窺開封，命訥爾經額防守大名，遏賊北竄。令總兵花里雅遜布屯延津防河，雙祿守彰德為後繼，而賊酋林鳳祥、李開芳已自汜水渡河，陷溫縣，犯懷慶。訥爾經額檄總兵董占元赴援，自駐臨洛關，請增調盛京、吉林步騎。詔授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，節制河南、北諸軍。賊圍懷慶久，知府余炳燾率紳民固守，賊周樹木柵為久困計。援軍四集，惟都統勝保、將軍托明阿軍戰最力，花里雅遜布、董占元等隔丹水駐軍，畏賊不敢進。勝保屢以為言，詔促訥爾經額進師夾擊，並防賊竄入山西，乃進駐清化鎮。八月，諸軍五路合擊，破賊柵，賊大潰，圍乃解。文宗大悅，賜訥爾經額雙眼花翎、黃馬褂，賚擢諸將有差。

賊之敗竄也，諸軍以久戰疲罷，未能力追；山西兵多調援，設防不密。賊遂由濟源入太行山，連陷垣曲、陽城、曲沃，犯平陽府，擾及洪洞，並失守。追軍皆落后，惟勝保先進，戰於平陽，挫之。繞前扼賊北路，賊乃東趨。訥爾經額回駐臨洛關，素不知兵，束手無措。或告潞城、黎城間有孔道，循太行東出武安，密迤臨洛，然險隘可扼。訥爾經額以非直隸轄境，咨山西巡撫守御。既而賊果破黎、潞，猶謂賊不能遽至。忽有冒欽差大臣旗幟責州縣供張者，蓋賊之前驅已出山矣。俄而虜至，官軍出不意，驚潰，訥爾經額以數十人走保平陽府城，關防、令箭、軍書、資械委棄皆盡。事聞，褫職，留於直隸隨同辦理軍務。賊遂大熾，畿輔半被蹂躪，京師震動。命惠親王綿愉為大將軍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副之，勝保督師前敵追剿。於是

逮讷尔经额下狱，论斩监候。逾年始殄贼，先后擒首逆林凤祥、李开芳伏诛，畿辅肃清。赦讷尔经额出狱，遣戍军台。逾年释回，予六品顶戴，命守慕陵。寻以四五品京堂候补。七年，卒。子蕴秀、衍秀，并官内阁学士。

论曰：清沿故事，有大军事，辄以满洲重臣督师。乾、嘉时，如阿桂、福康安、勒保、额勒登保等，皆胸有韬略，功在旂常。道光以来，惟长龄平定回疆，差堪继武。其后禧恩之征瑶，奕山、奕经之防海，或以骄侈召谤，或以轻率僨事。至粤匪初起，李星沅不胜任，易以赛尚阿，馭将无方，遂致寇不可制。讷尔经额庸懦同之，畿甸震惊，自是朝廷始知其弊。惟僧格林沁犹以勋望膺其任，不复轻以中枢阁部出任师干，即有时亲籓遥领，亦居其名不行其实。盖人材时会使然，固不可与国初入关时并论也。

列传一百八十

李星沅 周天爵 劳崇光

李星沅，字石梧，湖南湘阴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五年，督广东学政。粤士多健讼，檄通省籍诸生之干讼者，牒报诘治之，士风以肃。任满，授陕西汉中知府，历河南粮道，陕西、四川、江苏按察使。在川、陕严治刀匪、咽喉，屡擒其魁置之法。迁江西布政使，调江苏。二十二年，擢陕西巡抚，署陕甘总督。二十五年，调江苏巡抚。二十六年，擢云贵总督，兼署云南巡抚。

先是，永昌回乱，迤西道罗天池滥杀，不分良莠，众回益扰。总督贺长龄、提督张必禄急於主抚，降者辄复叛。至是，缅甸匪首马国海被剿亡走，潜结云州回马登霄、海连升等复起事，迤西大震。星沅追论肇乱之由，长龄、天池并获谴。二十七年，遣兵进剿，解散被胁回众，首逆就歼，馀匪肃清。诏嘉其功，加太子太保衔，赐花翎。寻调两江总督。

星沅未第时，客陶澍幕中，为掌章奏。又历官江南，习於盐、漕、河诸利弊。时度支告匮，廷臣主南漕改徵折色解部，於北省采买。星沅谓折多徵收不易，折少采买不敷。穀贱银贵，民间展转亏折。且州县藉端浮勒，胥吏高下其手，防之皆难。迭疏论列，议遂寢。

淮盐自陶澍整顿之后，历年又多积欠。星沅疏陈引盐壅积、课款支绌情形：“揆厥所由，官以畏难而因仍，商以畏难而取

巧。成本增於杂费，行销滞於售私，年复一年，几同痼疾。先当以内清场私，外敌邻私，为急则治标之计。本年回空粮私，奏请查禁。其川私、垦私、潞私、浙私，均咨行堵缉。又引船夹带，为害最钜，扼要搜查，於扬州仙女庙及江宁下关缉获百馀万斤，提省申办。他如慎出纳，提缓课，派悬引，删繁文，配运残引，提售新盐，裁浮巡费，禁捏报淹销，酌议章程八条，以图整理。”疏入，下部议行。

旧制，总督兼管河务，自道光二十二年后停止，至是复命兼管。会兼署河督，疏请严禁 员聚处清江，饬各归工次。奏筹外海水师事宜，曰磨厉人才，曰变通营巡，曰覈实会哨，曰扼要堵缉，曰配兵足数；又请添造战船，劝捐给奖；并行。俄罗斯通商旧由陆路，忽有商船至上海，执约拒之。在任两年，宣宗甚加倚任。因久病，请解职回籍，允之。

三十年，宣宗崩，赴京谒梓宫，复以母老陈请归养。会广西匪乱方炽，起林则徐督师，卒於途，命星沅代为钦差大臣。是年十二月，抵广西，驻柳州。时左右江匪氛蔓延，诸贼尤以桂平金田洪秀全为最悍。巡抚郑祖琛、提督闵正凤皆以贻误黜去，周天爵、向荣继为巡抚、提督。二人者并有重名，负意气，议辄相左，星沅调和之，仍不协，军事多牵掣。咸丰元年春，向荣进剿，贼由大黄江、牛排岭窜新墟、紫荆山。星沅檄总兵秦定三、李能臣率滇、黔兵追蹙，贼复窜武宣。荣、天爵各进击，贼踞东乡，两军攻之不克。星沅以事权不一，奏请特简总统将军督剿，诏斥其推诿。寻命大学士赛尚阿率总兵达洪阿、都统巴清德赴湖南防堵，将以代之。赛尚阿至湖南，遂授钦差大臣，赴广西督师，命星沅回湖南治防。四月，星沅力疾赴武宣前敌督战，至则已惫甚，数日卒於军。遗疏言：“贼不能平，不忠；养不能终，不孝。歿后敛以常服，用彰臣咎。”文宗览

而哀之，依总督例赐恤，赐金治丧，存问其母，子二人命俟服阕引见，谥文恭。子桓，官至江西布政使。

周天爵，字敬修，山东东阿人。嘉庆十六年进士，归班铨选。道光四年，授安徽怀远知县，调阜阳。天爵少以坚苦自立，笃信王守仁之学。及为令，尽心民事，廉介绝俗，皖北盗贼横恣，与胥吏通，天爵极刑痛惩之。有劾其残酷者，总督蒋攸銛奏言：“天爵爱民如子，嫉恶如仇，古良吏也。”由是受宣宗之知，谕曰：“不避嫌怨之员，最为难得，小过可宥之。”连擢宿州知州、庐州知府、庐凤颍泗道。所至捕盗魁，无漏网者。十五年，擢江西按察使，仍调安徽，迁陕西布政使。

十七年，署漕运总督，寻实授。时漕务积弊，运丁水手尤恣悍，特用天爵严驭之，劾卫官十二员以儆众，诏褒勉之。

十八年，调署湖广总督，寻授河南巡抚，擢闽浙总督，皆未行，调授湖广总督。汉口镇为商船所聚，苦盗。川匪充铅船水手，每行劫杀人；陕、楚交界奸徒掠贩妇女，并为民害：天爵捕治如律，劾失察有司及承审纵延者，悉褫其职。荆州沿江旧於冬季委员巡缉盗贼，天爵谓属具文，罢之；遴幹吏暗侦，与地方官掩捕，以获盗多寡定功过。襄阳匪徒传习牛八邪教，又有天主、十字各教，捕诛数十人。每有疏陈，宣宗辄手诏褒嘉。连年水灾，滨江、滨汉堤垸多坏，疏请依治黄河法，遇险立挑坝，并以草护堤；饬治河州县，有大工解任专治，立限保工，限内失事者罚，绅董亦如之；汉水多湾曲，立砖石斗门以备蓄泄：并如议行。

天爵驭吏严，多怨者。二十年，己革大冶知县孔广义揭讦多款，天爵置不问。事上闻，严斥之，议革职留任。寻言官劾天爵酷刑，与广义言略同，命侍郎麟魁、吴其濬往按，得天爵信任候补知县楚鏞用非刑，外委黄云邦诬执良民诸状，上震怒，

褫天爵职，戍伊犁。二十一年，命赴广东交靖逆将军奕山差遣，寻免罪，留粤效力。二十二年，予四品顶戴，以知府候补，调江苏办理清江防务。海防事竣，留治淮、扬善后事宜，寻予二品顶戴，署漕运总督，兼署南河总督。二十三年，因滥刑及失察漕书私镌关防，连被吏议，疏请去职，命以二品顶戴休致。

久之，广西贼起，日益炽。文宗御极，求知兵大臣，尚书杜受田以天爵对，遂起广西巡抚，偕钦差大臣李星沅办贼。咸丰元年春，亲率兵与向荣会剿金田匪洪秀全等。贼窜武宣东乡，合击於东岭村，力战，兵有退者，天爵手刃之，援桴鼓而前，贼始却。时怀集、贺县及都康、下雷土司，凌云、东兰、横州、博白并有匪踞，檄各属力行团练，合力防剿。诏加天爵总督衔，专办军务，以布政使劳崇光摄巡抚事。天爵年近八旬，每战亲临前敌，惟与李星沅、向荣皆不协。星沅既疏请特简总统督师，寻病歿，命天爵暂署钦差大臣。贼由武宣窜象州，诏斥天爵等相持日久，不能制贼，褫总督衔，解军务，回省暂署巡抚。洎赛尚阿至军，议复不合，自陈衰病，诏命来京。既至，连召对十一次，极言军事，文宗为之动容，然方倚赛尚阿，亦未尽用其言。

二年，粤匪扰及两湖，天爵侨居宿州，命偕安徽巡抚蒋文庆治防务。三年，疏陈庐、凤为江淮要区，赴正阳关抚旧捻张凤山等一千二百人用之，请江苏、山东、安徽、河南举行团练。未几，安庆陷，文庆死之。命天爵署安徽巡抚，寻实授。江宁亦陷，天爵请扼黄河杜贼北窜，辞巡抚专任兵事。命以兵部侍郎衔督师剿宿州、怀远、蒙城、灵璧捻匪。北路渐清，进规庐、凤，擒定远捻首陆遐龄，散其众四千馀，被褒赉。疏论庐州知府胡元炜劣迹，请革职逮治，巡抚李嘉端置不问。元炜通贼内应，庐州陷，江忠源死之。粤匪踞临淮关，天爵外逼来贼，内

清土匪，孤军支柱。方奉命往援庐州，以疾卒於军。

上震悼，诏嘉其秉性忠直，勇敢有为，心地品行迥超流俗，追赠尚书衔，依赠官赐恤，特谥文忠，不由内阁拟上；擢其子光碧都司，赐光岳举人。

劳崇光，字辛亥，湖南善化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二十一年，出为山西平阳知府。调太原，擢冀宁道，迁广西按察使。

二十八年，奉使赴越南册封。事竣入关，值匪乱，驻思恩、南宁，督军进剿。二十九年，迁湖北布政使，未行而湖南贼李沅发起新宁，仍留广西治防。沅发平，叙功赐花翎。三十年，就授广西布政使。庆远贼窜武缘、宾州，崇光偕提督向荣会剿。擒贼首陈胜，又平上林、迁江窜匪，设方略解散匪党凡数十起。抚张家祥收隶部下，改名国樑，后以战功显。寻署巡抚，副将伊克坦布战歿於桂平，檄总兵周凤岐赴援。时命李星沅督师，周天爵为巡抚专治军。崇光仍摄巡抚事，会办军务。

咸丰元年，大学士赛尚阿代星沅，而邹鸣鹤继为巡抚，崇光会办如故，平西林、博白、怀集窜贼。广东贼颜品瑶扰南宁、太平，崇光驻兵南邕，与广东军合击，屡战皆捷，品瑶就歼，又平贵县贼，被优叙。偕左江镇总兵谷韞灿平白山贼，举行南、太、泗、镇四府团练，歼颜品瑶馀党於灵山，加头品顶戴。二年，驻梧州，会广东军剿艇匪。寻金田贼洪秀全等永安突围出犯桂林，命崇光回援，至则贼已北窜，连陷兴安、全州，偕总兵和春追击之，贼遂入湖南。会云贵总督吴文镕疏称崇光有胆略血性，请重其事权，就擢巡抚。上疏略曰：“桂林虽解围，贼氛不远，群情尚复惊疑，增兵置防，皆非仓卒能办。惟就现有兵力布置，省标调赴各处者，次第撤回，驻防城内，遴选练丁分扼城外要隘。激励团练以作民气，招抚流亡以复民力，训

练兵勇以肃军纪，搜缉土匪以靖内奸。各属游匪、土匪不时蠢动，额兵不敷分拨，鼓舞团练，以资捍卫而备援剿。”

时赛尚阿既黜，崇光专任广西军务，诏以匪虽已出粤境旧巢穴，虑渠魁踞之为回窜地步，责以搜捕党羽。三年，洪秀全等既踞江宁，分党北犯中原。兵事日棘，朝廷不暇顾及边远，广西伏莽时起，旋灭旋萌，饷绌兵单，惟恃团练，不能大创贼。崇光且剿且抚，支柱数载。泊英人踞广州后，广东贼氛复炽。艇匪窜扰广西，浔州、柳州、庆远、梧州、南宁相继陷。近地土匪益起，屡逼桂林。军中多降将，心皆叵测。崇光乞师於湖南，七年，骆秉章令蒋益澧率湘军赴援，屡破贼，复兴安、灵川，入屯省城，乃诛反侧，易守军，桂林始安。八年，奏留益澧在广西剿贼，连击艇匪於平乐令公渡、五塘，大破之，斩馘万馀，由是艇匪始衰，庆远、柳州相继复。

九年，调广东巡抚，兼署两广总督。英军犹踞省城，前任总督黄宗汉、巡抚耆龄等，皆驻外县不敢入。崇光至，坦然入城，与敌军狎居。寻实授总督，迭遣将御湖南、江西窜匪，击走之。本境土寇时起，皆不久扑灭。与广西军会剿艇匪，梧州、浔州贼匪渐清。至十一年，英法联军犯京师，和议成，广州敌军始退。同治元年，以失察都司陶昌培、知县许庆镕营私纳贿，降三级调用，命仍以一品顶戴赴贵州按事。前巡抚耆龄、御史华祝三复劾崇光任用非人，调度乖方，诏命自陈，下署总督晏端书、提督昆寿察按，得免议。

寻授云贵总督。云南自总督潘铎被戕，巡抚徐之铭结回酋以自保，张凯嵩继署总督，久不至，以规避黜，命崇光代之。崇光至贵州，会粤匪石达开馀党陷绥阳，督兵击走之，遂驻贵阳。三年春，土匪、苗匪屡来犯，偕巡抚张亮基勒兵固守，贼败退。时云南叛回犹杂处省城，议者皆言不可遽往。崇光遂行，

军民父老喜，迎於郊，回众始稍敛。逆首马荣、马连升踞曲靖为巢穴。崇光知候补道岑毓英、降回总兵马如龙可用，四年春，令参将冯世兴与二人合师攻克曲靖，擒荣、连升等斩以徇，遂收马龙、寻甸，迤东肃清，遣提督赵德光克平江外贼巢，复广顺，进克贵州，黔西大定。五年，复普洱及思茅，云南军事渐利。

六年，卒，优诏赐恤。嘉其“沉毅有为，历官两广、云贵，皆不避艰险，俾地方日有起色”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毅。广西请建专祠，云、贵祀名宦祠。

论曰：粤匪之起也，始由疆臣玩误，继复将帅不和。李星沅、周天爵皆素以忠勤著，文宗采时誉而付以重任，於军事皆不得要领。及易以赛尚阿，而败坏益甚，虎兕出柙，遂不可制矣。劳崇光久在兵间，洪秀全北窜后已不顾旧巢，然伏莽四起，终赖湘军之力，数年而后克定；其於广东、云南皆受事於万难措置之时，履虎不啞，权略有足称焉。

列传一百八十一

徐广缙 叶名琛 黄宗汉

徐广缙，字仲升，河南鹿邑人。嘉庆二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。道光十三年，出为陕西榆林知府，历安徽宁池太道、江西督粮道、福建按察使。擢顺天府尹，寻出为四川布政使。丁母忧，服阕，补江宁布政使。二十六年，擢云南巡抚，调广东。二十八年，擢两广总督，兼通商大臣。

自江宁定约五口通商，许广州省城设立栈房，领事入城，以平礼相待。粤民坚执洋人不准入城旧制，聚众以抗，官不能解。总督耆英既与英人议缓俟二年之后，寻内召，广缙继任。会黄竹岐乡民殴杀英人六，领事德庇时要挟赔偿保护，广缙治杀人者罪，而拒其非理之求，戒谕人民毋暴动，事得解。德庇时回国，文翰代为领事，初至请谒。广缙赴虎门阅砲台，延见之，遂登其舟，示以坦白。二十九年，文翰以两年入城之期已届，要践约，广缙谕以耆英所许。乃姑为权宜之计，民情愤激，众怒难犯，非官所能禁止。文翰则坚持成约，且以他省入城相诘难，扬言将驾兵船至天津诉诸京师，相持不下。

广缙疏闻，自请严议。密诏许暂入城一次，以践前言，不得习以为常。广缙复疏言：“入城万不可行。广东民情剽悍，与闽、浙、江苏不同。阻其入城而有事，则众志成城，尚有爪牙之可恃；许其入城而有事，则人心瓦解，必至内外之交讧。明知有害无利，詎敢轻於一试。”卒坚拒之。英人乃集兵船三

於香港，放小艇至海口各港測水探路，示恫喝。廣縉增兵守諸砲台及要隘，嚴備以待。時民團號十萬，聲勢甚張。華商會議暫停各國貿易，密告美、法兩國領事，啟衅實由英人。於是諸洋商慮受擾累，將以損失歸領事負責。士紳聯名致文翰，為反覆陳利害甚切。文翰內受牽制，乃罷入城之議，乞照舊通商。與要約，停市開市皆非由官令，不進城即通商，後有反覆，仍行停止。事既定，廣縉疏聞，宣宗大悅。詔曰：“洋務之興，將十年矣。沿海擾累，糜餉勞師，近雖略臻安謐，而馭之之法，剛柔未得其平，流弊因而愈出。朕恐瀕海居民或遭蹂躪，一切隱忍待之。昨英酋復伸入城之請，徐廣縉等悉心措理，動合機宜。入城議寢，依舊通商。不折一兵，不發一矢，中外綏靖，可以久安，實深嘉悅！”於是錫封廣縉一等子爵，賜雙眼花翎，是役商民一心，尤得紳士許祥光、伍崇曜之力為多，二人并被優擢。逾數月，文翰復言國王以進城未能如約，為人所輕，似覺赧顏，請為轉奏，廣縉以罷議進城之後貿易始復，豈可再申前說，拒之。三十年，文翰又遺書大學士穆彰阿、耆英，遣人至上海、天津投遞。文翰尋自赴上海，欲有所陳請，先後却之；乃回香港，蓋覬覦未已也。

時兩廣盜賊蜂起，以廣西金田洪秀全為最悍。巡撫鄭祖琛柔懦縱賊，廣縉疏劾其養策貽患，罷之。廣東韶州、廉州匪亦蔓延，廣縉遣軍扼梧州、肇慶。詔廣縉赴廣西剿辦，尋起林則徐督師，命廣縉剿捕廣東游匪。咸豐元年，出駐高州。匪首凌十八、陳二、吳三、何茗科踞羅鏡圩及信宜，與洪秀全聲勢相倚。廣縉遣兵進擊，斃吳三，追何茗科至貴縣擒之；又破廉州賊顏品瑤，擒李士青。二年春，乘勝進攻羅鏡圩，擒凌十八。捷聞，加太子太保。命馳赴梧州，而洪秀全大股已犯桂林，竄入湖南。賽尚阿以罪黜，授廣縉欽差大臣，署理湖廣總督。十

月，至衡州，贼攻长沙甚急，骆秉章、张亮基力守，屡挫贼，乃下窳岳州。广缙始抵长沙。未几。岳州亦陷，直犯武昌。广缙进驻岳州，而汉阳、武昌相继陷。

诏斥广缙迁延不进，调度失机，株守岳州，拥兵自众，褫职逮问，籍其家，论大辟。三年夏，粤匪入河南境，释广缙，交巡抚陆应穀差遣，责令带罪自效。率兵驻归德，防剿捻匪有功。八年，命赴胜保军营，寻予四品卿衔，留凤阳从袁甲三剿捻匪。未几，卒。

叶名琛，字昆臣，湖北汉阳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八年，出为陕西兴安知府。历山西雁平道、江西盐道、云南按察使，湖南、甘肃、广东布政使。二十八年，擢广东巡抚。二十九年，英人欲践入城之约，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，联合民团，严为戒备。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，英人始寝前议。论功，封一等男爵，赐花翎。三十年，平英德土匪，被优叙。咸丰元年，歼罗镜会匪吴三，加太子少保。二年，广缙赴广西督师，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，出驻高州。是年秋，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，加总督衔，署总督，赴南、韶一带督剿。寻实授两广总督，兼通商大臣。

时广东盗贼蜂起，四年，广州群匪扰及省城，遣将分路进剿，连战皆捷。近省之佛山、龙门、从化、东莞、阳山、河源、增城、封川，韶州之海丰、开建，潮州之惠来，肇庆府城及德庆并陷，先后克复。邻省军务方亟，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，名琛筹供无缺，益得时誉。五年，以总督协办大学士。六年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

名琛性木彊，勤吏事，属僚惮其威重。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，因狃於前事，颇自负，好大言，遇中外交涉事，略书数字答之，或竟不答。会匪之逼广州，或议借外国兵御贼

者，斥之退。匪既平，按察使沈棣辉功最多，列上官绅兵练出力者请奖，格不奏，兵练皆解体。又严治通匪馀党，或藉捕匪仇杀，从贼逃不敢归，其黠者投香港，劝英人攻广州。会水师千总巡河，遇划艇张英国旗，搜获十三人，拔其旗。英领事巴夏礼索之不得，贻书名琛责问，谓捕匪当移取，不当擅执，毁旗尤非礼。名琛令送十三人於领事，不受，必欲并索千总，遂置之。未几，遣通事来告：“越日日中不如约，即攻城。”至期，英兵果夺猎德、中流砲台。名琛曰：“彼当自走。”令水师勿与战，於是凤皇山、海珠诸砲台皆被踞，发砲击省城，十月朔，毁城，既入复出。遣广州知府往诘用兵之故，英人曰：“两国官不晤，情不亲。误听传言，屡乖和好。请入城面议。”名琛勿许。请於城外会议，亦不许。兵练数万来援，怵敌火器，不能力战。民愤甚，焚英、法、美三国居室，凡昔十三行皆烬。英兵亦焚民居数千家，退泊大黄，各报其国。

英遣额罗金来粤，聚兵澳门、香港，贻书索偿款。名琛以其言狂悖，不答。法、美两国领事亦索赔偿，且告英兵已决计攻城，原居间排解。名琛虑其合以胁我，亦不听；且不设备。七年，英兵攻东莞，总兵董开庆与战，军溃。额罗金遣艇递照会，名琛答以通商而外，概不能从。累疏言：“英国主厌兵，粤事皆额罗金等所为。臣始终坚持，彼穷当自伏。”密诏戒勿轻视，犹信其事有把握，仍褒勉之。九月，英兵骤至，法、美兵皆从。将军司道商战守，名琛惟恃通事张云同为内应，待敌穷蹙。民间见其夷然不惊，事皆秘不宣示，转疑其阳拒阴抚，人心益涣。十一月，敌张榜城外，限二十四时破城，劝商民迁避。砲击总督署，延烧市廛，城遂陷。巡抚柏贵檄绅士伍崇曜等议和，名琛犹持不许入城之议，夜避左都统署，英人大索得之，舁登舟。将军、巡抚以闻，诏斥名琛刚愎自用，办理乖谬，

禡其职，英人遂踞省城，禁巡抚等官不得出，责以安民。民各集团练，设总局於佛山，相持数年。各国联师赴天津，事乃益棘矣。

名琛既被虏，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，居之镇海楼上。犹时作书画，自署曰“海上苏武”，赋诗见志，日诵吕祖经不辍。九年，卒，乃归其尸。粤人憾其误国，为之语曰：“不战、不和、不守，不死、不降、不走；相臣度量，疆臣抱负；古之所无，今之罕有。”

黄宗汉，字寿臣，福建晋江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散馆改兵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。历员外郎、郎中，迁御史、给事中。二十五年，出为广东督粮道，调雷琼道，历山东、浙江按察使。咸丰初，巡抚吴文镕荐宗汉可重用，迁甘肃布政使。二年，擢云南巡抚，未之任，调浙江。值试办海运，湖郡漕船浅滞，改留变价，亏银三十馀万两，布政使椿寿情急自缢。宗汉疏请原米随新漕运京，允之。

三年，粤匪犯江宁，调浙江兵二千名赴援。江宁寻陷，宗汉赴嘉兴、湖州筹防，疏言不可仅於本境画疆而守。於是分兵赴江苏、安徽境内协防，诏嘉其妥协。寻上海匪起陷城，请海运改於刘河受兑。时江南大营需饷甚钜，宗汉贻书向荣，通盘筹算，请於江苏、浙江、江西三省确定每月额数。荣据以上闻，文宗韪之。四年，特诏褒宗汉办理防务、海运，及本境治匪、察吏，精详无瞻顾，深堪嘉尚，特赐御书“忠勤正直”扁额，勉其慎终如始，以成一代良臣。

擢四川总督。给事中张修育疏言：“宗汉治浙，布置合宜，未可更易。”诏不允。会因数月未奏事，降旨询问，以疾为言，诏斥之，议降三级调用，加恩降二品顶戴，仍留总督任。五年，马边夷匪为乱，平之。遵旨遣松潘镇总兵德恩以兵二千援荆州，

又调兵四千赴贵州剿苗，并协饷十万两。六年，复因久无奏报，命将军乐斌查奏，以痰疾闻，下部议降调，命来京另候简用。补内阁学士，兼署刑部侍郎、顺天府尹。

广东军事起，叶名琛被掳，授宗汉两广总督，兼通商大臣。时广州为英人所踞，巡抚柏贵在城中为所胁制。民团四起，文宗因徐广缙等前拒英人入城，赖绅民之力，欲复用之，命在籍侍郎罗惇衍、京卿龙元僖、给事中苏廷魁治团练。惇衍等号召乡团，得数万人，戒期攻城，卒无功；又禁华人不得受雇为洋人服役以困之。

八年春，各国遣人赴江苏投书致京师大学士诉粤事，请遣大臣至上海会议；且言逾期即赴天津。诏仍回广东候宗汉查办，而英、俄两国兵船已泊吴淞。宗汉过江苏，总督何桂清坚留在上海开议，宗汉不可，遽去；取道浙、闽，调兵不可得。及至广东，敌兵已犯天津。宗汉驻惠州，惟恃联络民团，出示空言激励，为英人所禁格，不能遍及。既而天津和约成，俟偿款六百万两分年交毕，始退出广州，粤民愈愤。英领事宣布和议，新安镇乡勇杀其张示者数人，遂发兵陷新安。民团大举攻城，初胜终挫，悬赏格购洋官首，亦仅伺隙，有所杀伤而已。宗汉外怵强敌，内畏民暴，不能有所措施。泊大学士桂良等至上海议税则及换约事宜，将与商交还广州，向宗汉询近状，辄不答。而英人以既议和，民团复相仇杀，来相诘问，且揭团绅告示载谕旨有异，必欲去宗汉及三团绅。桂良等疏闻，诏责宗汉捕伪造谕旨之人，罢其通商大臣，改授何桂清。英使额罗金犹不愜，遽率 监赴广东。九年，遂复有天津之役。

寻调宗汉四川总督，召至京，改以侍郎候补。十年，署吏部侍郎，寻实授。四川京官呈请饬赴四川督办团练，不许。

宗汉与载垣、端华、肃顺等交结。十一年，穆宗即位，载

垣等获罪。少詹事许彭寿疏劾宗汉与陈孚恩、刘昆并党肃顺等，踪迹最密。诏曰：“黄宗汉本年春赴热河，危词力阻回銮。迨皇考梓宫将回京，又以京城可虑，遍告於人，希冀阻止。其意存迎合载垣等，众所共知。声名品行如此，若任其滥厕卿贰，何以表率属僚？革职永不叙用，以为大僚輶媚者戒。”并追夺前赐御书“忠勤正直”扁额。同治三年，卒。

论曰：当道、咸之间，海禁大开，然昧於外情，朝野一也。粤民身创夷患之深，目击国威之堕，愤惧交乘，遂因拒入城一事，酿成大衅。朝廷误信民气可用，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。徐广缙操纵有术，幸安一时；叶名琛狃於前事，骄愎致败，宜哉。黄宗汉依违贻误，终以依附权要被谴。广缙在粤东剿平罗镜匪有功，及代赛尚阿督师，军事已坏，旁皇失措，咎无可辞焉。

列传一百八十二

常大淳 双福 王锦绣 常禄 王寿同 蒋文庆
陶恩培 多山 吉尔杭阿 刘存厚 绷阔 周兆熊
罗遵殿 王友端 缪梓 徐有壬 王有龄

常大淳，字兰陔，湖南衡阳人。道光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。湖南镇筴兵变，戕营官，镇道莫敢谁何，大淳疏劾之。出为福建督粮道，署按察使。晋江县获洋盗三百八十余人，总督欲骈诛之，大淳力争，全活胁从者近三百人。司狱囚满，大淳曰：“囚不皆死罪，狱无隙地，疫作且死。”乃分别定拟遣释，囹圄一清。历浙江盐运使、安徽按察使。母忧归，服阕，授湖北按察使，迁陕西、湖北布政使。三十年，擢浙江巡抚。

咸丰元年，海盗布兴肆扰，疏劾黄岩、温州、乍浦三镇总兵应调迟延，亲赴宁波，与提督会剿，降其渠，凡五月事定。二年，调湖北。粤匪犯长沙，土匪蜂起，或议停文武乡试，大淳不可，终事无譁。寻调山西，未行，时总督程矞采驻防湖南，失机获罪，徐广缙代之，驻湖南督师，而贼势益张。两湖集兵长沙，防岳州者仅千人，大淳奏调陕甘兵未至，岳州土匪王万里等踞桃林，檄防兵讨之，万里遁，而粤匪已走宁乡，破益阳，出临资口。

先是，大淳檄巴陵绅士吴士迈练渔勇防水路，扼土星港设栅，千人守之，商贾民船万馀，皆阻栅不得行。及贼至，渔勇

溃，船悉为贼有，水陆并下。提督博勒恭武守岳州，不战而走，城遂陷。武汉大震，兵不满五千，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募勇缮城为守御计，而两司以下亦少应变才。大淳性仁柔，但以好语拊循士卒，莫能得其死力。贼至，先陷汉阳，作浮桥攻武昌。提督向荣自湖南来援，距城十馀里，阻贼不得前。十二月，贼由江岸穴地轰城，遂陷，大淳死之，妻刘、子集松、子妇马、孙女淑英并殉。诏赠总督，谥文节，祀昭忠祠，并於湖北建立专祠。

同城文武被难者，提督双福，学政、光禄寺卿冯培元，布政使梁星源，按察使瑞元，道员王寿同、王东槐、林恩熙，知府明善、董振铎，同知周祖銜，知县绣麟，而总兵王锦绣、常禄皆以援师入城助守，同殉焉。冯培元、王东槐自有传。

双福，他塔拉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由护军从征喀什噶尔，洊升参领，出为湖北副将。剿崇阳匪锤人杰，功最，赐号乌尔玛斯巴图鲁，累擢河北、古州两镇总兵，江南提督。大淳疏请留防，改授湖北提督。城陷，死之。子德龄，同遇害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武烈。

王锦绣，广西马平人。由行伍累擢云南曲寻协副将。率滇兵赴广西剿匪，擢郟阳镇总兵。常禄，富察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由护军校洊擢云南副将。剿广西匪，擢河北镇总兵，赐号强谦巴图鲁。锦绣、常禄转战广西、湖南，皆有功绩。及湖北告警，偕同赴援，战於蒲圻，获胜，遂入武昌婴城固守。城陷，巷战，同死之，并优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锦绣谥壮节，常禄谥刚节。

王寿同，江苏高邮人，尚书引之子。捐纳刑部郎中。道光二十四年进士。用原官迁御史，出为贵州黎平知府，擢湖北汉黄德道。在黄州募勇，令子恩晋训练，得精锐四百人。武昌被

围，寿同率以赴援。冲贼营縋城入，任战守，屡击斩攻城贼。以甕德法知贼由江岸穴地道，方凿穴出击，地雷发，寿同率恩晋巷战，同遇害。予骑都尉世职，祀京师昭忠祠，与子恩晋同於本籍建忠孝祠，赐两子恩锡、恩炳并为举人。后左都御史单懋谦疏陈寿同治绩，追谥忠介。

蒋文庆，字蔚亭，汉军正白旗人。嘉庆十九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，迁员外郎。出为云南曲靖知府，调云南府。道光十二年，擢甘肃宁夏道。在边十年，濬渠，兴水利。迁浙江按察使，护理巡抚，迁安徽布政使。文宗即位，下诏求贤，巡抚王植荐之，咸丰元年，就擢巡抚。奏请凤、颖所属宜练团，与保甲并行。

二年，粤匪犯长沙，命遣安徽兵一千赴援湖北。总督陆建瀛虑贼窥吉安，请所调兵改赴江西。文庆疏言：“安庆、潜山等营已起程者，毋庸北还；其未出境之徽、宁二营改赴江西；仍各募足千人，俾资援应。惟安徽兵仅六千，各有分防汛地，省垣单危。颖、凤民团强劲，臣拟增募二千；如贼氛益炽，请调江苏兵三千。统计库帑拨解甘肃、河工及本省兵饷银五十五万两，近又以十馀万解楚，实已无馀。乞将续收地丁契杂及芜、凤两关税入截留备用。”建瀛以文庆张皇，渐生异议。及贼至岳州，复申募勇留饷前议，始奉总理安徽防剿之命，遣按察使张熙宇、游击麇音布扼小孤山，自与寿春镇总兵恩长筹守御。

三年正月，贼已陷武昌，陆建瀛督师迎剿，令福山镇总兵王鹏飞以二千人防安庆，而调恩长为行营翼长。鹏飞驻兵北门外，以客将驭新兵，安庆势益危。文庆母年八十馀，久病，送之登舟。建瀛方溯江而上，见之大怒，将具疏劾之，语颇闻。及至，文庆称病不出，曰：“我旦夕且得罪去耳！”建瀛至黄州，贼连舟蔽江下，恩长战歿，兵溃於武穴，建瀛遂返，过安

庆，文庆要入城计事，已不及，熙宇、鹏飞皆弃防地走。漕督周天爵奉命助守安庆，方留剿凤、颍土匪，书抵文庆画退守庐州之策。文庆奏上其书，贼遽至，城北兵溃，而城中譁言将退庐州，纷纷縋城下，斩之不可止。文庆吞金不死，饮药闷绝，家人舆之出，遇贼於门，遂被害。从仆以席覆尸，赴桐城呈报，漏言自裁事。贼既去，子长绶集僚属耆老集视，然后殓。

诏诔遗疏与呈报不符，向荣疏陈本末，乃赐恤如例，予骑都尉世职，入祀昭忠祠，安庆建专祠，谥忠愍。

陶恩培，字益之，浙江山阴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御史。出为湖南衡州知府。咸丰元年，广西贼起，衡州奸民左家发谋响应，捕诛之，晋秩道员。二年春，粤匪犯衡阳。总督程裔采方驻郡，闻警，遽欲退保省城。恩培曰：“衡州，楚之门户，弃则全楚震矣！”勿听。乃与约，毋撤粮台，得便宜行事。恩培诛锄内奸，抚循兵士。贼知有备，由他道窜陷道州，犯长沙，所至皆破，惟衡州独完。御史黎吉云以状闻，文宗嘉之。三年，超擢湖南按察使。剿平衡山、安仁、浏阳、醴陵土匪，迁山西布政使。巡抚骆秉章以恩培在湖南久，疏留襄办防务，允之。寻调任江苏。

四年，擢湖北巡抚。时武汉再复，城郭残破，旁近皆贼踪，总督杨需拥兵广济，按察使胡林翼出省防剿。或说恩培曰：“省城不可守，宜迁治他郡。”恩培斥其非，兼程进，岁将尽莅任，文武员弁不足三十，兵不盈千，饷不逾万。恩培驰书曾国藩乞援，檄胡林翼回保省城。会杨需败走蕲州，次於德安。五月正月，汉阳、汉口并为贼踞，兴国、通山、嘉鱼土匪应之，武昌益孤。恩培尽焚沿江木植，尽驱诸船，故贼未得渡，而道员李孟群、知府彭玉麟以水师至，胡林翼以陆师至，声势稍壮。贼城沙坡堆，恩培欲先发制之，令林翼统诸军冒雪出不意，三

路攻贼。士卒畏寒不欲战，渡江营沌口，师期颇泄，贼得为备。林翼虑兵力分，并为一路。舟师先薄小龟山，陆师继进。贼出马步数千，从汉口钞我军，复败退大军山。贼舟大集，昼夜攻城。杨霈约三路来援，以火为号。林翼、孟群整军以待，屡见火起，为所给，而霈军不至。二月，贼由兴国、通山来助攻。林翼兵隔江为贼所缀，不能渡。城中出兵连战於青山、望江楼，皆挫。直逼大小东门，恩培自当之，令武昌知府多山守西北城。方战，忽报汉阳门破，多山战死。至暮贼麇集，士卒死伤略尽，恩培投蛇山紫阳塘殉焉。诏优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文节，祀昭忠祠。后在湖北与吴文镕合建一祠。

多山，赫舍里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道光十四年举人，刑部郎中。出为襄阳知府，举行团练，剿贼有功，晋秩道员。调武昌府，署按察使。时司道多驻城外督战，惟多山助城守，城陷，力战死之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忠节。

吉尔杭阿，字雨山，奇特拉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由工部笔帖式洵迁郎中，充坐粮 监督。咸丰三年，以孝和睿皇后奉安山陵，晋秩道员。拣发江苏，补常镇道，署按察使。粤匪已踞江宁、镇江，会匪刘丽川陷上海。巡抚许乃钊檄吉尔杭阿偕总兵虎嵩林、参将秦如虎合师进剿。

刘丽川者，广东香山人。贸易上海，习於洋商，与苏松太道吴健彰有旧。素行不法，见粤匪势盛，遂倡乱，纠客籍粤、闽、江右会党二千人，於三年秋袭上海城，戕知县袁祖德，劫道库，吴健彰遁入领事署。邻境乱民纷起应之，宝山、嘉定、青浦、南汇、川沙五城连陷。苏绅捐募川勇千人，刑部主事刘存厚领之，隶於吉尔杭阿为军锋，连克青浦、嘉定。诸军至，五城以次复。合围上海，分南北两营。

四年春，存厚穴地轰城，以援兵不继退。贼由北门出犯，

吉尔杭阿亲燃砲击却之。贼又劫北营，虎嵩林兵挫。吉尔杭阿固守，得不溃，复击退西门扑营之贼，超擢布政使，赐花翎，寻擢巡抚。复於南门掘地道，火发，副将清长先登，没於阵，兵又退。地邻租界，匪人暗济饷械，久不下，乃於洋泾浜筑墙塞濠，断其粮道，贼始困。负隅已经年，洋商贸易不便，吉尔杭阿开诚晓以利害，於是法国兵官请助剿，英、美领事允让地设防。筑土墙於陈家木桥，移营进逼，下令投诚免死，縋城出者日以千计。贼袭陈家木桥，击败之，擒斩悍党伪将军林阿朋。除夕，乘贼不备，地雷发，督兵跃城入，丽川纵火逸，追擒伏诛，馀贼尽歼。捷闻，文宗嘉其功，加头品顶戴，赐号法施善巴图鲁。

五年，命率得胜之兵驰往向荣大营，帮办军务，专任镇江一路。镇江贼酋吴汝孝最桀黠，恃金山为犄角，银山、宝盖山并有伏贼。是年秋，迭攻镇江西门、南门，堵截金山、瓜洲沿江援贼，累战皆捷。虎嵩林克宝盖山，吉尔杭阿驻营其上，乘黄山发巨砲轰城，贼卡尽毁。江宁贼集大股由北岸渡江来援，吉尔杭阿策高资镇为贼粮道，遣兵截击，贼退栖霞石埠桥。偕总兵德安扼剿，留刘存厚率三营守高资烟墩山。

六年春，贼纠悍党陈玉成、李秀成等来援，提督张国樑御之於仓头镇。贼潜由小港出江顺流下，城贼突出应，官军为所乘，贼遂长驱进金鸡岭，逼宝盖山大营。吉尔杭阿拒，贼未得逞，乃渡江犯仪徵、扬州。五月，贼数万复犯高资，存厚告急。大营兵仅八千，或谓：“贼众且锐，不可当，姑舍高资，徐图大举为便。”吉尔杭阿奋然曰：“一战绝贼粮道，镇江旦夕且下。吾宁以死报国耳！”遂驰抵烟墩，被围，鏖战五昼夜，亲执旗指麾，猝中砲，殒。存厚护尸突围出，为贼所要截，殁於阵，并遗骸失之。副都统绷阔投江死。镇江军亦溃，副将周兆

熊死之。事闻，文宗震悼，追赠吉尔杭阿总督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勇烈。於殉难地方建专祠，上海亦建专祠。子文钰袭世职，赐员外郎。

存厚，字仲山，四川荣县人。捐纳刑部主事。好谈兵，侍郎王茂蔭疏荐，命赴江南大营，向荣命率勇击贼，辄胜。上海之役，始自领一军，吉尔杭阿甚倚之。克青浦，冒矢石先登，浚保知府。及攻上海，误杀洋妇，洋人愤，将发兵相攻。存厚单骑往曰：“此不足启边衅，请以一身偿。若欲战，虽死不相下也！”卒议偿恤而定。围攻凡数月，方略多出存厚。既克，以首功颁赏荷囊，授江宁知府，记名道员。从攻镇江，夺银山，破瓜洲援贼，争金鸡岭，皆功最。吉尔杭阿以存厚有谋略，故令守高资，及赴援战歿，存厚大恸，力战突围，欲返其尸，中道遇伏，杀贼数百人，马陷淖，被戕。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刚愍。

绷阔，戴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官头等侍卫。从僧格林沁剿林凤祥，战连镇、高唐、冯官屯，积功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。调京口，偕吉尔杭阿援高资，军溃，堕水中，从人拯之，曰：“吾与吉公偕！吉公死，吾不独生。”复投江死，谥勇节。

兆熊，四川成都人。官副将。从攻镇江，驻军城南破子冈，当贼冲。吉尔杭阿既歿，破子冈为贼困，汲道断，兆熊固守，时以计诱击贼，杀伤甚多。乞援於张国樑，未至，围益逼，素得士心，无一逃者。营破，燃火药自焚，一军同死，谥果愍。

罗遵殿，字澹村，安徽宿松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直隶即用知县，历南乐、唐山、清苑诸县，冀州直隶州，皆有声绩。擢浙江湖州知府，调杭州，擢湖北安襄郢荆道。遵殿在浙，以捕盗名。至湖北，檄所属治团练，楚北民团自此始。

咸丰二年，粤匪陷武昌，土匪郭大安谋应贼，捕斩之。三年，署按察使。会捻匪窥襄、樊，遵殿还襄阳筹防。总督张亮

基疏陈遵殿得民心，请提标归其调遣。四年，武昌再陷，皖贼窜德安、安陆、荆门，遵殿率五千人出屯王家河遏贼冲，克潜江，赐花翎。寻破贼於京山，复其城，屡遣襄勇助总督杨霈防剿。五年春，武昌复陷，襄阳有备，贼不犯境。六年，迁两淮盐运使，留湖北治粮台。游勇煽饥民为乱，蔓延荆、襄、郟、宜四郡，遵殿固守，待援兵至，大破之。是年秋，武汉克复，遵殿力固上游。以盗贼起於饥寒，劝置义仓七十馀所，以税馀银修老龙堤捍水患，就迁湖北按察使。八年，迁布政使。时胡林翼为巡抚，百废具举，重遵殿清德，吏事悉倚之。

九年，擢福建巡抚，未之任，调浙江。自贼踞江宁，皖南军事饷事悉隶浙江。屯兵宁国，恃为屏蔽。及胡兴仁为巡抚，不欲饷邻军，又劾统将郑魁士他调去，贼窥浙益急。遵殿到官，痛吏习浮竞，乃严举劾，察营伍，或不便其所为，多毁之。省垣独总兵李定太军六千人，知不足恃，与胡林翼商调楚军，仓猝难应。贼已由宁国窜入浙境。遣李定太出防湖州，而广德已陷。

十年二月，贼由独松关逼杭州，湖南遣萧翰庆、李元度两军来援，翰庆战死，元度道阻不得前。贼壁城南山上，下临城中。乞师江南，未至，兵少，实不能战。浙西初经寇乱，人不知兵，议战议守，纷纭不定。会久雨，遵殿徒步泥淖中，守浹旬，城陷，仰药死，妻女同殉，诏予优恤。寻以御史高延祐奏劾遵殿不能御贼，罢其恤典。

遵殿任外吏二十年，廉介绝俗，家仅土屋数椽，胡林翼集赙，乃克归丧。同治初，诏允曾国藩之请，念其历官有声，到浙未久，追赠右都御史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壮节。

城陷时，署布政使王友端、署按察使缪梓、杭嘉湖道叶堃、宁绍台道仲孙懋、署杭州知府马昂霄、署仁和知县李福谦同殉

节。

友端，安徽婺源人。道光二十七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迁郎中。出为浙江粮道，署布政使。当粤匪之窥浙也，言於遵殿曰：“皖边军弱，湖州空虚，请速备广德。”遵殿至事急始遣军，已无及。贼遂长驱至城下，友端复请列塹涌金、清波两门为犄角，亦不用其言。贼穴道攻城，友端悬金三千募死士縋击，遇雨，火器不燃而败。临死，自书“浙江布政使王友端”八字於衿上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贞介。

梓，江苏溧阳人。道光八年举人，大挑知县。历署仙居、石门、奉化诸县。罪误去官。值清查仓库、水灾筹赈，奉檄佐理，皆得其力。准捐输复官，晋同知。咸丰二年，河决阻漕，献策行海运，即以任之。戡事，擢知府。上海为贼陷，率兵助剿；复创议疏濬刘河海口以通漕运。历宁波、杭州知府，署杭嘉湖道，兼盐运使。六年，署按察使。粤匪由江西窥浙，梓统军驻常山防之，授金衢严道。八年，粤匪陷江山，犯衢州，偕总兵李定太合击走之，再署按察使。当贼围杭州，梓署盐运使兼按察使，管营务处，城守事专任之。临时调集，兵不满四千，城大，不敷守堞。人心惶惧，动辄譁。或以闭城为张皇，继又谓战缓为退缩。梓奔走筹守御，两次縋城攻贼皆失利。城绅促战急，而民与兵相仇。梓知不可为，以死自誓。守清波门云居山，侦贼掘地道，急开内壕。未竣，地雷猝发，城圯军溃。身被数十创，死之。事闻，赐恤。巡抚王有龄追论梓创议株守，夺恤典。及杭州再复，举人赵之谦诉於京，下巡抚左宗棠确查。疏言：“梓居官廉幹，临难惨烈，请还恤典。”后巡抚李瀚章、杨昌濬屡为疏请，赠太常寺卿，祀昭忠祠，并建专祠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武烈。

徐有壬，字钧卿，顺天宛平人，原籍浙江乌程。道光九年

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洊升郎中。出为四川成绵龙道，署按察使。治咽喉匪，擒其魁，馀党解散。迁广东盐运使，署按察使，清远土匪戕官，驰剿平之。迁四川按察使。文宗即位，下诏求言，司道率引嫌，罕所陈奏。有壬独密疏，论事切直。迁云南布政使，调湖南。咸丰五年，以母忧回原籍。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起有壬治团防。粤匪由宁国窥湖州，有壬扼长兴，设伏败之，贼去。八年，服阕，命筦江苏粮台，擢江苏巡抚。枪船匪首程鹏士扰嘉兴、湖州，地方官不能制，潜至苏州，侦获之，置诸法。

有壬之起，由何桂清所荐。及同官江苏，无所阿附。十年春，粤匪复犯湖州。有壬咨商桂清，遣游击曾秉忠率舟师往援。水陆夹击，贼被创退。寻复出东坝、溧阳，间道径趋杭州。急请调提督张玉良驰援，杭州甫陷旋复。桂清奏捷，惟言藩司王有龄功，得抗擢，有壬仅予议叙。未几，和春等师溃，退守丹阳，有壬急运粮械济之，而张国樑、和春先后战歿，何桂清弃常州不守。四月，贼遂长驱犯苏州。有壬移檄责让，桂清抗疏劾之。张玉良自请助守城，令屯葑门外，忽夜遁。明日，有壬巡城，广勇通贼，开门纳贼。短兵巷战，贼矛刺有壬冠，抗声{𠄎马}贼，遇害。子震翼与妾、女同死。诏优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庄愍，苏州建专祠。

有壬幼时尝览族谱，得远祖应镡阖门殉节事，慨然曰：“吾他日当如此！”至是果验。八岁解勾股术，父死，依叔父於京师，师事姚学壤。学必求有用，尤精历算，著有务民义斋算学行世。

王有龄，字雪轩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中，捐纳浙江盐大使，改知县。历慈谿、定海、鄞、仁和，皆有声。以劳晋秩知府。咸丰五年，授杭州知府。巡抚何桂清器其幹略，迭署盐运使、按察使，擢云南粮储道，仍留浙治防。桂清总督两江，奏调赴

上海议通商税则。七年，擢江苏按察使，迁布政使。有龄长於理财，桂清素信之深，一切倚畀，益得发舒，事皆专断，巡抚受成而已。

十年，粤匪陷杭州，将以掣动江南全，局故援兵至，贼即不战而走。桂清推功於有龄，遂擢浙江巡抚。诏趣率兵速赴，会办军务及善后事宜，而贼已回扑江南大营。和春等军溃，常州、苏州相继陷，进逼嘉兴，提督张玉良迎击，败绩，杭州戒严。有龄率闽兵屯北新关外，遣抚标兵要贼於卖鱼桥，夹击败之，贼乃卻。设捐输局，奏请派在籍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谦、前漕运总督邵灿督同办理。贼众十馀万由徽州入浙，陷严州，合嘉兴、广德两路分扑省城，有龄偕将军瑞昌调兵迎击走之，围得解，复馀杭，加头品顶戴。寻复严州。

十一年，复江山、常山、富阳、遂安、海宁、临安等县。贼扰太湖东山，总兵王之敬战失利。至夏，贼复陷江山、常山、长兴、金华、遂昌、松阳、处州、永康、义乌，革职留任。张玉良扼要隘为诸军应援，兵先溃，贼势益横。檄诸将往援，无应者，处州镇总兵文瑞率江西援兵三千，有龄待之素厚，乃自请行。进驻金华孝顺街，闻兰谿兵败，遽溃；退守浦江，贼蹙之，檄师往援，半途复溃：浦江、严州相继陷。总兵刘季三、副将刘芳战死於富阳。诸将见贼多走，不任战，惟要索军食。富民捐输已倦，而有司持之急。於是团练大臣王履谦劾有龄虐捐，遇事多龃，上疏互讦。十月，萧山、诸暨及绍兴府皆陷，饷源遂绝。时援军多不足恃，有龄复奏用李元度为按察使，募湘勇八千入浙，至龙游，阻不得前。贼酋李秀成悉众围杭州城，副将杨金榜败死，张玉良攻克罗木营贼垒，亦中飞砲死：城中夺气，且食尽，饥民死者枕藉。十二月，贼梯城入，兵溃，有龄服毒不死，缢於阁，秀成见之，为具棺殮焉。

事闻，言官颜宗仪、高延祜、朱潮先后疏劾捐敛怨，下曾国藩按，奏言：“有龄在浙，官绅不和，不能馭兵，以致僨事；仍以粮尽援绝，见危授命，大节无亏。”诏依例赐恤，谥壮愍。入祀昭忠祠，浙江，福建建专祠。同殉者，学政张锡庚、提督饶廷选、总兵文瑞、署布政使麟趾、按察使甯曾纶、督粮道暹福、仁和知县吴保丰。锡庚、廷选、文瑞并自有传。

论曰：粤匪自陷岳州，势不可遏。及犯武昌，援兵虽至，无能为力。安庆仓猝筹防，益无措手矣。武昌凡三陷，湖北兵不可用，曾国藩言之痛切。杭州初陷，由於无兵，后则苏、常已失，脣亡齿寒。苏州素倚江南大军为屏蔽，大军溃，则势难幸全。常大淳、蒋文庆、陶恩培、罗遵殿、徐有壬诸人，皆不失为承平良吏，短於应变，或因受事於已危，莫能挽救。王有龄素负才略，以培克失人心，措施亦未尽当焉。吉尔杭阿治兵有法，克上海为全功，朝廷倚以规复镇江，使非中道而殒，必有成效，其建树非诸人所可同语也。